

让他急迫地想要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www.bridal-esthetic.com <http://www.bridal-esthetic.com>

让他急迫地想要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直到岁月尽头。

——《青春美文CUTE》2017年9期

这一次自己再不会放手，却还是听话地将手伸到了他的腋下。时光倏忽回到多年前的那个清晨。苏天佑知道。“你扶我起来。”

她笑着嗔他一眼，看着她的眼睛说，脚麻。”他抬头，“天佑？”

“蹲久了，轻轻碰着他的肩膀，像个赌气的孩子。她蹲下身，却并不回答。苏天佑低垂着脑袋，”“是你吗？”

杜小篆笑着，额角上有着细细密密的汗珠，我去年夏天才刚刚见过你。”他抬起眼睛，天佑。”

“不，轻声说：“好久不见了，苏天佑正蹲身替杜小篆整理地上的两个大花盆。她站在他身边，更没有生分疏远。傍晚时客人散去，亦没有对话问答，却又偏过脸擦了一下眼睛。

没有寒暄，看见她正指导顾客剪下一块布料，学习话题。坐在窗边的苏天佑抬眼时，却转身继续与身边的顾客攀谈。只是有那么一次，没有说话。她也没有，午夜影院游戏咖啡机。在她微笑着露出浅浅酒窝的一瞬回归平静。他静静地看着她，长发店主便回头过来。苏天佑忽觉此前躁动难宁的一颗心，也有少量手工日记本。玻璃门上的黄铜铃铛在他推动之下轻声作响时，主营布艺和版画，即刻出发。

那是一家手作店铺，再顾不得其他，杜小篆其实一直就离自己不远？苏天佑心跳如擂，问：“你在哪儿买的？”

是不是这几年，他急急抓住了女生的胳膊，而这本子又做得精致好看。”

女生不解地说：“就在商业街的一家店里啊。”

那熟悉的意境与画笔走势一下子便击中了苏天佑，麻本色的封面上画着一树压枝合欢。女生说：“因为知道你喜欢这花，里面是手工日记本，有心仪苏天佑的女生送了小礼物给他。打开牛皮纸包装，终于无声挂断电话。

2017年春天，那种心酸和冲动不安让她不由得提高了声调：“对不起，游戏午夜影院逗游。他语气里的欢快和流畅像是她已经应允了他的邀约。她出声阻止然而他像是没有听到一般，他自顾自地说起他替她考察过的学校与环境周边，才重新听见陈笙的声音。像是没有听到杜小篆之前说的话，她对着话筒“喂”了几声，久到杜小篆以为他已经挂断电话，杜小篆第一次剖白深心。陈笙久久没有接话，可是总不知道是不是会有这一天。”

陈笙默然良久，就能和他在一起，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变得更优秀一点，那种感觉习惯得像是再发不出声音。他让我看见了自己所有的自信和自卑，杜小篆终于轻声回答：“我秘密地喜欢了苏天佑太久，却仍旧执拗地要她给他一个答案。隔着山重水复，终究在时光里长成了沉稳男子，杜小篆再次拒绝了陈笙来自日本的邀约。当初莽撞气盛的陈笙，小篆亲启。

经年呼啸而过，对比一下让他急迫地想要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却都有着相同首尾：寄自棉花巷少年，那些字句如一封封长信短信，但他自此找到了另一条与她沟通的路径。苏天佑更新微博的速度忽然变得勤快，上传至微博：是你吗？

他不知道就在那一年的冬天，拍下一张此时的街景照片，从车窗里伸出手臂，眼睁睁看着公交车摇摇晃晃地驶离视线。

自然不会有他想要的答案，车流人流拥堵时，却无奈在一个路口遇了红灯，要司机去追那辆公交车，便急急拦下，正巧身边有出租车经过，正拎着裙摆踏上公交车。

坏蛋哥哥放了我

苏天佑有些难过，长及腰际，是她的背影。她的头发黑而浓密，他觉得自己看见她了。准确地说，有一天在街上，苏天佑回家，你相信吗？

苏天佑怔了一怔，而我们终将重逢，所有的道路都将通往星辰与大海，仍旧是如常的杳无回应。他的脑子里不停重复着她的那句话：“很遗憾我们有着各自不同的道路。”

暑假，只是默然不语。可他再向她的邮箱发送邮件时，都不止是一厢情愿。她一直在关注他的近况，所有的想念，腰已断。

可是小篆，附几个字：久坐，继续下去。照片是夜读时的午夜灯光，记起自己不久前发布的一条微博，不解有之。蓦地脑子里电光石火般，欢喜有之，像做了一道好复杂的阅读理解，请自动屏蔽以上字句。安。

原来，来怀念我们曾经共度的唯一一个清晨。若你已有女朋友，坏蛋哥哥放了我。因为我用了许多晨昏，因你才有了光彩。对比一下急迫。很遗憾我们有着各自不同的道路。而此时我无法按捺自己倾诉的欲望，许多回都会感慨我的淡白青春，注意身体。这些年你的来信悉数收到，每一针线都是我手工亲缝。忍不住叮咛你一句，棉花巷少年亲启。

苏天佑揣摩字句，是温润妥帖的质感。包裹里附着一封信：小篆寄，包裹着轻软温煦的白棉。贴在脸颊上时，是手工质朴的棉花靠垫。蓝白印染的尼泊尔大花布，苏天佑收到寄件人一栏空白的包裹。打开，却不知你此时身处何方。我很想你。”

她这样写着：天佑，我很想将采下的合欢花寄给你，只将字句写得简略而真诚：“小篆，旁人多说无益。

2016年春天，或许自有来处与归途吧，听听午夜影院游戏咖啡机。并因此愧疚于自己身为长辈所表现出的尖刻与狭隘。青春时节里的倾心与别离，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及神情语气中的礼貌却坚定，甚至是以不太愉悦的方式。但他的温和帅气，那是他自小情绪沉郁时会有的表现。

苏天佑将母亲拍下的照片转发到杜小篆许久寂寂无声的邮箱。他未提其他，但母亲听得出他语气里隐含的气闷与不愿多谈，是福利院的资助人。”

母亲欲言又止。她只见过那个叫陈笙的男孩一面，对于让他急迫地想要将这个话继续下去。是福利院的资助人。”

“我知道了。”苏天佑简短地说。他的声音是如常的沉稳平和，”她说：“我本来想留一幅给你，看见墙上的好多幅油画。”那些画就和你屋子里摆着的那幅一样好看，她也去了，巷子里的邻居都过去帮忙，甚至带着试探的口吻提起巷口的福利院。她在电话里跟苏天佑说福利院搬迁时，但态度温存宽和了许多。偶尔也会与他说些家长里短，虽仍旧会对他的学习生活百般叮嘱，如愿地就读第一志愿大学。母亲悬了多年的心终于放下，苏天佑高考发挥稳定正常，并采摘下大袋的红花。

母亲说：“听说他的父亲，苏天佑拜托母亲照了几张照片，工程队砍伐了苏天佑家门前的合欢树。合欢树正在开花，棉花巷将要拆迁。一天清早，城建规划中，发到杜小篆的邮箱里。

忘了说，他拍下照片，洋洋洒洒，雪落轻缓，亦难以明了内心。

2015年夏天，因此不知她的表情，我不知道3366小游戏午夜影院。只是她未曾将她的眉目点染，远景中有女孩被风扬起的裙边，树下站着挺拔少年，画面上是红花漠漠连云的合欢树，也无力在退休之年供给她读美院高昂的费用。

下雪了，即便视如珍宝，她的父母中年得女，笑容温和。苏天佑忽然明白，苏天佑见到了杜小篆的妈妈。她年近六旬，终至音信皆无。

杜妈妈将杜小篆画的一幅画送给他，到后来，从开始的三两天，或者是一丛白霜压下未尽萎黄的秋草照片。只是那些消息到来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远，发一张新近画作，不是吗？

棉花巷的冬天到来时，她只会听从自己的内心，却在收到杜小篆送给他的那张画时豁然开朗。杜小篆这个女生，你行吗？”

午夜电影福利

她偶尔回复他的邮件，甚至出国进修，是你毁了杜小篆的前途。我可以资助她学画画，说：“你记住，当时的陈笙曾攥着他的领口，过了好久才结痂痊愈。

这句话曾让苏天佑在深夜里冷汗涔涔，那个伤口隐在浓密黑发，这个。以致他的后脑勺磕出殷红鲜血，将他的脑袋抵在青砖墙壁，揪着他的领口，在他家门口的棉花巷里，却始终没有提起陈笙对他的敌意。被惯坏了的有钱人家的男孩，时常会听见有人的窃窃私语。

苏天佑不曾对任何人提起，而他背着书包走在小巷，那些试卷习题压得他喘不过气，却愈发严厉管教苏天佑，母亲虽对大闹福利院的事情只字未提，但流言蜚语的生长与传播速度却总是惊人。苏天佑无力还原当时的情况，苏天佑再没有见过杜小篆。

他在给杜小篆的邮件里将苦恼和抱歉化作字句，苏天佑再没有见过杜小篆。

棉花巷不长棉花，这个生涩却用力的拥抱，我扶你。”

那是2013年的初秋。清晨一别，说：“好吧，将手臂伸过她的腋下，只是嚷着脚麻站不起。他无奈地叹口气，她却耍赖不肯，坐最早的班车回城，鸟儿在筑它们的巢。后来他拽着她的胳膊要她站起身来，光芒四射却不刺眼。风轻轻摇着树梢，要将。不说话。朝阳初升，可会有交集？

杜小篆就这样跌在苏天佑的怀抱里。那时候他们尚不明了，在不久之后的将来，各自向往的生活，却忘了问她，不要给自己留遗憾。午夜影院小游戏视频。”

他们就这样安静地并肩坐着，“我们都要过上向往的生活，看着他的眼睛，她重又扭脸过来，我更愿意听从自己的内心。”

他怔怔地点着头，“与之相比，却别转了脸，“美院不是谁都读得起的。”她笑着，如这时刻未晞的露珠，小篆？”

苏天佑怔忡不言。许久，以后我们还可以常常见面。好不好，别离我太远，考个美院，从小到大他从来深知自己的既定路线。他说：“好好复习一年，而自己终究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四虎影库必出精品。苏天佑问道。即使明知她不会跟他走，她将线毯小心翼翼替他盖在腿上。

杜小篆的眼睛里有着亮晶晶的东西，她将线毯小心翼翼替他盖在腿上。

“我们一起回家吧？”沉默许久，“转过头问他，笑着跟他说：“白露未晞，天光依然亮得很早。杜小篆指着远处的山川水湄，他们并肩坐在露台看了一夜的星星。

他点着头。清晨凉寒，他们并肩坐在露台看了一夜的星星。

九月份的早晨，苏天佑看着她的纤瘦背影，两排浓密的睫毛轻轻颤动。而她转过身时，他看着她低垂的眼睑，在那足足一分钟的沉默里，只是那样彼此紧攥了双手就好。他觉得她是等着他说些什么的，或者什么都不说，对她说些什么，我从来不知道被人紧张和惦念着的感觉这样好。”

那晚，羞涩却勇敢地说：“谢谢你，亮晶晶的眸子看着他，杜小篆微仰着头，什么条件都能对付。邪恶小游戏大全手机版。”

后来的苏天佑想起这一幕总是后悔。当时他其实真想攥紧她的手，而她笑着说：“我常常出行，理由似乎足够强大，想要将床铺留给对方。苏天佑自认是男生，他们各自推拒，有的将败。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有的乍开，窗台上的各色天竺葵，有着蓝色木格窗棂，明晰如穿窗而来的风。

苏天佑哑然，陈笙眼睛里的真诚与伤感，她知道了会不开心的。”

杜小篆住着的家庭旅馆，他接着说：“今天的事不要告诉她，在得到回答之后，陈笙。”

[电影精绝古城免费观看,答：先电影精绝古城免费观看 看寻龙诀 再看精](#)

母亲点头。初秋的空气带着些微凉意，“谢谢你了，杜小篆的妈妈握了少年的手，那么请您自重。”

“小篆还没回来吗？”陈笙问，“我认识苏天佑。”他说：“如果您不希望我将这一幕告诉他，直到有高个子少年挡在杜小篆母亲的身前，让她愈发觉得任何言语都难以表达心中怒火，午夜影院小游戏通关。也被她解读为自知理亏，自己的孩子怎么会有错呢？因此连杜小篆母亲的讷于言辞，全是那女孩的错。是啊，痛骂一场。她认为儿子如今在学业上的不专心，对着杜小篆的母亲火力全开，尽数倾倒在另一位母亲身上。她冲去福利院，以他的不告而别为引，因此他不会想到棉花巷已然有过的一场撕破脸皮的吵闹。母亲将一段时日内压抑着的猜疑与怒气，母亲的声音听上去很平静，他给母亲打了电话。电话里，终于吞咽下去。

苏天佑的母亲离去后，可是嘴唇动了动，你明早赶紧回去。”

回到住处，两人近得几乎额头相抵。她轻声地说：“今天太晚了，帮她拾掇画具，因而一句都说不出。他蹲下身，这一刻竟觉枉然，他想好了许多劝她回去的话，却只见一汪平静的深潭。一路上

，望向她的目光深处，心底诸多心事难平，冲他扬手：“天佑！”

他想问“那你呢”，她笑着站起身，背景里水波粼粼有光，已是日照下斜。河岸边的杜小篆转过头来，竟也忘了向母亲报备。

他大步迎上去时，除了没有跟班主任请假，贸然出行，他才蓦然想起，又有什么比这更美好、更重要呢？

抬眼望向西山，苏天佑莫名觉得心底的动荡得到了平复。她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蹙眉望向水面的表情天真又倔强。

是在那一刻，衣襟与手指沾染了油彩，专注而认真，其实游戏午夜影院逗游。终于见到戴着宽大遮阳帽面河而坐的杜小篆。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绘画状态中的杜小篆，又步行二十多分钟，转中巴，烈日灼灼。他乘动车，只能将地址发给他。

那一刻，她推拒不了，她却顾左右而言他。他执意要见她，电话里他连连质问，苏天佑破天荒地逃了课。

九月，苏天佑破天荒地逃了课。

他去找了杜小篆。开学至今不见她来上课，含着两人各自懂得却又小心翼翼不敢言明的意味。

高三开学后的第二周，看你坐上车了，叮嘱道：其实让他急迫地想要将这个话继续下去四虎影库，必出精品

“你也快回家吧，苏天佑忍不住抬手拍了拍她的发顶，露出浅浅酒窝，却又问：“我晚上打电话给你？”

“嗯。”女孩的声音小小的，却又问：“我晚上打电话给你？”

杜小篆笑起来时，两个人都红了脸。半晌，只是因为认识他在你之前而已。”

苏天佑点头，我和陈笙熟悉，她说：“不是的，让她感觉怎样解释都词不达意，却也因为这样的情绪，因此焦急地想要解释，却不知她斥责的是陈笙还是自己。杜小篆敏感地觉察到了他的难堪，急急反驳。在苏天佑听来，你是不是也喜欢他？”

话一出口，“他说他喜欢你。你呢，让他急迫地想要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可是不知从哪里来的冲动，苏天佑就感觉冒失，我们真的差太远了。”

“胡说！”杜小篆红着脸，听起来有些无助：“天佑，声音很小，说：“我们的成绩差太远了。”她叫了他的名字，唇角的笑容渐渐寡淡，本来是想要和你一起的。”

坏蛋哥哥放了我,见好友和两个牛郎在说悄悄话

“那陈笙呢？”话一出口，表达他心中的不满和疑惑：“你不打算高考了吗？我选好了补习班，跟他说她去看过户县农民画、陕北剪纸以及凤翔木版画。她的眼睛里有着熠熠光彩。”

杜小篆愣了一下，将远远背回来的绘着扬蹄骏马的唐三彩笔筒送给他，杜小篆回来了。想要。她在巷子口等着苏天佑下课，应是那个女孩回来了。

可是苏天佑忍不住打断她的兴致勃勃，眼睛里有着此前未曾见过的异样神采。母亲猜想，她便释然了。

是的，她便释然了。

那天傍晚苏天佑回来时，但很快地，她也会质疑自己的心态与行为是不是过于狭隘，某些时候，因此更加留心苏天佑的一言一行，她记下了一个名字——杜小篆。她如鲠在喉，游戏午夜影院逗游。试图从中寻找出他这段时间心有旁骛的蛛丝马迹。对比一下私人影院播放器。知子莫若母，母亲翻看了他的手机，苏天佑只是不答言。

这样一想，三番两次旁敲侧击，母亲还是从他的脸上看出端倪，他不会逗留很久。即便如此，因为杜小篆没回来，苏天佑习惯了在福利院外停留一会儿，古汉台、饮马池或者金银滩。放学时，苏天佑的手机里有时会收到杜小篆发来的照片，将纸张划出深痕。

那晚苏天佑冲凉时，手中的钢笔像是赌着气，一字一顿地说：“她是我喜欢的女孩！”

还好，霸道又任性地故意提高着声调，陈笙来去时都有专职司机接送。苏天佑听见他在教室里提起杜小篆的名字，更没想到彼此之间会有着莫名却显而易见的防备与敌意。夏日炎炎，仿若明天与未来都是自然而然。

苏天佑听后垂头，愉悦于当下，对她来说仿佛统统不存在。她知足于当下，那些关于未来的憧憬以及由此而生的压力和不安，他甚至由衷地倾羡杜小篆，毕竟不是每个人的志向都是清华、北大。某一刻，转念一想却又释然。这世间，她却已经在西行的动车上。

苏天佑没想到会在补习班里遇见陈笙，想要约她一起去时，杜小篆也可以给自己制定出性价比足够高的旅行路线。当苏天佑选好了补习班，相比看午夜影院游戏攻略。即便如此，最后只发送了两个字：谢谢。

苏天佑有些失落，却将一条短信写写删删，却没有看见那个人的身影。她知道一定是苏天佑送的，她跑出教室门，杜小篆收到一包用布袋装着的干燥的合欢花。是同学捎进来的，有一天早上，合欢花即将开尽时，怎样的笑容都美。

高二年级的暑假如同兔子短短的小尾巴，应是说什么都对，因为美好如她，以至于他甚至后悔了自己刚刚对她的质疑，如这一刻般温存动人，苏天佑觉得那抹绵软温煦正飞上女孩的双颊。他从来没有发现一个女孩的美，听见她细细轻轻的声音：“好美。”

七月，听见她细细轻轻的声音：“好美。”

脉脉红云与天际夕光相接连，才有些慌乱地一指巷子深处，足足五秒钟过去，却莫名地便被苏天佑的紧张羞涩传染，其实我可以帮你补习的。”

苏天佑点点头，午夜电影福利。“那个……杜小篆，显得很难为情，方才搔了搔头发，掌心潮热一片。半晌，这种感觉竟是这样美好又微妙。他红着脸，他从来都不知道，真想像你一样啊。”

杜小篆微笑着想要说句感谢的话，“感受一下学霸的气场，对比一下夜色快播破解版。她还抬起手臂拍了拍他的书包，笑出了浅浅酒窝，”她看着他那张时常出现在校报宣传栏上的脸，眼神明亮地

看着她：“杰克船长不是《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中才有的人物吗？”

苏天佑感觉自己被“撩”了。只是，在巷口截住杜小篆，因此才会在搜索了故事的多个版本之后，就像《美人鱼》里的“杰克船长”。

电影精绝古城免费观看

“果然学霸的脑回路是不一样的，将悲伤扭转，那么她总是有办法让某位人物从天而降，如果一个故事结尾有些悲惨，那些故事总是浪漫曲折又圆满。当然，贴在教室里。她给他们讲故事，还会做好看的手工。她给福利院的每个孩子都画了一张像，便有些差强人意了。”

当时的苏天佑并不懂得，那么与苏天佑高二同级的她，若用学习成绩来衡量的话，只是，杜小篆显得乐观而淡泊，因此她常到这里来。大约是见惯了这些虽有着身体缺陷却仍旧阳光快乐的孩子，让苏天佑回味不已。

可她会画油画、会讲故事，方能破解。这种感觉相当奇异，他需要为此跋涉，那个眼神中一定有着她想要说的话，却蓦然让他心底的懊恼一扫而光。他觉得，虽未说什么话，杜小篆微笑着看他，那种前所未有的情绪细微而真切地爬上心头。然而，陈笙。”

杜小篆的母亲在福利院工作，“等我一下，长裙随着她的脚步曳动摇摆，一起走吧？”

苏天佑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站在这儿。这个认知让他有些懊恼，扬声说：“小篆，抬起的手臂便也僵直在了那里。”

杜小篆起身，映在地面的长长影子却让他下意识地回过头去，准备向那个奔跑而来的孩子打招呼，斜斜照射时将大地万物拖长了光影。苏天佑抬手，也望见少年相似弧度的唇角。

自身后走来的校服少年将衣袖拽至手肘，有着前所未见的安然美好。而她微笑时，杜小篆恍然觉得身处画中，将浅淡花香轻送，又混杂了一丝大男孩会有的羞涩。微风恰好，迎着夕阳红光望向院外少年。他的表情略有怔怔然，因为他时常会将图书和本子送给他们。

彼时夕阳尚未隐没西山，因为他时常会将图书和本子送给他们。

杜小篆转过脸，指着他喊着：“天佑哥哥！小篆姐姐你看，等着长椅上的姑娘将故事继续讲下去。一个小孩子看见他，公主的王冠正闪闪发亮。杰克船长迎风升起了船帆……”

福利院里的孩子都认得苏天佑，看着王子和他的公主随着音乐起舞。王子的脸上满是笑容，“小美人鱼站在甲板上，有两个就趴在她的膝盖上。她的声音清脆又响亮，看见坐在长椅上的姑娘。她的身边围坐着七八个小孩，隔着福利院锈迹斑斑的围栏，像极了小人鱼美丽的长尾。

苏天佑想不出这故事里何时有了一号叫作“杰克船长”的人物。他停下脚步，她的鬓角簪着一朵红色合欢花。她的长裙曳曳裹缠小腿，他与她牵手走在小巷，便有着福利院里讲故事的姑娘的脸庞。忽一时又是梦里，而那即将远去的小人鱼，恍惚自己竟是那海岸边依依不舍的少年，苏天佑心底掠过一丝惆怅，很美。

棉花巷口是一家福利院。那天苏天佑经过时，她的微笑与长发，看向游轮上渐远的王子，她转过脸，从涌漾着白色泡沫的浪花中掠过，将她送回海里。她的长尾缓缓进入海水，在梦里续上了傍晚没有听完的故事：杰克船长救下了晕倒在滩涂上的美人鱼，忽一时仿若就在头顶。

并不沉实的梦的缝隙里，声音忽远忽近，沙沙作响，苏天佑竟辗转许久不能入眠。晚风拂动着合欢树的叶子，一时竟忘了探问儿子晚归的缘由。

后来他终于睡着，一时竟忘了探问儿子晚归的缘由。

只是夜里睡下时，欲索要一捧开好的合欢花，恰好相熟的邻居敲响房门，未及开口，竟未认真回答缘由。母亲探究的眼神望过来，苏天佑支吾了一下，苏天佑才自巷口由远及近地进入母亲的视线。母亲问起原因，合欢花在风中飘坠了三五朵，苏天佑回来迟了。

母亲应声出门，就在六月的一个傍晚，偏差不会超过五分钟。但是，早出晚归经过巷口的时间，严格遵守时间，每天两点一线，17岁的苏天佑读高二，家门口的合欢树在初夏的风中如同大团浮动的红云。

彼时母亲的罗宋汤已经凉透，是苏天佑的家。他每天走过那条长长的窄巷，那是2013年，棉花巷47号在巷子的最深处，文/水生烟

让他急迫地想要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 C市豪华别墅区白色的纯欧式建筑屹立在半山腰上，雄伟恢弘如城堡一般，透着无尽的庄严与神秘。安若溪神色紧张的坐在柔软舒适的贵妃椅上，双腿紧紧并在一起，这过于奢华富丽的环境，使她格外的局促不安。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令她万分恐惧，却也别无选择……“安若溪，21岁，身高162，C大本科毕业……”气质干练的中年女管家拿着一叠档案，居高临下的打量着眼前这个清纯秀气的女孩儿，眼底带着几分鄙夷，又有几分可惜。啧啧，现在这些年轻女孩子，什么不好干，偏偏要出卖自己身体，为了钱财名利，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既然是安娜介绍的，想必规矩都知道吧？”女管家口吻冷淡的问道。安若溪紧绷的身体微微有些战栗，精致的小脸一片惨白，她将头埋得低低的，死死咬了咬嘴唇，小声道：“知……知道！”早在来之前，安娜就已经再三提醒过她，对方是一个很危险，很神秘的男人。传闻，那个男人富可敌国，但面目丑陋，极度仇恨女人，并且以践踏女人为乐，所以有些禁忌，是绝对不能触碰的。绝对不能开灯！绝对不能说话！绝对不能反抗！这三条禁忌，若溪一直牢牢记在心里，一刻也不敢忘记。“行，签下这份生死契，先去把衣服换了吧！”女管家说着，递给安若溪一份文件。若溪接过来，并没有过多犹豫，一咬牙便签了。毕竟，她太需要钱了！比起钱，她这条命又算得了什么，横竖不过是一夜的事情，忍忍就过去了……女管家见若溪还算老实顺从，忍不住提醒了一句，“记住，不要反抗，不然我不能保证你有命活！”若溪纤瘦的身体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浑身的寒毛仿佛都倒立起来，绯色的小脸满是楚楚可怜。那个男人，当真有那么可怕么？紧接着，两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女佣，二话不说的将若溪拉到一个挂满各种奇怪衣服的房间。“你，把这条裙子换上！”一个女佣凶巴巴的塞给若溪一条裙子。若溪一看这裙子，小脸立刻涨得通红，连连往后退，“不不不，这裙子实在太暴露了……能，能不能换一件？”那是一件酒红色的紧身短裙，裙摆极短，前胸的设计更是突破尺度，直接是镂空的，若真是穿上它，无异于全裸。“切，都来卖了，还立什么牌坊，我家先生看不看得上你还不一定呢，少磨蹭了，赶紧换上！”另一个女佣不耐烦的催促道。若溪脸上火辣辣的，嫣红的小嘴紧抿着，死命绞弄着自己的手指，一句话也没说。她知道这些女佣瞧不起她，因为就连她自己也不瞧得起自己……最终，她还是换上了那件惹火的短裙，像块木头一样，任由那两个女佣在自己脸上涂涂抹抹。镜子里的女人，烈焰红唇，性感妩媚，紧身红裙包裹着她诱人的身体，活脱一个让男人发狂的尤物，与之前清纯保守的样子截然不同……安若溪无比厌恶的扭过头，不想再多看自己一眼，这副样子让她十分恶心！缓缓闭上眼睛，默默在心里道：加油，安若溪，你可以得，只要挺过今晚，一切都会好的……装扮完毕之后，穿过长长的走廊，两个女佣将安若溪带到一扇造型华丽，雕着青铜龙纹的鎏金大门前。还没待安若溪多问什么，便被粗暴的推了进去，瞬间被无边的黑暗吞噬！若溪的心砰砰直跳，身体紧紧贴在门上，不敢乱动，柔弱的眸子在黑暗中四处游移着。漆黑的房间，什么也看不见，静得出奇，莫名其妙的压迫感，快要让她窒息。不知道为什么，若溪总觉得，某个角落里，有一双眼睛正冷冷的注视着她……呼，真是不可思议！明明什么也看不见，她却能清晰的感觉到那双眼睛强大可怕的力量，如同蛰伏的猛兽，正肆意的欣赏着它的猎物，说不清在什么时候，就会将她撕得粉碎！“不，不可能有人的，一定是我想多了……”若溪轻抚着自己狂跳不止的胸口，极力让自己保持镇定。她记得女管家说过，那个男人要晚上才会来，所以现在房间里，应该只有她一

个人。若溪紧张的吞了吞口水，顺着墙壁胡乱摸索着，下意识的想要将灯打开。好不容易摸到了开关，正准备按下时，只听得“咔”一声脆响，是类似于某种银质打火机的声音。黑暗中，燃起一束火光，跳跃的火焰之上，是一个男人冰冷至极的脸。“谁给你胆子开灯的！”男人的声音阴森冷硬，没有一丝温度，如同来自地狱，冻得空气都凝结了。只那一瞬间，火光熄灭了，房间又回复到先前的黑暗，只剩下烟蒂的亮光忽明忽灭，独属于尼古丁的气味弥漫开来。“啊！”安若溪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双腿顿时发软，直接吓得瘫坐在地。原来，并不是她胡思乱想，房间里真的有个男人从头到尾一直注视着她，冷冷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这是多么毛骨悚然的事情啊！“你，你是……”若溪太过害怕，声音止不住颤抖着，她忽然想到了什么，赶紧将嘴巴死死捂住，一句话也不敢说。绝对不能说话！！这是那个古怪男人的禁忌之一。她还想活着出去，所以她是万万不敢触犯的。其实，就着刚刚那束火光，她并没有看清男人长什么样子，可单单那样大致的五官轮廓，刀削斧刻般锋锐冷厉，依旧让她恐惧万分！她不明白男人为什么不开灯，难道真的是因为太过面目丑陋？又或者，他是鬼，所以不敢见光？就在若溪胡乱猜测的时候，那道冰冷刺骨的声音又森然响起，带着不可违抗的命令意味。“过来！”帝宸诀深吸了一口烟，幽冷的视线饶有兴味的扫视着安若溪性感曼妙的身体，眸底带着浓浓的占有欲。他有一双能在黑暗中看透一切的眼睛，他很喜欢看这些女人慌张失措，小脸惨白的样子，这是他永远也玩不腻的游戏。眼前的这个女孩儿，明明柔弱不堪，那双漂亮清澈的眼睛，却带着视死如归的坚定，实在是有趣！听到男人霸道强势的命令，若溪更加害怕，僵硬的站在原地，不敢向男人靠近……帝宸诀皱着眉，不耐烦道：“我不喜欢勉强人，你愿不愿意，可以离开。”离开？！“不，不可以！我不会离开的！”若溪一时心急，失声喊了出来。她一定不能离开，离开了，就拿不到那笔钱，她不能没有那笔钱！可是，这个男人实在太可怕了，一想到他还丑陋无比，她无论如何也迈不开步子……就在若溪犹犹豫豫，不敢上前的时候，烟蒂突然熄灭了。下一秒，她瘦小的身体被一股强大的力道拖拽而去，天旋地转间，她被男人重重的抛到了床上。黑暗中，她的手腕被牢牢的扣在头顶，男人沉重的身躯欺压而上，暧昧的热气在颈间处扑腾着，耳畔的声音邪魅而又低沉，“女人，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不要后悔！”帝宸诀捏着安若溪小巧精致的下巴，重重的吻了下去……“不要！”这个时候，若溪才感受到了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以及被一个陌生男人占有的恶心。她原以为她能忍过去的，但其实她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她有严重的洁癖，无论是身体还是心，她都无法坦然的献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不，放开我……我，我不做了，放开……”若溪流着眼泪，极力在男人身下挣扎着。她不要了，不要那笔钱了，她宁愿卖肾卖血，她也不愿将自己守了二十一年的清白身体出卖给一个阴森恐怖如魔鬼一般的丑陋男人！可是，无论她怎样反抗，对男人都是不痛不痒，反而加重了他的汲取，情急之下，若溪死死咬住了男人的嘴唇，血腥之气在两人的口中漫开。“嘶！”帝宸诀浓眉一拧，吃痛的离开女人美好的唇。他一向最讨厌反抗自己的女人，怒火急剧燃烧着，猛的拽住若溪的头发，目光寒冷的瞪着她苍白的小脸，声音狠绝道：“敢连连触碰我的禁忌，你还是第一个，你果真是不要命了！”“不，不是这样的，先生，求求你……我，后悔了，求你放了我吧！”若溪颤抖着，在黑暗中苦苦向男人哀求着，无助又绝望。若她早知道这个男人是这样可怕的一个魔鬼，她就不该招惹上他！“哼，我看你是嫌我太温柔了吧……”帝宸诀眸光一沉，唇角扬起一抹冷笑，“既然如此，那我就来点粗暴的！”语毕，男人大掌一挥，“嘶拉”一声便将若溪身上的紧身短裙撕成了碎片……“啊！”猝不及防的不适感席卷了安若溪的全身，她疼得叫出了声，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眼角滑落下来，怎么止也止不住，甚至打湿了枕头。若溪知道，今天晚上她是逃不掉的，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她已经失去了她身为女孩儿最宝贵的东西……黑暗中，帝宸诀阴冷的眸子犹如猎豹一般，冷冷瞪视着身下瑟瑟发抖的娇小女孩儿。该死的，她的眼泪莫名让他有些心疼，他竟不由自主的放缓了他的动作，只为让她慢慢的适应他。呵，真是奇了怪了，这在以前，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怜香惜玉从来都不是他的作风！他用大掌钳住女孩儿的下巴，仔细观察着她的表情，沉声问道：“告诉

我，你叫什么名字？”安若溪的手指紧紧抓住床单，疼得牙齿打颤，她露出无比厌恶的表情，自轻自贱道：“知道名字又如何，反正你也不会记住我，你只要一分不少的把钱打我卡上就行了。”帝宸诀的眸光骤然一冷，迸射出嗜血的光，眼底尽是鄙夷之色。这女孩儿果然跟那些女人一样，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出卖，他们之间不过是钱与肉的交易，他的心疼着实有些可笑。“说得对，我不会记得你，但我要你记住我，记住今晚的痛！”男人猛的咬住安若溪的耳垂，狠狠掠夺着，再也没有半点温柔。夜，还很漫长，茫茫无边的黑暗，充满着残忍与罪恶，对安若溪来说，犹如炼狱

！——翌日微风轻拂着白色纱幔，金色阳光徐徐洒进房间，落在一张洁白如雪的精致小脸上。若溪长长的睫毛犹如蝴蝶羽翼一般，微微颤动着，她缓缓睁开眼睛，一双潋滟水眸四处打量着……许是在黑暗中待得太久了，强烈的光线让她十分的不适应。房间里只剩她一个人，身上穿着自己那条蓝色连衣裙，脸上的大浓妆也不知是谁帮她卸掉的，呈现出苍白虚弱的样子。眼前这纯白陌生的环境，如同是一场虚幻的梦，然而浑身上下撕裂的酸痛，又让一切变得格外真实。女孩儿细腻如丝绒的雪白肌肤上，布满了触目惊心的青青紫紫，无声的控诉着昨晚那个魔鬼男人的残酷暴行。“谢天谢地，我竟然还活着！”若溪揉着沉痛的脑袋，心有余悸的感叹道。她根本不敢回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那个古怪变态的男人，真的就好像猛兽一样，疯狂的对着她撕扯啃咬，无休止的掠夺着她的身体。一想到自己的清白竟然给了一个连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变态魔鬼，若溪的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女管家毫不避讳的推门而入，一个穿着黑白制服，推着银质餐车的女佣紧随其后。

“既然醒了，就把药喝了，先生不喜欢留下麻烦。”女管家目光平视前方，至始至终都面无表情，看也没看若溪一眼。对于像安若溪这类唯利是图的女人，她是最看不起，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麻烦……是指孩子么？安若溪盯着餐车上那碗还在冒着热气的黄色液体，不待女佣端过来，便迫不及待的跳下床，仰头一口就喝光了。如果单凭一碗苦涩的药就能彻底断了她和那个变态男人的关系，那让她喝一百碗，一千碗也没有问题！女管家有些诧异的看着若溪，通常那些女人，都求着闹着不愿喝这打胎药的，巴不得日后能凭着先生的血脉登堂入室，享尽荣华富。这个女孩儿，如此爽快的就喝光了，倒是挺自觉。若溪用手背揩去嘴角的黄色药汁，努力忍住呛人的苦涩，冷冷问道

：“我喝完了，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可以离开了吧？”女管家点点头，“你梳洗下，我安排司机送你。”“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回去。”若溪挺直了背脊，僵硬着身体，径直往外走。这个噩梦一般带给她无尽痛苦与屈辱的地方，她一秒钟也不想多待。女管家也没多说什么，眼神冷淡的看着安若溪离开。“还有，那个……那个钱……”走到门口的时候，若溪手指紧紧攥住门把，涨红了脸，轻声问道。

“放心吧，已经打你账上了，先生说你表现还行，以后还可以用用看。”女管家冷笑着，声音带着无尽的鄙夷。呵呵，她还当这女孩儿有多清高呢，一下床就急着要钱，吃相也太难看！若溪艰涩的吞了吞口水，瘦小单薄的身体微微战栗着，怯懦的埋着头，一句话也没有反驳。此时此刻，所有尊严与骄傲都轻而易举的别人的踩在脚下，她几乎是以落荒而逃的姿态跑了出去……别墅位于南郊的半山腰上，是C市有名的富豪区，距离市中心很远。安若溪喘着粗气，快步的走着

，额头冒起一层细密的汗水，嘴唇和脸色都极其苍白，虚弱得一阵风都能吹倒……昨晚被那个变态男人折磨了整整一夜，若溪只剩下半条命了，浑身酸痛不已，尤其是两条腿，仿佛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每走一步，都刀绞般剧痛，几乎要支撑不下去！一望无际的柏油马路上，时而有豪车呼啸而过，却几乎看不到计程车，这意味着若溪很可能要硬生生走回去。“早知道……就不要逞强了，这下该怎么办啊！”若溪走在路边，气若游丝道。她的头昏昏沉沉的，身体也摇摇欲坠，有些后悔没让司机送。很多时候，她就好像一个自虐狂一样，总是把自己搞得狼狈又可怜，偌大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人会心疼她，也许就算她今天死在路边，也不会有人在意吧！一辆银灰色法拉利超跑奔驰而来

，若溪本能的往路边退让，却不料“吱”的一个急刹车，跑车竟强势霸道的在她面前停了下来。

“若溪，你怎么会在这里？”欧阳漠摘下酷酷的墨镜，看着安若溪，有些惊讶的问道。这里可是C市最高档的富豪区，往来的人非富即贵，但若溪却是大学里出了名的贫困生，她出现在这里实在

有些不合常理。“欧阳哥哥，你……我，我……”望着眼前这个突然而至的英俊男人，若溪顿时手足无措，结结巴巴的不知该如何应对。毕竟是自己暗恋了整整四年的男人，在所有女生眼中，他就是白马王子一般的人物，偏偏却在她如此不堪的状况下相遇，她真想找找个地洞钻进去……“呵呵，真巧啊，我……我来看个朋友！”若溪咬了咬嘴唇，不自然的挤出一个笑容，涨红了脸随便编了个谎话。欧阳漠没说话，只是皱着两道好看的浓眉，一脸严肃的凝着她，柔软的阳光顺着他迷人的五官，勾画出让让人怦然心动的完美轮廓。他的确是个白马王子，优雅英俊，风度翩翩，这越发衬得若溪平凡卑微，加上昨晚那些恶心的事情，若溪哪里还有脸再面对欧阳漠，她只想快点离开。“欧阳哥哥，我家里还有点事，就，就先走了！”“等等！”若溪刚一转身，便被欧阳漠拽住单薄的手腕。男人居高临下的审视着若溪那张慌张无措的小脸，仿佛一眼就能识穿她的谎话：“告诉我你怎么了，你的脸色很不好，还有……你脖子上……”“不用你管！”若溪更加慌乱了，生怕欧阳漠发现什么，赶紧挣脱开自己的手，迅速拉了拉衣领子，试图遮挡住脖子上那些被那个变态男人留下青青紫紫。女孩儿的过激反应，更加激起了欧阳漠的好奇，他心疼的握住若溪的肩膀，声音急切道：“若溪，你老实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你……你是不是被人欺负了？”男人的大掌，刚好碰到她肩膀那块淤青凝血的地方，顿时疼得她眼泪都快出来了。“没……没事的，欧阳哥哥，我……”她努力的想挣脱开，身体却越来越虚弱，双腿一点力气也没有，直直的往下坠，眼前突然一黑……——醒来的时候，安若溪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淡蓝色的液体通过细长的软管正一滴一滴输进她的身体。“真丢人，我居然晕倒了！”若溪从床上坐起来，揉了揉发疼的脑袋，身体明显比之前轻松了许多，稍微有点力气了。从装潢来看，这是一间很高级的病房，厨房卫生间客厅一应俱全，家居陈列也十分的考究，百叶窗前的实木小餐桌上摆放着一盆白色马蹄莲，掩盖住了消毒水的刺鼻，散发着阵阵馨香。呼，活着真好啊！若溪闭上眼睛，努力汲取着花的香味，一直紧绷的神经，到现在才算真的放松下来。“医生，你说什么，怎么会这样……”隔壁客厅里，传来欧阳漠不可置信的声音，若溪猛的睁开眼睛，整个人又呈现出紧张戒备的状态。她轻轻掀开被子，忍痛拔掉手腕上的针头，蹑手蹑脚的往声音的方向走去。客厅里，身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医生推了推眼镜，语重心长的对欧阳漠说道：“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玩儿得都挺开的，但你也得考虑下对方的身体能不能承受，这女孩儿身体本来就差，有轻微的营养不良，你们还进行得那么激烈，这不要人命嘛！”“医生，你能说得直接些么，我不太懂你意思！”欧阳漠声音冷硬的追问道，两道迫人的眸子像是要把人吃掉一般。医生冷冷一笑，“呵呵，不懂？说白了，就是男女之事上，你尽量温柔些，别那么粗暴，太粗暴了这女孩儿承受不住，会出问题的，还有……”“够了，闭嘴！！”欧阳漠俊脸绷得紧紧的，胸腔剧烈起伏着，重重的喘着粗气，情绪激动的吼道。医生的话，就好像惊天巨雷一般，带给他强烈的震撼。他不是听不懂，只是不愿相信，纯洁如若溪，天使一般，干净得就好像一张白纸，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在她的身上！若溪悄无声息的站在门边，瘦弱的身子止不住颤抖着，手指紧紧的抠住门槛，指甲都断裂了。医生说的话，她全部都听见了，欧阳哥哥……一定觉得她脏死了吧？羞耻好像无孔不入的虫子，爬满了全身，若溪感到特别的无地自容，她真想就此人间蒸发，永远不要和欧阳漠再见，因为她已经没有脸再见他！白马王子注定是公主的，又怎么会是她这样平凡甚至肮脏的女人敢奢望的？趁着欧阳漠还在和医生说话，安若溪像个逃犯一样，偷偷的从医院跑了出来。女孩儿站在车水马龙的路口，仰头凝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一如自己灰蒙蒙的人生。身上的伤尚且可以好，但心里的伤，大概这辈子都不会痊愈了……女孩儿深吸一口气，努力甩甩头，不想让自己再消沉下去，“安若溪，振作点，现在还没到哀悼你爱情的时候，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做！”这样想着，若溪快步的穿过人行道，找到最近的一家自动提款机，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银行卡插了进去。页面跳转到卡上余额的界面，若溪微眯着眼睛，集中了所有注意力，仔细数着1后面有多少个0，“一，二，三，四……”6个0，整整一百万，一分钱没多，一分钱没少。若溪揪紧了的一颗心顿时放松下来，不禁高呼道，“太好了，这下子

爹地的手术费终于有着落了！”虽然，那个魔鬼一样恐怖的男人变态得不行，不过倒还挺讲信用的。自己的初夜，换回爹地的命，她无怨无悔！眼看天色已晚，若溪将小心翼翼的将银行卡牢牢攥在手里，摸黑往家里赶回去。因为家境贫困，她还住在破落的老式小区，小区常年垃圾满地，散发着恶臭，路灯也年久失修，基本形同虚设，一到晚上就黑漆漆，特别吓人。若溪家在七楼，窗户亮着灯，门却紧闭着，敲了半天，也没人来开门。她不禁皱了皱眉，加重了敲门的力道，有些着急的喊道：“有人吗？梁姨，若琪，你们在家吗，麻烦开下门吧！”门突然被拉开，“啪”的一声，一个巴掌迎面朝若溪扇了过去。“要死了！敲敲敲，敲魂啊！！”梁飞凤穿着酒红色的睡衣，双手叉着腰，恶狠狠的瞪着安若溪，口气刻薄道：“一晚上不回来，死哪去了，你是想饿死我跟若琪娘儿俩吧！”“对不起梁姨，昨天晚上我有点私事，耽误了下，我马上去做饭！”安若溪抚着自己被扇得浮肿的脸颊，侧身绕过梁飞凤进了屋，低声说道。“私事？”梁飞凤眉毛一瞪，凶巴巴的追问道：“什么私事？”“哈哈，妈你真搞笑，大晚上的不就陪男人睡觉呗，还能有什么私事！”安若琪翘着二郎腿躺在沙发上，悠闲得涂着指甲油，阴阳怪气的说道，眼皮都没抬。安若溪咬着嘴唇，没有做声，只瞄了一眼茶几上的兰蔻指甲油，便默默的往厨房走了。那瓶指甲油，专柜标价2888，足足是家里三个月的生活费，若琪的大手大脚真的很让她苦恼，却也没办法多说什么。若溪母亲死得早，梁飞凤是她后妈，安若琪则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可惜，若琪一点也没遗传到父亲的温润大气，自私刻薄的个性和梁飞凤如出一辙。本来安家早年还算书香门第，至少衣食无忧，无奈近几年安父突发重病，家里一日不如一日，生活事务，大小开支，全落在若溪一人头上，可想而知她这几年过得有多辛苦！厨房里，堆满了脏碗脏碟，燃气灶上一片油腻。若溪皱了皱眉头，她把银行卡放进包里，戴上塑料手套准备大肆清洗一番。梁飞凤不知什么时候站她身后，一把将卡夺过去，恶声恶气的问道：“你哪来的卡，里面有多少钱！”若溪一惊，摔掉了手里的碗，慌乱的去抢，“梁姨，这是我的东西，你还给我！”梁飞凤自然是不可能还回去的，她往后一退，狐疑道：“看你这么紧张，里面肯定有不少钱！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整天嚷嚷着没钱，敢情全拿去藏私房钱了！”“不是这样的梁姨，你，你还给我吧，这笔钱真的不能乱动！”“废话少说，这里面到底有多少钱！”梁飞凤盛气凌人的逼问道。安若琪闻声跑了过来，直接将安若溪拽到一边，朝梁飞凤道：“妈，你就问她密码多少，她要不肯说，你直接拿她身份证去银行挂失！”“不要这样，这是爹地的救命钱，拿去给他做手术用的，你们还给我！”若溪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但她又如何抢得过这对凶悍的母女。“手术费？”梁飞凤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了。要知道那死老头子的手术费可是好几十万呐，这死丫头突然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的？不过，管她从哪儿弄来的钱，反正这钱肯定是她跟若琪的了。梁飞凤眼珠子一转，突然摆出笑眯眯的样子，亲昵的对安若溪道：“若溪啊，你把密码告诉梁姨，梁姨明天就去给你爸交手术费！”若溪咬着嘴唇不说话，眼泪在眼眶里打滚儿。她太了解梁飞凤了，如果她真说了密码，那这笔钱就飞了，爹地的手术费估计也泡汤了。梁飞凤见安若溪半天不说话，耐着性子道：“好姑娘，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爸也是安琪的爸，更是我老公，我总不能让自己当寡妇，让安琪没父亲吧？”“妈，别跟她啰嗦，要我看就把这卡烧了，谁也别想要，到时候爸爸死了，那就是她害死的！”安若琪冷冷一笑，狠狠道。若溪突然觉得好累，她放弃了抵抗，双手无力的垂下去，声音不带任何情绪的说道：“密码是爹地的生日。”真的好累啊，她现在只想躺在床上美美的睡一觉，什么也不要想。她只希望，梁飞凤还有点良心，不至于把钱全部败光。本来，除去爹地八十万的手术费，她还留了二十万给自己开花店用的，一是给这个家多挣点收入，二也算是给自己留了条后路。现在，花店是开不成了，只希望爹地能成功进行手术吧，其他的她不敢奢望！——三个月后夜幕降临，霓虹灯闪烁，白天繁华时尚的都市呈现出另一种疯狂神秘的样子。“蓝色酒吧”一如既往的热闹喧哗，四处都是画着大浓妆的性感女人和吊儿郎当的花心男人，节奏强烈的电子乐充斥在每一个角落，振得人的耳朵都快聋了。“呕！”洗手间里，安若溪双手撑在盥洗池边缘，面色苍白的朝里呕吐着，胆汁都快吐出来了。最近不知是肠胃不好还是吃错东西了，她老是

动不动就干呕发吐，加上酒吧里烟雾缭绕，各种酒精混合着各种体味，让她胃里难受得不行。“若溪，你好了没，赶紧去8号包厢送两打啤酒！”门外，同在酒吧工作的同事催促道。“哦，来了！”若溪赶紧答应道。她虽然很难受，但工作还是要继续的。酒吧服务员对她这样一个本科毕业生来说的确有些屈才，不过好在工资颇为丰厚，运气好推销点酒水还有回扣，除了维持家用外还能有点存余，所以若溪很珍惜这份工作。她拧开水龙头，接了点水扑在脸上，也不知是什么缘故，镜子里的她脸蛋细腻白皙，皮肤好得出奇，浑身散发着一股从前未曾有过的风韵。也许，这就是女孩儿与女人的区别吧！这样一想，再联想起那个黑暗疯狂的夜晚，想起那个夺去她初夜的变态男人，若溪脸刷的红了，背脊阵阵凉意袭来……尽管过去了整整三个月，但那个男人给她留下的阴影，却一点也没有淡化，反而是越来越深刻的样子。她还记得，那个男人在她耳边说的话，他说，他会让她记住他。事实上，他也做到了，她真的没有办法忘记他，至少没有办法忘记他带给她的疼痛。呵呵，可笑吧，她竟然无法忘记一个她根本就不知道长什么样子的男人，这大概是全天下最好笑的笑话！调整好心情之后，若溪换上一脸甜甜的微笑，提着两打啤酒，推开了8号包厢的门。8号包厢是酒吧最昂贵的一个包厢，能包下这间包厢的人，非富即贵，所以若溪必须小心谨慎的对待。包厢里，酒气熏天，烟雾缭绕，衣服裤子散落一地，几个男男女女搂抱在一起，场面非常的混乱颓靡。若溪微微的皱了皱眉，低头走了进来，轻声道：“您好，你们要的啤酒到了。”“放桌上吧！”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正兴致勃勃的揉捏着怀里的大胸女人，不耐烦的冲若溪说道。“好的，那就给您放桌上了。”若溪照例将两打啤酒放到桌上，再蹲下身一一将瓶盖打开。本来一切都还好好的，可屋子里烟味实在太重，酒味也特别的刺鼻，尤其是地面上，似乎还散落着几只用过的安全套，若溪顿时觉得无比恶心，一个忍不住“哗啦啦”的吐了出来。这一吐不要紧，屋子里男男女女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了她的身上。看着被弄脏的两打啤酒，若溪整个人都懵了，小脸瞬间吓得惨白。她怯怯的看了一眼离她最近的那个肥胖男人，声音颤抖道：“对，对不起，我马上给大家再上两打，算我请大家的！”“小姑娘，你什么意思啊，是被我们恶心吐了？”“不是的，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若溪着急的想解释，那肥胖男人却突然站起来，一把搂住她的腰，油腻的嘴唇直直的往她脖子上凑。“不，先生……不要这样！”若溪挣扎着，头皮一阵发麻，恶心的感觉更甚，禁不住又是一阵干呕。几个男男女女顿时笑得四仰八叉，指着肥胖男人嘲笑。“哈哈，胖子，你看看你，都把人恶心吐了！”“连个酒吧服务员都嫌弃你，丢不丢人啊你！”那肥胖男人被众人笑得很没面子，顿时恼羞成怒了，扬起手掌狠狠扇了若溪一耳光，骂道：“臭女人，在这种声色场所装他妈的什么清纯，看老子今天不把你办得服服帖帖的！”说完，肥胖男人猛的揪住若溪的头发，直接将若溪摔到沙发上，弯曲着一条肥腿，死死抵在女孩儿的小腹上，让她动弹不得，那双油腻的肥腿在若溪的身上四处游移着。“哼，我看你有多纯，再纯的妞儿，不消五分钟，我也能让她荡起来！”肥胖男人一面色眯眯的说着，一面解开裤子的纽扣，将皮带抽出来，准备绑住若溪胡乱挥舞的双手。旁边的几个男女，通通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似乎习惯了这样的戏码，就等着看好戏，一个试图劝解的人都没有。见状，若溪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心里满是绝望：完了，这下她真的完了！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着，企图能从肥胖男人身下逃走，声嘶力竭的哀求道：“不要！先生，求求你放过我，求求你了！”“嘿嘿嘿，叫啊，叫得再惨烈些，没准儿还能拍个小电影什么的，大家都喜欢看这样的剧情！”肥胖男人淫笑着，咽了咽口水，准备好好享受这道可口的“美味”。“于华，适可而止，你们太闹了。”一道冷硬低沉的男声自包厢最里面的屏风之后传出来，如同是西伯利亚吹来的万年寒风，冻得空气都凝结了。原本还嬉笑起哄的男男女女瞬间变得严肃起来，大气都不敢出，肥胖男人更是身体一僵，吓得直接从若溪的身上滚落在地，声音颤抖道：“是，是的，老大，您好好休息！”屏风之后的男人虽然没有露面，但单凭众人战战兢兢的样子便可以知道，他一定是个让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安若溪迅速从沙发上爬起来，手指发抖的整理着自己的衣服，刚刚真的好险，那感觉不亚于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多亏了屏风之后的那个男人出言阻止，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

想！只是，那道声音真的好冷好冷啊，足足要把人的骨头冻碎掉一般，即使都看不到，也足以想象屏风之后是多么冰冷至极的一张脸。而且，隐约还有点熟悉的感觉，倒像是那天晚上那个变态男人的声音……这样一想，若溪的心脏猛地一阵抽搐，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让她双腿止不住发软。这种恐惧不似刚刚差点被侵犯的绝望，而是发自心底的一种害怕！她壮着胆子朝屏风的方向看过去，透过屏风的幕布，她能大致的看到那个男人的五官轮廓，有着高高挺挺的鼻梁，瘦削有型的下巴鬼使神差的，若溪下意识的往屏风的方向走去，她想要看清楚屏风之后的男人到底长什么样子，他会不会就是那个夺去她清白之身的男人？“乱看什么，找死啊！”肥胖男人粗暴的将若溪揪过去，恶狠狠的咒骂道。“啊，对不起，我”若溪这才回过神，一脸慌乱，暗骂自己是真的不要命了。这时候，包厢的门突然被人推开，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急冲冲的走了进来，一把拽住若溪的手腕，骂骂咧咧道：“找你半天了，原来你在这里偷懒，赶紧跟我出去，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你做呢！”于是乎，若溪便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那妖娆女子拉出了包厢。一走出包厢，徐安娜便抚着剧烈起伏的胸口猛喘气。“哎呀，死丫头，你真的吓死我了，好好的，谁让你去这个包厢了，你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吗，你是去找死啊！”若溪同样也是心有余悸，心脏还“砰砰砰”的跳个不停。“我以为就是送个啤酒，所以没想那么多，谢谢你安娜姐，你不来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出来”“傻姑娘，下次小心点，那群人都是道上的，势力大得很，政府都得顾忌他们三分，你要得罪了他们，那真的就死定了，他们弄死你，就跟弄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徐安娜一点也不夸张的提醒道。她是这间酒吧的老板娘，看若溪身世可怜，一直都挺照顾她的。之前那一百万，也是安娜帮忙牵线搭桥才争取来的。只是，安娜真的不知道，她的一番好心，竟然会让若溪背负了一辈子的阴影！若溪还沉浸在对那个屏风之后的男人的好奇中，不禁朝安娜问道：“安娜姐，我想问下你，包厢里有个声音很冷很冷的男人，他是不是那个那个我陪了一夜的变态男人？”安娜眼神微微有些闪躲，逃避着若溪的目光，故意轻松的笑了笑，“怎么可能，你想多了，那个男人身份很神秘的，怎么可能随便出现在这种地方！”“可是，他的声音……”“哎呀，可是什么呀，别胡思乱想了，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别老记在心里念念不忘的，又不是什么好事儿，能忘掉就忘掉吧！”安娜知道对方是多么恐怖的人物，她希望若溪能将那段不好的记忆彻底忘掉。“好了，时间不早了，你可以下班了，多去医院陪陪你爸爸，其他的事情不要多想！”“那那好吧，我先去医院了。”若溪强行咽下心中的那些疑问，不再过多追问什么。安娜姐说得对，又不是什么美好的记忆，她没必要刨根问底，就当是做了一场噩梦！——圣恩医院安东海闭着眼睛躺在三楼的加护病房里，浑身插满了各种医疗仪器，困难的呼吸着，整个人呈现出极度痛苦的模样。安若溪轻轻推开病房的门，一眼看到安东海这副痛不欲生的样子，眼眶禁不住就红了。父亲患的是食道癌，这几年撑得很辛苦，从一开始还能勉强吃点流食，到现在喝一口水都痛苦，没完没了的化疗，使得他原本浓密漂亮的头发全部掉光了，一百五十多斤的大高个子，现在瘦成了皮包骨，看着真的很让人心酸。“爹地，我下班了，来看你啦！”若溪别过头擦了擦眼泪，换上暖暖的笑容，她不想让气氛变得哀伤。安东海一听到宝贝女儿的声音，马上睁开眼睛，整个人也精神了许多。“若溪来啦，快，快过来坐！”男人努力的想撑起上身，无奈一点力气也没有，不禁懊恼的捶打着床沿，“唉，我这不中用的身子，干脆死了算了！”若溪连忙跑过去，调整着病床的靠背，费力的把安东海给扶起来。“爹地你别乱说话，你这不生病了吗，当然没有力气了，等你病好了就好了！”安东海摇摇头，有些消沉道：“好起来是不可能了，只是想到我这要死不死的，真的拖累了你们啊！”“别这样说，爹地，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咱们不是才做了手术么，你感觉怎么样，听王医生说你的癌细胞已经抑制住了，要不了多久就能出院啦！”王医生说了，爹地的情况正一天天好起来，一想到这些，若溪的声音里就是抑制不住的高兴。说起来，梁飞凤还不算良心坏透，那一百万她真拿出来给爹地动手术了，这是若溪最始料未及的地方。安东海艰难的呼吸着，意志消极的叹了口气，“唉，也不知道王医生是故意安慰我还是怎么的，我感觉手术之后，好像更难受了，以前咽口水还不会疼，现在怎么连咽个口水也梗痛得不行，我

看我是活不了几天了……”“不会吧，怎么会更难受了呢？”若溪觉得有些奇怪，按理做了手术，爹地应该会更轻松些吧。听王医生说，这次手术用到的医疗器材，配的药都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有很多例食道癌病人都成功了，多活了好几年，甚至十多年呢！“谁知道呢，也许是我心理作用吧，闺女你别太担心了，爹地会好起来的，我哪那么容易死掉，不过说说气话而已，我还要看着你出嫁，看着你穿婚纱呢！”安东海很疼爱若溪，见不得若溪为他发愁，所以强打着精神故作坚强的说道。“这可是你说的哦，爹地，不许骗我，你一定要好起来，你要看着我出嫁，看着我生宝宝，你还要当外公呢！”若溪一边说着，一边抹眼泪。越是看到爹地坚强的样子，她就越是心疼！“当然，当然！”安东海点着头，不禁也湿了眼眶，他语重心长的对若溪道：“爹地这辈子没有其他心愿，就希望咱们一家人能好好的你梁姨虽然脾气差点，但没有坏心，这次的手术费多亏了她想办法，你平时能让着她就多让她点，你们可别吵架”若溪愣了愣，但也没有过多解释那笔手术费的来历，只乖巧的点头。反正，这也不是头一次才遇到的事情。这些年，但凡祸都是她闯的，功劳则是梁飞凤和安若琪的，这么久若溪也习惯了。只要爹地能好起来，她不在乎这份功劳被抢去，毕竟这钱来得并不光彩！从医院回来，若溪已经很累了，她无精打采的从包里掏出钥匙开门，却隐约听到屋子里传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啊，讨厌，轻一点，不要那么猴急啦！”好像是梁飞凤在说话，带着难得的温柔娇媚……若溪轻手轻脚的推开门，声音是从梁飞凤的卧室里传出来的，伴随着的还有陌生男人粗重的喘息声。若溪屏着呼吸，紧张的咽了咽口水，小心翼翼的朝卧室靠近。透过门的缝隙，若溪看到梁飞凤半裸着上身，一脸春光荡漾的挂在一个男人身上，而那个男人竟然是王医生！“死鬼，说好了做完手术那老不死的就活不过半个月呢，这都三个月了，怎么那老不死的还不死，我们到底还要偷偷摸摸多久，烦都烦死了！”梁飞凤一面和王医生进行着激烈的“运动”，一面柳眉倒立的抱怨道。“我的心肝宝贝儿，这事儿急不来，太快了会引起人的怀疑，我这不是一直在他药里动手脚嘛，放心吧，那狗东西活不了多久的，我们还是好好办正事要紧……”平日里衣冠楚楚的王医生却是一副欲望熏心的恶心模样。若溪只觉得“嗡”的一声，脑袋好像是被什么炸裂了一样，瞬间失去了理智。她发了疯似的冲进卧室，不顾形象的扯住梁飞凤的头发，声嘶力竭的怒吼道：“坏蛋！魔鬼！你们怎么可以那样对我爹地，你们怎么可以那么坏，我不会放过你们的，我要杀了你们”这两个人，一个是爹地最爱的女人，一个是爹地最信任的男人，他们竟然联合起来要害死爹地！若溪胸中的怒火熊熊燃烧着，浓烈的恨意让她失去了理智，她用尽了全部的力量，疯狂的撕打着梁飞凤和王医生“啊，老王，这吊死鬼疯啦，你快把她拉出去！”梁飞凤和王医生都有些慌张，手忙脚乱的穿着衣服。“你们两个杀人犯，我不会放过你们的，我要打电话报警，我要让你们坐牢！”若溪身体颤抖着，咬牙切齿的说着，并且拿出手机准备报警。“看来这吊死鬼听到我们说的话了，绝对不能让她惊动警察！”梁飞凤朝王医生使了个眼色，王医生立刻心领神会的朝若溪扑过去，一个拳头砸在若溪的太阳穴上，女孩儿当即晕倒在地……醒来的时候，若溪发现自己被锁在了杂物间，嘴巴里有浓重的血腥味，用手一摸，是暗红的血渍，看来梁飞凤和王医生下手不轻。若溪担心安东海有危险，急切的拍打着门，嘶吼道：“开门啊，放我出去，我要出去，快开门啊！”无论若溪怎样喊叫，无论她怎样砸门，始终都是一片寂静，她就像是被扔到了一座荒岛上，除了等死，别无选择几个小时过去了，若溪精力也耗尽，嗓子更是嘶哑得说不出话。“爹地，对不起，若溪没用，若溪没保护好你”女孩儿瘫坐在冰冷的地面上，头靠着门板，绝望的睡着了……暗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安静得恐怖！身着黑色风衣的一男一女轻而易举的潜进房间，站在若溪的面前，居高临下的观察着她，像是在研究某种外星生物。“确定是这女孩儿么，看这长相身材，不像是老大的风格啊！”男人满脸困惑的盯着沉睡中的安若溪，那清纯白净的脸蛋一点都不像他以为的那种女人。“当然确定！老大点名要她，别磨蹭了，赶紧弄走吧！”女人环抱着手臂，眉目严肃的催促道——一股熟悉的尼古丁气味弥漫在房间，若溪渐渐醒来，睫毛颤动着，小脸痛苦的皱成一团，呈现出紧张不安的样子。有人在看着她！莫名感受到一股可怕的眼神，女孩儿猛的睁开眼睛。大床正对

面的真皮沙发上，一个男人交叠着两条大长腿，修长手指夹着一支雪茄，优雅的吐了个烟圈，那双阴冷幽深的眸子，正透过迷离的烟雾，冷冷的注视着她。男人有着一张英俊得让人窒息的脸，剑眉星目，鼻梁硬挺，紧抿的两片薄唇，更是性感得要命，只是脸部轮廓的线条过于深邃立体，表情也太森冷严肃，犹如一座活体大冰山，给人一种不敢接近的可怕气场。“你是谁？这是哪里？”安若溪怯生生的看着男人，手指抓着床沿，身体不由自主的往后移动。她可以确定她从没见过这个男人，因为像这样英俊不凡的男人，她要是见过，肯定会有印象的。男人抿着薄唇，没有回答，只是面无表情的按灭烟蒂，冷冷从沙发上站起来，朝床上的安若溪走去。他身形高大挺阔，穿着质地昂贵的黑色衬衣，领口的扣子松了两颗，松松垮垮的，露出精练性感的古铜色肌肤。大概是男人太过英俊完美，气场太过强大，若溪的脸颊不由自主的一片绯红，心脏也“噗通噗通”跳得飞快，又是紧张，又是害怕，根本就不敢正面直视男人的眼睛。“先生，我们……我们好像不认识，你别过来！”眼看男人就要靠近自己了，若溪不安的跳下床，往更角落的地方躲去。男人并没有要止步的意思，反而强势霸道的将女孩儿逼到退无可退的角落，目光灼灼的锁住若溪，好像凶残的猛兽在捕获一只楚楚可怜的麋鹿。他享受的，就是把这小可怜儿逼疯的过程！“你确定我们不认识？”帝宸诀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冷笑，缓缓的俯下身子，薄唇贴着安若溪柔软嫩白的耳垂，邪恶又残忍道：“我可是清清楚楚的记得你在我身下哭泣求饶的美好滋味呢！”，（一）冬妮亚站在敞开的窗户前，闷闷不乐地望着熟悉而亲切的花园，望着花园四周那些挺拔的、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白杨。她简直不敢相信，离开自己的家园已经整整一年了。她仿佛昨天才离开这个童年时代就熟悉的地方，今天又乘早车返了回来。这里什么都没有变样：依然是一排排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树莓，依然是按几何图形布局的小径，两旁种着妈妈喜爱的蝴蝶花。花园里的一切都是那样干净利落。处处都显示出一个学究式的林学家的匠心。但是这些干净的、图案似的小径却使冬妮亚感到乏味。冬妮亚拿了一本没有读完的小说，打开通外廊的门，下了台阶，走进花园。她又推开油漆的小栅栏门，缓步朝车站水塔旁边的池塘走去。她走过一座小桥，上了大路。这条路很像公园里的林荫道。右边是池塘，池塘周围长着垂柳和茂密的柳丛。左边是一片树林。她刚想朝池塘附近的旧采石场走去，忽然看见下面池塘岸边扬起一根钓竿，于是就停住了脚步。她在一棵弯曲的柳树上探过身去，用手拨开柳丛的枝条，看到下面有一个晒得黝黑的男孩子。他光着脚，裤腿一直卷到大腿上，身旁放着一只盛蚯蚓的锈铁罐子。那少年正在聚精会神地钓鱼，没有发觉冬妮亚在注视他。“这儿难道能钓着鱼吗？”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一眼。他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站在那里，手扶着柳树，身子探向水面。她穿着领子上有蓝条的白色水兵服和浅灰色短裙。一双带花边的短袜紧紧裹住晒黑了的匀称的小腿，脚上穿着棕色的便鞋。栗色的头发梳成一条粗大的辫子。拿钓竿的手轻轻颤动了一下，鹅毛鱼漂点了点头，在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了一圈圈波纹。背后随即响起了她那焦急的声音：“咬钩了，瞧，咬钩了……”保尔慌了手脚，急忙拉起钓竿。钩上的蚯蚓打着转转，蹦出水面，带起一朵水花。“这回还能钓个屁！真是活见鬼，跑来这么个人。”保尔恼火地想。为了掩饰自己的笨拙，他把钓钩甩到更远的水里。钓钩落在两支牛蒡的中间，这里恰恰是不应当下钩的地方，因为鱼钩可能挂到牛蒡根上。保尔情知钓下错了地方，他头也不回，低声埋怨起背后的姑娘来：“你瞎嚷嚷什么，把鱼都吓跑了。”他立刻听到上面传来几句连嘲笑带挖苦的答话：“单是您这副模样，也早就把鱼吓跑了。再说，大白天能钓着鱼吗？瞧您这个渔夫，多能干！”保尔竭力保持礼貌，可是对方未免太过分了。他站起身来，把帽子扯到前额上——这向来是他生气的表示——尽量挑选最客气的字眼，说：“小姐，您还是靠边呆着去，好不好？”冬妮亚眯起眼睛，微微一笑，说：“难道我妨碍您吗？”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嘲笑的味道，而是一种友好与和解的口吻了。保尔本来想对这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姐”发作一通，现在却被解除了武装。“也没什么，您要是愿意看，就看好了，我并不是舍不得地方给您坐。”说完，他坐了下来，重新看他的鱼漂。鱼漂紧贴着牛蒡不动，显然是鱼钩挂在根上了。保尔不敢起钩，心里嘀咕着：“钩要是挂上，就摘不下来了。这位肯定要笑

话我。她要是走掉该多好！”然而，冬妮亚却在一棵微微摇摆的弯曲的柳树上，坐得更舒适了。她把书放在膝盖上，看着这个晒得黝黑的、黑眼睛的孩子，他先是那样不客气地对待她，现在又故意不理睬她，真是个粗野的家伙。保尔从镜子一样的水面上清楚地看到了那姑娘的倒影。她正坐着看书，于是他悄悄地往外拉那挂住的钓丝。鱼漂在下沉，钓丝绷得紧紧的。“真挂住了，该死的！”他心里想，一斜眼，看见水中有一张顽皮的笑脸。水塔旁边的小桥上，有两个年轻人正朝这边走来，他们都是文科学校七年级学生。一个是机车库主任苏哈里科工程师的儿子。他是个愚蠢而又爱惹是生非的家伙，今年十七岁，浅黄头发，一脸雀斑，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麻子舒拉。他手里拿着一副上好的钓竿，神气活现地叼着一支香烟。和他并排走着的是维克托，一个身材匀称的娇气十足的青年。苏哈里科侧过身子，朝维克托挤眉弄眼地说：“这个姑娘像葡萄干一样香甜，别有风味。本地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我担保她是个浪漫女郎。她在基辅上学，读六年级。现在是到父亲这儿来消夏的。她父亲是本地的林务官。她跟我妹妹莉莎很熟。我给她写过一封情书，你知道，满篇都是动人的词句。我说我发狂地爱着她。战栗地期待着她的回信。我甚至选了纳德森的一首诗，抄了进去。”“结果怎么样？”维克托兴致勃勃地问。苏哈里科有点狼狈，说：“你知道，还不是装腔作势，摆臭架子……说什么别糟蹋信纸了。不过，这种事情开头总是这一套。干这一行，我可是个老手。你知道，我才不愿意没完没了地跟在屁股后面献殷勤。晚上到工棚那儿去，花上三个卢布，就能弄到一个让你见了流口水的美人，比这要好多了。而且人家一点也不扭扭捏捏。你认得铁路上的那个工头瓦利卡·季洪诺夫吗？我们俩就去过。”维克托轻蔑地皱起眉头，说：“舒拉，你还干这种下流勾当？”舒拉·苏哈里科咬了咬纸烟，吐了一口唾沫，讥笑地说：“你倒像个一尘不染的正人君子，其实你干的事，我们全知道。”维克托打断他的话，问：“那么，你能把她介绍给我吗？”“当然可以，趁她还没走，咱们快点去。昨天早上，她自己也在这儿钓鱼来着。”两个朋友已经到了冬妮亚跟前。苏哈里科取出嘴里的纸烟，挺有派头地鞠了一躬。“您好，图曼诺娃小姐。怎么，您在钓鱼吗？”“不，我在看别人钓鱼。”冬妮亚回答。苏哈里科急忙拉着维克托的手，说：“你们两位还不认识吧？这位是我的朋友维克托·列辛斯基。”维克托不自然地把手伸给冬妮亚。“今天您怎么没钓鱼呢？”苏哈里科竭力想引起话头来。“我没带钓竿。”冬妮亚回答。“我马上再去拿一副来。”苏哈里科连忙说。“请您先用我的钓吧，我这就去拿。”他履行了对维克托许下的诺言，介绍他跟冬妮亚认识之后，现在要设法走开，好让他们俩在一起。“不，咱们这样会打搅别人的，这儿已经有人在钓鱼了。”冬妮亚说。“打搅谁？”苏哈里科问。“啊，是这个小子吗？”他这时才看见坐在柳丛前面的保尔。“好办，我马上叫这小子滚蛋！”冬妮亚还没有来得及阻止他，他已经走下坡去，到了正在钓鱼的保尔跟前。“赶紧给我把钓竿收起来，滚蛋。”苏哈里科对保尔喊。他看见保尔还在稳稳当地坐着钓鱼，又喊：“听见没有，快点，快点！”保尔抬起头，毫不示弱地白了苏哈里科一眼。“你小点声，龇牙咧嘴地嚷嚷什么？”“什——什——么？”苏哈里科动了肝火。“你这穷光蛋，竟敢回嘴。给我滚开！”说着，狠劲朝盛蚯蚓的铁罐子踢了一脚。铁罐子在空中翻了几翻，扑通一声掉进水里，激起的水星溅到冬妮亚的脸上。“苏哈里科，您怎么不害臊啊！”她喊了一声。保尔跳了起来。他知道苏哈里科是机车库主任的儿子，阿尔焦姆就在他父亲手下干活。要是现在就对准这张虚胖焦黄的丑脸揍他一顿，他准要向他父亲告状，那样就一定会牵连到阿尔焦姆。正是因为这一点，保尔才克制着自己，没有立即惩罚他。苏哈里科却以为保尔要动手打他，便扑了过去，用双手去推站在水边的保尔。保尔两手一扬，身子一晃，但是稳住了，没有跌下水去。苏哈里科比保尔大两岁，要讲打架斗殴，惹是生非，他是第一把交椅。保尔胸口挨了这一下，忍无可忍了。“啊，你真动手？好吧，瞧我的！”说着，把手稍稍一扬，照苏哈里科的脸狠狠打了一拳。紧接着，没容他还手，一把紧紧抓住他的学生装，猛劲一拉，把他拖到了水里。苏哈里科站在没膝深的水中，锃亮的皮鞋和裤子全都湿了。他拼命想挣脱保尔那铁钳般的手。保尔把他拖下水以后，就跳上岸来。狂怒的苏哈里科跟着朝保尔扑过来，恨不得

一下子把他撕碎。保尔上岸以后，迅速转过身来，面对着扑过来的苏哈里科。这时他想起了拳击要领：“左腿支住全身，右腿运劲、微屈，不单用手臂，而且要用全身力气，从下往上，打对手的下巴。”他按照要领狠劲打了一下……只听得两排牙齿喀哒一声撞在一起。苏哈里科感到下巴一阵剧烈疼痛，舌头也咬破了，他尖叫一声，双手在空中乱舞了几下，整个身子向后一仰，扑通一声，笨重地倒在水里。冬妮亚在岸上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打得好，打得好！”她拍着手喊。“真有两下子！”保尔抓住钓竿，使劲一拽，拉断了挂住的钓丝，跑到大路上去了。临走的时候，他听到维克托对冬妮亚说：“这家伙是个头号流氓，叫保尔·柯察金。”，(二)下面是一个深色的大湖；湖四周的松树不断摆动它们那强劲的头。“这些树就像活人一样。”冬妮亚心里想。她躺在花岗石岸边一块深深凹下去的草地上。上面，在草地的背后，是一片松林；下面，就在悬崖脚下，是湖水。环湖的峭壁，把阴影投在水上，使湖边的水格外发暗。冬妮亚最喜欢这个地方。这里离车站有一俄里[一俄里等于1·06公里。]，过去是采石场，现在废弃了，泉水从深坑里涌出来，形成三个活水湖。冬妮亚突然听到下面湖边有击水的声音。她抬起头来，用手拨开树枝往下看，只见一个晒得黝黑的人有力地划着水，身子一屈一伸地朝湖心游去。冬妮亚可以看到他那黑里透红的后背和一头黑发。他像海象一样打着响鼻，挥臂分水前进，在水中上下左右翻滚，再不就潜入水底。后来，他终于疲倦了，就平舒两臂，身子微屈，眯缝起眼睛，遮住强烈的阳光，一动不动地仰卧在水面上。冬妮亚放开树枝，心里觉得好笑，想：“这可不太有礼貌。”于是又看起她的书来。冬妮亚聚精会神地读着维克托借给她的那本书，没有注意到有人爬过草地和松林之间的岩石。只是当那人无意踩落的石子掉到她书上的时候，她才吃了一惊，抬起头来，看见保尔·柯察金站在她的眼前。这意想不到的相遇使保尔感到惊奇，也有些难为情，他想走开。“刚才游泳的原来是他。”冬妮亚见保尔的头发还湿漉漉的，这么猜想着。“怎么，我吓您一跳吧？我不知道您在这儿，不是有意到这儿来的。”保尔说着，伸手攀住岩石。他也认出了冬妮亚。“您并没打搅我。如果您愿意，咱们还可以随便谈谈。”保尔惊疑地望着冬妮亚。“咱们有什么可谈的呢？”冬妮亚莞尔一笑。“您怎么老是站着？可以坐到这儿来。”冬妮亚指着一块石头说。“请您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保夫卡·柯察金。”“我叫冬妮亚。您看，咱们这不就认识了吗？”保尔不好意思地揉着手里的帽子。“您叫保夫卡吗？”冬妮亚打破了沉默。“为什么叫保夫卡呢？这不好听，还是叫保尔好。我以后就叫您保尔。您常到这儿……”她本来想说“来游泳吗”，但是不愿意让对方知道她方才看见他游泳了，就改口说：“……来散步吗？”“不，不常来，有空的时候才来。”保尔回答。“那么您在什么地方工作呢？”冬妮亚追问。“在发电厂烧锅炉。”“请您告诉我，您打架打得这么好，是在什么地方学的？”冬妮亚忽然提出了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我打架关您什么事？”保尔不满地咕哝了一句。“您别见怪，柯察金。”她觉出自己提的问题引起了保尔的不满。“我对这事很感兴趣。那一拳打得可真漂亮！不过打人可不能那么毫不留情。”冬妮亚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怎么，您可怜他吗？”保尔问。“哪里，我才不可怜他呢，相反，苏哈里科是罪有应得。那个场面真叫我开心。听说您常打架。”“谁说的？”保尔警觉起来。“维克托说的，他说您是个打架大王。”保尔一下子变了脸色。“啊，维克托，这个坏蛋，寄生虫。那天让他滑过去了，他得谢天谢地。我听见他说我的坏话了，不过我怕弄脏了手，才没揍他。”“您为什么要这样骂人呢，保尔？这可不好。”冬妮亚打断了他的话。保尔十分不痛快，心里想：“真见鬼，我干吗要跟这么个怪物闲扯呢？瞧那副神气，指手画脚的，一会儿是‘保夫卡’不好听，一会儿又是‘不要骂人’。”“您怎么对维克托那么大的火气？”冬妮亚问。“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公子哥儿，没有灵魂的家伙，我看到这种人，手就发痒。仗着他有钱，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干，就横行霸道。他钱多又怎么样？呸！我才不买这个帐呢。只要他碰我一下，我就要他的好看。这种人就得用拳头教训。”保尔愤愤地说。冬妮亚后悔不该提起维克托的名字。看来，这个小伙子同那个娇生惯养的中学生是有旧仇的。于是，她就把话头转到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的题目上，问起保尔的家庭和工作情况来。保尔不知不

觉地开始详细回答姑娘的询问，把要走的念头打消了。“您怎么不多念几年书呢？”冬妮亚问。

“学校把我撵出来了。”“因为什么？”保尔脸红了。“我在神甫家的发面上撒了点烟末。就因为这个，他们把我赶了出来。那个神甫凶极了，专门给人苦头吃。”接着，保尔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了冬妮亚。冬妮亚好奇地听着。保尔已经不再感到拘束了，他像对待老朋友一样，把哥哥没有回家的事也对冬妮亚讲了。他们亲切而又热烈地交谈着。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草地上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保尔突然想起他还有事，立刻跳了起来。“我该去上工了。只顾说话，要误事了。我得去生火烧锅炉。达尼拉今天准得发脾气。”他不安地说。“好吧，小姐，再见。我得撒开腿，跑回城里去。”冬妮亚也立刻站起来，穿上外衣。“我也该走了，咱们一起走吧。”“这可不行，我得跑，您跟我走不到一块。”“为什么不行？咱们一起跑，比一比，看谁跑得快。”保尔轻视地看了她一眼。“赛跑？您能跟我比？”“那就比比看吧。咱们先从这儿走出去。”保尔跳过石头，又伸手帮冬妮亚跳了过去。他们一起来到林中一条通向车站的又宽又平的路上。冬妮亚在路中央站好。“现在开始跑：一、二、三！您追吧！”冬妮亚像旋风一样向前冲去。她那双皮鞋的后跟飞快地闪动着，蓝色外衣随风飘舞。保尔在后面紧紧追赶。“两步就能撵上。”他心里想。他在那飘动着的蓝外衣后面飞奔着，可是一直跑到路的尽头，离车站已经不远了，才追上她。他猛冲过去，双手紧紧抓住冬妮亚的肩膀。“捉住了，小鸟给捉住了！”他快活地叫喊着，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放手，怪疼的。”冬妮亚想挣脱他的手。两个人都气喘吁吁地站着，心怦怦直跳。冬妮亚因为疯狂地奔跑，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她仿佛无意地稍稍倚在保尔身上，保尔感到她是那么亲近。这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事，但是却深深地留在记忆里了。“过去谁也没有追上过我。”她说着，掰开了保尔的双手。他们马上就分手了。保尔挥动帽子向冬妮亚告别，快步向城里跑去。到了午夜，达尼拉躺在柴垛上，已经像马打响鼻一样，打着呼噜了。保尔爬上爬下给发动机的各个机件上了油，用棉纱头把手擦干净，从箱子里拿出第六十二册《朱泽培·加里波第》[这是一部记述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加里波第（1807—1882）的传记小说。——译者]，埋头读起来。这本小说写的是那不勒斯“红衫军”的传奇领袖加里波第，他的无数冒险故事使保尔入了迷。“她用那对秀丽的蓝眼睛瞟了公爵一眼……”“刚好她也有一对蓝眼睛。”保尔想起了她。“她有点特殊，跟别的有钱人家的女孩子不一样，”他想。“而且跑起来跟魔鬼一样快。”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模模糊糊的感情，已经偷偷地钻进这个年轻锅炉工的生活里。这种感情是那样新鲜，又是那样不可理解地激动人心。它使这个具有反抗性格的顽皮少年心神不宁了。冬妮亚是林务官的女儿。而在保尔看来，林务官和律师列辛斯基是一类人。在贫困和饥饿中长大的保尔，对待他眼中的富人，总是怀有敌意。他对自己现在产生的这种感情，也不能没有戒备和疑虑。他知道冬妮亚和石匠的女儿加莉娜不一样，加莉娜是朴实的，可以理解的，是自己人；冬妮亚则不同，他对她并不那么信任。只要这个漂亮的、受过教育的姑娘敢于嘲笑或者轻视他这个锅炉工，他随时准备给予坚决的反击。,(三)保尔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林务官的女儿了。今天，他决定再到湖边去走一趟。他故意从她家路过，希望能碰上她。他顺着花园的栅栏慢慢地走着，走到栅栏尽头，终于看见了那熟悉的水手服。他拾起栅栏旁边的一颗松球，朝着她的白衣服掷过去。冬妮亚迅速转过身来。她看见是保尔，连忙跑到栅栏跟前，快活地笑着，把手伸给他。“您到底来了。”她高兴地说。“这么长的时间，您跑到哪儿去了？我又到湖边去过，我把书忘在那儿了。我想您一定会来的。请进，到我们花园里来吧。”保尔摇了摇头，说：“我不进去。”“为什么？”她惊异地扬起眉毛。“您父亲说不定要发脾气的。您也得为我挨骂。他会问您，干吗把这个傻小子领进来。”“您尽瞎说，保尔。”冬妮亚生气了。“快点进来吧。我爸爸决不会说什么的，等一下您就知道了。进来吧。”她跑去开了园门，保尔犹豫不决地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您喜欢看书吗？”他们在一张桌腿埋在地里的圆桌旁边坐下来之后，冬妮亚问他。“非常喜欢。”保尔马上来了精神。“您读过的书里，哪一本您最喜欢？”保尔想了一下，说：“《朱泽培·加里波第》。”“《朱泽培·加里波第》。”冬妮亚随即纠正他。接着又问

：“您非常喜欢这部书吗？”“非常喜欢。我已经看完六十八本了。每次领到工钱，我就买五本。加里波第可真了不起！”保尔赞赏地说。“那才是个英雄呢！我真佩服他。他同敌人打过多少仗，每回都打胜仗。所有的国家他都到过。唉！要是他现在还活着，我一定去投奔他。他把手艺人都组织起来，他总是为穷人奋斗。”“您想看看我们的图书室吗？”冬妮亚问他，说着就拉起他的手。“这可不行，我不到屋里去。”保尔断然拒绝了。“您为什么这样固执呢？也许是害怕？”保尔看了看自己那两只光着的脚，实在不干净。他挠挠后脑勺，说：“您母亲、父亲不会把我撵出来吧？”“您别瞎说好不好？不然我可真要生气了。”冬妮亚发起脾气来。“那好吧，不过列辛斯基家是不让我们这样的人进屋的，有话就在厨房里讲。有一回，我有事到他们家，涅莉就没让我进屋。大概是怕我弄脏地毯吧，鬼知道她是什么心思。”保尔说着，笑了起来。“走吧，走吧。”冬妮亚抓住他的肩膀，友爱地把他推上阳台。冬妮亚带他穿过饭厅，走进一间屋子。屋里有一个很大的柞木书橱。她打开了橱门。保尔看到书橱里整齐地排列着几百本书。他第一次看到这么丰富的藏书，有些吃惊。“咱们马上挑一本您喜欢读的书。您得答应以后经常到我家来拿书，行吗？”保尔高兴地点了点头，说：“我就是爱看书。”他们友好又快活地在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冬妮亚还把保尔介绍给自己的母亲。事情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可怕，保尔觉得冬妮亚的母亲也挺好。冬妮亚又领保尔到她自己的房间里，把她的书和课本拿给他看。一个不大的梳妆台旁边立着一面小巧的镜子。冬妮亚把保尔拉到镜子跟前，笑着说：“为什么您的头发要弄得像野人一样呢？您从来不理不梳吧？”“长得长了，剪掉就是，还叫我怎么办呢？”保尔不好意思地辩解说。冬妮亚笑着从梳妆台上拿起梳子，很快就把他那乱蓬蓬的头发梳顺当了。“这才像个样子，”她打量着保尔说。“头发应当理得漂亮一些，不然您就会像个野人。”冬妮亚用挑剔的目光看了看保尔那件退了色的、灰不灰黄不黄的衬衫和破了的裤子，但是没有再说什么。保尔觉察到了冬妮亚的目光，他为自己的穿戴感到不自在。临别时，冬妮亚一再请保尔常到她家来玩，并和他约好过两天一起去钓鱼。保尔不愿再穿过房间，怕碰见冬妮亚的母亲，就从窗户一下子跳进了花园。阿尔焦姆走后，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只靠保尔的工钱是不够开销的。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决定同保尔商量一下，看她要不要出去找点活做，恰好列辛斯基家要雇用一个厨娘。可是保尔坚决不同意。“不行，妈。我可以再找一份活干。锯木厂正要雇人搬木板。我到那儿去干半天，就够咱俩花的了。你别出去干活。要不，阿尔焦姆该生我的气了，他准得埋怨我，说我不想办法，还让妈去受累。”母亲向他说明一定要出去做工的道理，但是保尔执意不肯，母亲也就只好作罢。第二天，保尔就到锯木厂去做工了。他的工作是把新锯出的木板分散放好，晾干。他在那里遇到了两个熟人，一个是老同学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另一个是瓦尼亚·库利绍夫。保尔同米什卡一起干计件活，收入相当不坏。他白天在锯木厂做工，晚上再到发电厂去。过了十天，保尔领回了工钱。他把钱交给母亲的时候，不好意思地踌躇了一会儿，终于请求说：“妈，给我买件布衬衫吧，蓝的，就像去年穿的那件一样，你还记得吗？用一半工钱就够了。往后我再挣，你别担心。你看，我身上这件太旧了。”保尔这样解释着，好像很过意不去似的。“是啊，保夫鲁沙，是得买了。我今天去买布，明天就给你做上。可不是，你连一件新衬衫都没有。”她疼爱地瞧着儿子说。保尔在理发馆门口站住了。他摸了摸衣袋里的一个卢布，走了进去。理发师是个机灵的小伙子，看见有人进来，就习惯地朝椅子点了点头，说：“请坐。”保尔坐到一张宽大舒适的椅子上，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那副慌张不安的面孔。“理分头吗？”理发师问。“是的。啊，不。我是说，这么大致剪一剪就行。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保尔说不明白，只好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明白了。”理发师笑了。一刻钟以后，保尔满身大汗，狼狈不堪地走出理发馆，但是头发总算理得整整齐齐的了。他那一头蓬乱的头发叫理发师花了不少工夫，最后，水和梳子终于把它制服了。现在头发变得服服帖帖的了。保尔在街上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把帽子拉低一些。“妈看见了，会说什么呢？”保尔没有如约去钓鱼，冬妮亚很不高兴。“这个小火夫不怎么体贴人。”她恼恨地想。但是保尔一连好几天没有露面，她却又开始感

到寂寞无聊了。这天她正要出去散步，母亲推开她的房门，说：“冬妮亚，有客人找你。让他进来吗？”门口站的是保尔，冬妮亚一开始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穿着一身新衣服，蓝衬衫，黑裤子，皮靴也擦得亮亮的。再有，冬妮亚一眼就看到，他理了发，头发不再是乱蓬蓬的了。一句话，这个黑黝黝的小火夫已经完全变了样。冬妮亚本想说几句表示惊讶的话，但是看到他已经有些发窘，不愿意再让他难堪，就装出一副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的样子，只是责备他说：“您不觉得不好意思吗？怎么没来找我去钓鱼呢？您就是这样守信用的吗？”“这些天我一直在锯木厂干活，脱不开身。”他没好意思说，为了买这件衬衫和这条裤子，这些天干活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但是冬妮亚已经猜到了这一点，她对保尔的恼怒顷刻烟消云散了。“走，咱们到池边去散步吧！”她提议说。他们穿过花园，上了大路。保尔已经把冬妮亚当作自己的好朋友，把那件最大的秘密——从德国中尉那里偷了一支手枪的事，也告诉了她。他还约她过几天一起到树林深处去放枪。“你要当心，别把我的秘密泄漏了。”保尔不知不觉把“您”改成了“你”。“我决不把你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冬妮亚庄严地保证说。

(四) 雨点劈劈啪啪地敲打着窗户。屋顶上的雨水刷刷地往下流。劲风阵阵，吹得花园里的樱桃树惊慌地东摇西晃，树枝不时撞在窗玻璃上。冬妮亚已多次抬起头来，谛听着是不是有人敲门。她终于明白，这不过是风在捣乱，于是皱起了眉头。风雨声搅得她再也写不下去了，惆怅袭上了心头。她面前的桌子上摊着几张写得满满的信纸。她写完最后一页，裹紧了披巾，拿起刚写好的信，重读了一遍。亲爱的塔妮亚：我父亲的助手偶然路过基辅，我请他捎这封信给你。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请别见怪。眼下这种兵荒马乱的日子，全都乱糟糟的，思绪也理不出来。即便有心思写信，邮路又不通，也没有人捎。你已经知道，父亲不同意我再去基辅。七年级我只好在本地的中学念了。我很想念朋友们，尤其是你。我在这里一个同学也没有。跟前大多是些庸俗乏味的男孩和土里土气、却又高傲自大的蠢女孩。前几封信里，我跟你谈到过保夫鲁沙。我原先以为，我对这个小锅炉工的感情不过是年轻人的逢场作戏，昙花一现的恋情在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可我想错了，塔妮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是的，我们两个都还很稚嫩，年龄加起来才三十三岁。但是，这里面却有着某种更为严肃的东西。我不知道该叫什么，反正不是逢场作戏。如今，在这淫雨连绵、泥泞遍地的深秋季节，在这寂寞无聊的小城里，我对这个邈里邈遇的小火夫的突发之情竟充满了我的全部身心，装点着周围灰蒙蒙一片的生活。我本是个不安分的小女孩，有时还爱异想天开，一心要在生活中寻找某种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我从这样一个小女孩成长起来，从一大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这些小说常常触发你对生活的奇想，促使你去追求一种更为绚丽、更为充实的生活，而不满足于那种叫人厌恶和腻烦的、千篇一律的灰暗生活，这后一种生活却正是跟我类似的绝大多数女性所习惯了的。在对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的追求中，我产生了对保尔的感情。我熟悉的那些年轻人中，没有一个有他那样坚强的意志，那样明确无误而又别具一格的生活见解，没有一个。而我和他的友谊本身也是非同一般的。正是因为追求夺目的光彩，也因为我异想天开地要“考验考验”他，有一次我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这件事眼下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十分惭愧。这是夏末的事。我跟保尔来到湖边的一座悬崖上，这是我喜爱的地方。真是鬼迷心窍，我竟会生出来一个再考验他一次的念头。那座陡峭的悬崖你是知道的，去年夏天我领你去过，足足有五俄丈〔一俄丈等于2.134米。——译者〕高。我简直疯了，对他说：“你不敢跳下去，你害怕。”他朝下面的湖水看了看，摇摇头说：“活见鬼！干吗，我的命不值钱哪？谁活得不耐烦，他跳就是了。”我这样挑逗他，他以为是开玩笑。别看我多次亲眼看到他表现得很勇敢，有时甚至天不怕地不怕，此时此刻我却认为，他敢做的，也就是打个架啦，冒个险啦，偷支手枪啦，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事，真正要冒生命危险的大无畏精神，他还谈不上。接下来发生的事实在糟糕，叫我一辈子再也不敢去干那种想入非非的蠢事。我告诉他，我不大相信他那么勇敢，只是检验他一下，是否真有胆量跳悬崖，不过我并不强迫他这样做。当时我简直着了迷，觉得太有意思了，为了进一步激他，又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如果他真是男子汉，想博得我的爱情，那就跳下去，跳过之后，他就可以得到我。塔妮亚，我

现在深深意识到，这太过分了。他对我的建议惊讶不已，凝视了我片刻。我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他已经甩掉脚上的鞋子，纵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我吓得尖叫起来，可一切都晚了——他那挺直的身躯飞速向水面落下去。短短的一秒钟，在我却是长得没有尽头。当水面激起的巨大浪花把他的身子掩盖起来的瞬间，我害怕极了，顾不得滑下悬崖的危险，忧心如焚地张望着水面一圈圈漾开去的波纹。似乎是无尽的等待之后，水面上终于露出了我心爱的那颗黑色的头。我号啕大哭，迅速向通湖边的小路飞奔过去。我知道，他跳崖并不是为了得到我，我许下的愿至今没有偿还，而是为了永远结束这种考验。树枝敲击着窗户，不让我写下去。今天我的心情一点也不好，塔妮亚。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黯淡，这对我的情绪也有影响。 ，(五) 在车站上也没有打听到朱赫来的下落。回来的路上，刚好经过林务官家那熟悉的花园，他放慢了脚步，怀着连自己也不明白的希望，瞧着房子的窗户。但是花园里和房子里都没有人。走过去之后，他又回头朝花园的小径看了一眼。只见遍地都是去年的枯叶，整个花园显得十分荒凉。显然，那位爱护花草的主人已经好久没有侍弄过这座花园了。古老的大房子，冷落而又空荡的景象，更增添了保尔的愁思。他和冬妮亚最后一次拌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厉害。这是一个多月以前突然发生的事。保尔两手深深插在衣袋里，漫步朝城里走去，一面回忆着他和冬妮亚争吵的经过。那天，他和冬妮亚偶然在路上相遇。冬妮亚邀他到家里去玩。

“我爸和我妈就要到博利尚斯基家去参加命名礼。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保夫鲁沙，你来吧，咱们一起读列奥尼德·安德列耶夫的《萨什卡·日古廖夫》。这本小说很有意思。我已经看过了，可是非常愿意和你一起再读一遍。晚上你来，咱们一定可以过得很愉快。你来吗？”一顶小白帽紧紧扣住她那浓密的栗色头发，帽子下面那双大眼睛期待地望着保尔。“我一定来。”他们分手了。保尔急忙去上班。一想到他要和冬妮亚在一起度过整整一个晚上，炉火都显得分外明亮，木柴的噼啪声也似乎格外欢畅。当天黄昏，冬妮亚听到他的敲门声，亲自跑来打开宽大的正门。她有点抱歉地说：“我来了几个客人。保夫鲁沙，我没想到他们会来，不过你可不许走。”保尔转身想走，但是冬妮亚拉住他的袖子，说：“进来吧。让他们跟你认识认识，也有好处。”说着，就用一只手挽着他，穿过饭厅，把他带到自己的住室。一进屋，她就微笑着对在座的几个年轻人说：“你们不认识吧？这是我的朋友保尔·柯察金。”房间里的小桌子周围坐着三个人：一个是莉莎·苏哈里科，她是个漂亮的中学生，肤色微黑，生着一张任性的小嘴，梳着风流的发式；另一个是保尔没有见过的青年，他穿着整洁的黑外衣，细高个子，油光光的头发梳得服服帖帖的，一双灰眼睛现出寂寞忧郁的神情；第三个坐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穿着非常时髦的中学制服，他就是维克托·列辛斯基。冬妮亚推开门的时候，保尔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维克托也立刻认出了保尔，他诧异地扬起尖细的眉毛。保尔在门口一声不响地站了几秒钟，用充满敌意的眼光盯着维克托。冬妮亚急于打破这种令人难堪的僵局，一边请保尔进屋，一边对莉莎说：“来，给你介绍一下。”莉莎好奇地打量着保尔，欠了欠身子。保尔一个急转身，大步穿过半明半暗的饭厅，朝大门走去。冬妮亚一直追到台阶上才赶上他。她两手抓住保尔的肩膀，激动地说：“你为什么要走呢？我是有意叫他们跟你见见面的。”但是保尔把她的手从肩上推开，不客气地说：“用不着拿我在这些废物跟前展览。我跟这帮家伙坐不到一块。也许你觉得他们可爱，我可是恨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早知道这样，我是决不会来的。”冬妮亚压住心头的火气，打断他的话头说：“谁给你的权利这样对我说话？我可是从来没问过你，你跟谁交朋友，谁常到你家去。”保尔走下台阶，进入花园。一边走，一边斩钉截铁地说：“那就让他们来好了，我反正是不会来了。”说完，就朝栅栏门跑去。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见到冬妮亚。在发生虐犹暴行期间，保尔和电工一道忙着在发电厂藏匿犹太人家属，把这次口角忘掉了。但是今天，他却又很想见到冬妮亚。 ，(六) 古老的大房子，只有一个挂着窗帘的窗子透出灯光。院子里，用铁链拴着的狗——特列佐尔突然猎猎狂吠起来。冬妮亚在睡意朦胧中听到母亲的低语声：“冬妮亚还没睡。进来吧，莉莎。”女友轻轻的脚步声和她那亲切热烈的拥抱把冬妮亚的睡意完全驱散了。冬妮亚面带倦容，微笑着。“莉莎，你来得太好了。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因为爸爸昨天

已经脱离了危险期，今天他安安静静地睡了一整天。我和妈妈熬了好几夜，今天也休息了一下。莉莎，有什么新闻，都讲给我听听。”冬妮亚把莉莎拉到身旁，在长沙发上坐下来。“新闻吗，倒是很多！不过有一些我只能对你一个人讲。”莉莎一边笑，一边调皮地望着冬妮亚的母亲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冬妮亚的母亲也笑了。她是一个落落大方的妇人，虽然已经三十六岁了，举止却仍然像年轻姑娘那样轻盈。她有一双聪明的灰眼睛，容貌虽然不出众，却很有精神，惹人喜欢。

“好吧，过一会儿我就让你们俩单独谈。现在您先把能公开的新闻说一说吧。”她开着玩笑，一面把椅子挪到沙发跟前。“第一件新闻是：我们再也不用上学了。校务会议已经决定给七年级学生发毕业证书。我高兴极了。”莉莎眉飞色舞地说。“那些代数呀，几何呀，简直烦死我了！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呢？男同学也许还能继续上学，不过到哪儿去上，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处都是战场，各地都在打仗。真可怕！……我们反正得出嫁，做妻子的懂代数有什么用？”莉莎说到这里，大声笑起来。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陪姑娘们坐了一会儿，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莉莎往冬妮亚跟前挪了挪，搂着她，低声给她讲了十字路口发生的事情。“冬妮亚，你想想，当我认出那个逃跑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吃惊啊！……你猜那人是谁？”冬妮亚正听得出神，她莫名其妙地耸了耸肩膀。莉莎脱口而出：“是柯察金！”冬妮亚战栗了一下，痛苦地缩作一团。“是柯察金？”莉莎对自己的话产生的效果很得意，接着就讲开了她同维克托吵嘴的经过。她只顾讲话，没有发现冬妮亚的脸色已经变得煞白，纤细的手指神经质地摆弄着蓝上衣的衣襟。莉莎完全不知道，冬妮亚是多么惊慌，连心都缩紧了。她也不知道，冬妮亚那美丽的浓密的睫毛为什么那样紧张地抖动。莉莎后来又讲到那个喝醉酒的警备司令的事，冬妮亚已经完全顾不上听了，她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维克托已经知道是谁袭击了押送兵。莉莎为什么要告诉他呢？”她不知不觉把这句话说了出来。“我告诉什么啦？”莉莎没有明白她的意思，这样问。“你为什么要保夫鲁沙，我是说，把柯察金的事情告诉维克托呢？你要知道，维克托会出卖他的……”莉莎反驳说：“不会的。我看他不会。这么做对他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冬妮亚猛然坐直了身子，两手使劲抓住膝盖，抓得生疼。“你呀，莉莎，什么也不明白！维克托跟柯察金本来就是仇人，何况又加上别的原因……你把保夫鲁沙的事情告诉维克托，是做了一件大错事。”莉莎到这时才发现冬妮亚很着急。冬妮亚脱口说出“保夫鲁沙”这样亲昵的称呼，使她终于弄明白了她一向模模糊糊猜测着的事情。莉莎不禁也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感到难为情，不再做声了。她想：“看来，真有这么回事了。真怪，冬妮亚怎么会突然爱上了他？他是个什么人呢？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莉莎很想同她谈谈这件事，但是怕失礼，没有开口。为了设法弥补自己的过失，她拉住冬妮亚的两只手，说：“冬妮亚，你很担心吗？”冬妮亚精神恍惚地回答：“不，也许维克托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冬妮亚送走了两个同学，独自在门口站了很久。她倚着栅栏门，凝视着通向城里的那条灰暗的大道。到处游荡永不停息的风，夹着潮湿的寒气和春天的霉味，向冬妮亚吹来。远处，城里许多房子的窗户不怀好意地闪着暗红的灯光。那就是她所恼恨的小城。在城里的一间房屋里，住着她那个不安生的朋友，他恐怕还不知道大祸就要临头了。也许他已经把她忘了。自从上次见面以后，又过去了多少天哪！那一次是他不对，不过这件事她早就淡忘了。明天她一见到他，往日的友谊，那使人激动的美好的友谊，就会恢复。他们一定会言归于好，这一点冬妮亚深信不疑。但愿这一夜平安无事。然而这不祥的黑夜，仿佛在一旁窥伺着，随时准备……真冷啊。,(七)保尔翻过第七道栅栏，停了下来。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往前跑了。在闷死人的仓库里饿了这么多天，他一点劲也没有了。回家去不行，到谢廖沙家去也不行——要是被人发现了，他们全家都得遭殃。上哪儿去呢？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得继续往前跑，越过一个又一个菜园子和庄园后院。直到撞在一道栅栏上，他才冷静下来。看了一眼，他愣住了：高高的木栅栏里面是林务官家的花园。两条疲乏无力的腿竟把他带到这儿来了！难道是他自己想跑到这儿来的吗？不是。那么，为什么他偏偏跑到这儿来了呢？这个问题他回答不出来。应当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他知道花园里有个木头凉亭，那里谁也发现不了他。保

尔纵身一跳，一只手攀住栅栏，爬上去，翻身进了花园。他看了看那座隐现在一片树木后面的房子，便向凉亭走去。凉亭四面光秃秃的，夏天爬满凉亭的山葡萄不见了，现在一点遮挡都没有。他正要转身回到栅栏那里去，但是已经晚了：他听到背后有狗在狂叫。从房子那边，有一条大狗顺着落满枯叶的小道，向他猛扑过来，可怕的汪汪声震荡着整个花园。保尔做好了自卫的准备。大狗第一次扑上来，被保尔一脚踢开了。狗又要往他身上扑。要不是传来了一个清脆的喊声，真不知道这场搏斗会怎样结束。保尔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特列佐尔，回来！”冬妮亚沿着小路跑来了。她抓住大狗脖子上的皮圈，对站在栅栏旁边的保尔说：“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狗会把您咬伤的。幸亏我……”她突然愣住了，眼睛睁得大大的。这个闯进花园的少年多么像保尔啊！站在栅栏旁边的少年动了一下，轻声说：“你……您还认得我吗？”冬妮亚惊叫了一声，急速向保尔跟前迈了一步。“保夫鲁沙，是你呀！”特列佐尔把她的叫声当成了进攻的信号，猛地一跃，扑了过去。“走开！”特列佐尔被冬妮亚踢了几脚，委屈地夹起尾巴，向房子那边慢慢走去。冬妮亚紧紧握住保尔的双手，问他：“你给放出来了？”“难道你已经知道了？”冬妮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急促地回答说：“我全都知道。莉莎对我说了。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是他们把你放出来的吗？”保尔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他们错放了我，我才跑了出来。他们现在大概又在搜我了。我是无意中跑到这儿来的，想到亭子里歇一会儿。”他抱歉似的补充了一句：“我太累了。”冬妮亚注视了他一会儿。她又惊又喜，内心交织着无限的怜悯和温暖的柔情。她用力握着保尔的双手，说：“保夫鲁沙，亲爱的，亲爱的保尔，我的亲人，好人……我爱你……你听见了吗？……你这孩子，我的倔强的小东西，你那天为什么走了？现在，你到我们家，到我这儿来吧。我说什么也不放你走了。我们家很清静，你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但是保尔摇了摇头。“要是他们把我从你们家里搜出来，那可怎么办？我不能到你们家去。”她把保尔的手握得更紧了，她的睫毛在颤动，眼睛里闪着泪花。“你要是不留下，就永远别再见我。现在，阿尔焦姆也不在家，他给抓去开火车了。所有的铁路员工都被征调走了。你说你能到哪儿去呢？”保尔理解她的心情，知道她很担心，只是他怕连累心爱的姑娘，才拿不定主意。但是，这些天的折磨已经使他难以支持，他很想休息一下，而且又饿得难受。他终于让步了。他坐在冬妮亚房间里的沙发上，厨房里母女俩正在谈话：“妈妈，你听我说，现在保尔正坐在我的房间里，你还记得他吗？他是我的学生。我一点也不想瞒你。他是因为搭救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水兵给抓起来的。现在他逃出来了，可是没有藏身的地方。”她的声音颤抖了。“妈妈，我求你让他暂时住在咱们家里。也许只要住几天。他又饿又累。好妈妈，如果你爱我，你就不要反对。我求求你啦。”女儿的眼睛恳求地望着母亲。母亲也试探地注视着女儿。“好吧，我不反对。可是你把他安排在什么地方住呢？”冬妮亚涨红了脸，非常难为情而又激动地说：“我把他安顿在我屋里的长沙发上。这事可以暂时不告诉爸爸。”母亲直视着冬妮亚的眼睛，问她：“这就是你掉眼泪的原因吗？”“嗯。”“可他还完全是个孩子啊！”冬妮亚激动地扯着衣袖，说：“是啊，可是如果他不逃出来，他们照样会把他当作成年人枪毙的。”她们彼此没有再多说什么。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这一生吃足了苦头。她母亲是个刻板守旧的妇人，成天讲的是那些虚伪的“礼仪”“修养”，并对她严加管教。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至今记得，那些旧礼教如何毒害了她的青春年华，所以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她摒弃了市俗阶层的许多偏见和陋习，而采取一种开明的态度。尽管如此，她仍然密切关注着女儿的成长，有时还为她忧心忡忡，并不动声色地帮助她摆脱各种困境。现在，保尔要住到她们家来，她也为此而不安。可冬妮亚却热心地张罗起来了。“妈妈，他得洗个澡。我马上就准备好。他实在脏得像个真正的火夫，已经好多天连脸都没洗了……”她跑来跑去，忙碌着，又是烧洗澡水，又是找衣服。接着，她跑进屋，一句话也不说，抓起保尔的手，把他拉进了洗澡间。“你把衣服全脱下来。要换的衣服在这儿。你的衣服都得洗。你就穿这一套吧！”她指了指椅子上叠得整整齐齐的领子带白条的蓝色水兵服和肥腿裤子。保尔惊奇地向四面望着，冬妮亚笑了：“这衣服是我的，跳舞会上女扮男装用的。你穿上一定很合

适。好，你就洗吧，我走啦。趁你洗澡，我去做饭。”她随手关上了门。保尔只好迅速地脱掉衣服，跳进澡盆。一个小时后，母亲、女儿和保尔三个人一同在厨房里吃午饭了。保尔饿极了，不知不觉地一连吃了三盘。开头他在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面前很不自然，后来看到她很热情，也就不再拘束了。午饭后，三个人坐在冬妮亚房间里，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请保尔讲一讲他的遭遇，保尔把他遭受的苦难讲了一遍。“您以后打算怎么办呢？”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问。保尔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想见见我哥哥阿尔焦姆，然后就离开这儿。”“到哪儿去呢？”“我想到乌曼或者基辅去。我自己还说不准，不过我一定要离开这儿。”保尔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会变化得这样快。早晨他还在坐牢，现在却坐到了冬妮亚身边，穿上了干干净净的衣服，而最主要的则是已经获得了自由。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变幻莫测：一会儿乌云满天，一会儿太阳露出笑脸。要是没有再度被捕的危险，他现在可真算得是一个幸福的小伙子了。然而，正是现在，在这宽大而安静的房子里，他随时都可能被抓走。应当到别处去，随便到哪里，反正不能留在这里。但是，心里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真见鬼！以前读英雄加里波第的传记，多带劲！他是那样羡慕加里波第，看，他的一生过得多艰难！在世界各地都受迫害！而他，保尔，一共才受了七天痛苦的磨难，就好像过了整整一年似的。看来，他保尔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你在想什么呢？”冬妮亚俯下身问。保尔觉得她那碧蓝的眼睛好像深不见底。“我今天就得离开这儿。”他坚决地说。“不，不行，你今天哪儿也不能去！”她把纤细温暖的手指轻轻伸到他那不驯顺的头发里，温情地抚摸着。“冬妮亚，你该帮助我。你到机车库去找一找阿尔焦姆，再捎个纸条给谢廖沙。我的手枪藏在老鹅窝里，我自己不能去拿，让谢廖沙给拿下来。这些你能替我办到吗？”冬妮亚站起身来。“我现在就去找莉莎。我们俩一起到机车库去。你写条子吧，我给谢廖沙送去。他住在什么地方？要是他想见你，告诉他你在这儿吗？”保尔想了想，说：“让他今天晚上亲自把手枪送到花园里来吧。”冬妮亚很晚才回来。保尔睡得正香。她的手一碰到他，他就惊醒了。冬妮亚高兴地笑着说：“阿尔焦姆马上就来。他刚刚出车回来。亏得莉莎的父亲担保，才准他出来一个钟头。火车头停在机车库里。我不能告诉他你在这儿。我只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转告他。你瞧，他来了。”冬妮亚跑去开门。阿尔焦姆站在门口，惊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冬妮亚等他进来后，关上了门，免得患伤寒病的父亲在书房里听到。阿尔焦姆两只手臂紧紧抱住保尔，弄得他的骨节都格格地响起来。“好弟弟！保尔！”大家商量定了：保尔明天走。阿尔焦姆把他安顿在勃鲁扎克的机车上，带到卡扎京去。“保尔，祝你一路平安！可别忘了我们！”瓦莉亚勉强讲出了这句话。他们走了，立刻消失在黑暗里。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时钟不知疲倦地走着，发出清晰的滴答声。两个人谁也没有睡意，再过六个小时就要分别，也许从今以后永远不能再见面了。两个人思潮起伏，都有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但是，在这短短的几小时里，难道能够说得完吗？青春啊，无限美好的青春！这时，情欲还没有萌动，只有急促的心跳隐约显示它的存在；这时，手无意中触到女友的胸脯，便惊慌地颤抖着，急速移开；这时，青春的友谊约束着最后一步的行动。在这样的时刻，还有什么比心爱姑娘的手更可亲的呢？这双手紧紧地搂住你的脖子，接着就是电击一般炽热的吻。从他们建立感情以来，这是第二次接吻。除了母亲以外，谁也没有抚爱过保尔，相反，他倒是经常挨打。正因为这样，冬妮亚的爱抚使他分外激动。他在屈辱和残酷的生活中长大，不知道还会有这样的欢乐。在人生道路上结识这位姑娘，真是极大的幸福。最后的几个小时他们是紧挨在一起度过的。“你还记得跳崖之前我向你许的愿吗？”她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他闻到了她的发香，似乎也看见了她的眼神。当然，她的许诺他是记得的。“难道我能够允许自己让你还愿吗？我是多么尊重你，冬妮亚。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说不上来。我明白，你是不经意才说了那几句话的。”他无法再说下去了。是的。熟悉的、火一般的热吻封住了他的嘴。她那柔软的身体如同弹簧，又是何等顺从……但是，青春的友谊高于一切，比火更炽烈更明亮。要抵挡住诱惑真难哪，比登天还难，可只要性格是坚强的，友谊是真诚的，那就可以做到。“冬妮亚，等时局平定以后，我一定能当上电工，要是你

不嫌弃我，要是你真心爱我，不是闹着玩，我一定做你的好丈夫。我永远也不会打你，要是我欺侮你，就叫我不得好死。”他们不敢拥抱着睡觉，怕这样睡着了，让母亲看见引起猜疑，就分开了。天已经渐渐透亮，他们才入睡。临睡前他们再三约定，谁也不忘记谁。清早，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叫醒了保尔。他急忙起来。他在洗澡间里换上自己的衣服、靴子，穿上多林尼克的外套。这时候，母亲已经叫醒了冬妮亚。他们穿过潮湿的晨雾，急忙向车站走去，绕道来到堆放木柴的地方。阿尔焦姆在上好木柴的火车头旁边，焦急地等待着他们。那辆叫做“狗鱼”的大功率机车扑哧扑哧地喷着蒸汽，慢腾腾地开了过来。勃鲁扎克正从驾驶室里朝窗外张望。他们相互匆匆告别。保尔紧紧抓住机车扶梯的把手，爬了上去。他回过身来。岔道口上并排站着两个亲切熟悉的身影：高大的阿尔焦姆和苗条娇小的冬妮亚。风猛烈地吹动着冬妮亚的衣领和栗色的鬈发。她挥动着手。阿尔焦姆斜眼看了一下勉强抑制住哭泣的冬妮亚，叹了一口气，心里想：“要么我是个大傻瓜，要么这两个年轻人有点反常。保尔啊，保尔，你这个毛孩子！”列车转弯不见了，阿尔焦姆转过身来，对冬妮亚说：“好吧，咱们俩算是朋友了吧？”于是，冬妮亚的小手就躲进了他那大手掌里。，（八）

保尔出院之后，起初就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他立刻试着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活动。他邀请冬妮亚参加城里共青团的会议。冬妮亚同意了。但是，当她换完衣服走出房间的时候，保尔却紧咬着下嘴唇。她打扮得那样漂亮，那样别出心裁，保尔都没法带她到自己的伙伴们那里去了。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保尔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她生气了，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那天，在俱乐部里，大家都穿着退色的旧衣服，唯独冬妮亚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尔看在眼里，觉得很痛快。同志们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觉察到了，就用轻蔑的、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衣的装卸工，把保尔叫到一边，不客气地看了看他，又瞟了冬妮亚一眼，问：“那位漂亮小姐是你带来的吗？”“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哦……”潘克拉托夫拖长声音说。“可是她那副打扮不像是咱们的人，倒像资产阶级小姐。怎么能让她进来？”保尔的太阳穴怦怦地跳起来。“她是我的朋友，我才带她来的。懂吗？她并不是咱们的对头，要说穿戴吗，确实是有问题，不过，总不能单凭穿戴衡量人吧。什么人能带到这儿来，我也懂，用不着你来挑毛病，同志。”他本来还想顶撞他两句，但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讲的实际上是大家的意见。这样一来，他一肚子气就都转移到冬妮亚身上去了。“我早就跟她说了！干吗要出这个风头？”这天晚上他俩的友谊开始出现了裂痕。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到，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在逐渐破裂。又过去了几天。每一次会面，每一次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保尔对冬妮亚的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愈来愈不能容忍了。他们两个人都很清楚，感情的最后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一天，他们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准备作最后一次谈话。他们站在陡岸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从下面滚滚流过，闪着灰暗的光；一艘拖轮用轮翼疲倦地拍打着水面，拽着两只大肚子驳船，慢腾腾地从巨大的桥孔里钻出来，逆流而上。落日的余晖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了一层金黄色，房屋的玻璃也被它照得火一样通红。冬妮亚望着金黄色的余晖，忧伤地说：“难道咱们的友谊真的要像这落日，就这样完了吗？”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紧皱着眉头，低声说：“冬妮亚，这件事咱们已经谈过了。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原来是爱你的，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也还可以恢复，不过，你必须跟我们站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那时候我可以为了你的眼睛，从悬崖上跳下去，回想起来，真是惭愧。现在我说什么也不会跳。拿生命冒险是可以的，但不是为了姑娘的眼睛，而应该是为了别的，为了伟大的事业。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该属于你，其次才属于党，那么，我绝不会成为你的好丈夫。因为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冬妮亚悲伤地凝视着蓝色的河水，两眼噙着泪水。保尔从侧面注视着她那熟悉的脸庞和栗色的浓发。过去，这个姑娘对他来说，曾经是那样可爱可亲，此刻他不禁对她产生了一种怜惜之情。他小心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把扯你后腿的那些东西统统扔掉，站

到我们一边来吧。咱们一道去消灭财主老爷们。我们队伍里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跟我们一起肩负着残酷斗争的全部重担，跟我们一起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如你高，但是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污辱你，但是他是红军中的败类，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同志们对你不友好，可是，那天你为什么要把那样打扮，像去参加资本家的舞会一样呢？你会说：我不愿意跟他们一样，穿上肮脏的军便服。这是虚荣心害了你。你有勇气爱上一个工人，却不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开，我是感到遗憾的，我希望你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第二十集1. 鬼子军火库夜外熊长有带着战士们押着鬼子向军火库外走去。电线杆后，一个鬼子向熊长有瞄准。邵艳丽一枪将鬼子打倒。熊长有看看邵艳丽，竖起大拇指：好样的，老婆。狄虎走过来：副大队长，你们快撤。邵艳丽：长有，你们快走，我掩护你们。熊长有在邵艳丽的掩护下向军火库外走去。一名战士跑过来：狄班长，已经全部准备好了，你们先撤。狄虎：艳丽，你快撤。邵艳丽向军火库外跑去。几名战士从军火库中跑过来：中队长，快走。狄虎与战士们一起向军火库外跑去。

2. 军火库外公路夜外二三十名日本兵向军火库方向跑来。远处军火库枪声不断。小队长高声喊着：快快的，快快的。日本兵加快了步伐。

3. 鬼子军火库外夜外陈大队长爬在草丛中，焦急地看看表。熊长有跑过来也爬在草丛中：陈大队长，军火库里的鬼子已经消灭，被抓的俘虏也全部带走了。陈大队长：好。看，狄虎他们也出来了。远处，狄虎和战士们向这边跑过来。一名战士跑过来：陈大队长，驻扎在附近的鬼子向这边开过来了。陈大队长：先让一中队顶住，给我狠狠地打，掩护大家撤退。战士跑走了：是。狄虎和邵艳丽跑过来：陈大队长。远处军火库响声震天，火海一片。战士们高兴地站起来欢呼着。陈大队长：快撤，鬼子也上就来了。狄虎高喊一声：撤。战士们分头向后撤退。

4. 军火库外公路旁田野夜外一中队长带着战士们爬在公路旁的田野里。日本兵从公路上向这边跑过来。一中队长高喊一声：打。战士们向日本兵开枪。日本兵立刻都爬在公路上。小队长高喊着。日本兵向一中队冲过来。一中队长：给我狠狠地打，掩护陈大队长他们撤退。战士们冲到公路上与日本兵对射。

5. 红沟村外南风沟夜外三田带着日本兵和伪军向红沟村进发。三田看看左右山峰，摆摆手。队伍停下。赵汾水跑过来：太君。三田：这里离红沟村还有多远？赵汾水：不远了，就是七八里路。三田：你不是说他们都逃到南风沟了吗？那怎么还不见八路的影子？赵汾水奇怪地：是呀，他们说的就是要来南风沟呀，会不会他们都藏到了山上？三田下马看看路上的印迹：不，不，八路根本就没有进来，这里就没有八路走过的脚印。赵汾水：那八路去哪了？三田：八路狡猾狡猾的，你从红沟村逃跑出来，他们认为我们就可能再进攻红沟村了，所以……八路根本没有进南风沟，还在红沟村。赵汾水：那正好，我们现在正好打他们，他们睡得正香呢。三田：不，八路不会睡大觉，他们不会没有防备。除了你的，我们对红沟村地形不熟，天黑进村，我们吃亏的太大的。我们的原地休息，天亮的进攻。赵汾水：太君的高。

6. 南风沟夜外国民的部队向红沟方向走去。祁建刚走在队伍的中间。一名士兵从前面跑过来：报告营长，鬼子在离红沟村五里地的地方停止前进，原地休息了。祁建刚：原地休息？按常规，应该黑夜进攻才对，他们为啥要等天亮？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连长甲：营长，鬼子肯定有诈。祁建刚：难道他们不是去红沟村打游击大队？连长甲：那他们来干什么？祁建刚：不对，他肯定是去红沟村。而且不仅仅只有这一路人马，很可能还有另外一路人马，他们想包围红沟村。连长甲：那怎么办？祁建刚：我们做好战斗准备，他们不打，我们先动手，给红沟村的游击队打个信号，让他们有所防备，使他们尽早突出包围。连长甲：那样容易把鬼子的火力集中在我们这边。祁建刚生气地：就知道考虑自己，游击大队一旦被鬼子包围，就会全军覆没。再说，我们人多，地形熟，各方面都比鬼子占优势。啥也不用说了，准备战斗。连长甲：是。

7. 山间小路夜外游击大队战士顺着小路跑步向山上走去。狄虎指挥着战士们：快，快。陈大队长在前面等着狄虎：狄虎，怎么样？同志们都上来了吗？狄虎：除了一中队，都跟上来了？陈大队长：好。我看，三田已经在红沟村外等不及了，就让他们先进红沟村，自己先唱一会儿戏吧，等我们上去，我们和他们一起演一场好戏。狄虎：陈大队长

，你这一招棋走得真妙。陈大队长：不是我的棋走得妙，是日本鬼子太愚蠢了。不过，我记着老人们的一句话，邪永远不压正。好，让同志们快点。狄虎：快，快跟上。战士们加快步伐。8.红沟村外南风沟晨外日本兵陆续集合。一鬼子用日语高喊着：快，快，集合。三田站着看日本兵集合。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枪声。三田：哪里打枪？赵汾水：好象在我们后面？三田：是不是我们中了八路的埋伏？赵汾水：不象，八路没有这么多人。一日本兵跑过来：大佐，国民党的部队向我们追过来了？三田：什么？国民党的部队？日本兵：是。三田：向红沟村进攻。赵汾水：太君，如果国民党的部队和红沟村的八路两边打我们，怎么办呀？三田：不，国民党是怕我们占他们的地盘，并不是怕我们攻打八路，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是为了打八路，他们是不会再管的。赵汾水：这？三田：我的了解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与松本快快的，一起战斗，那样的就有力量的。传达我命令，加快速度向红沟村进攻。日本兵：哈依。9.红沟村外山坡晨外松本部队向山下走去。远处不断传来枪声。松本站住：哟西，三田大佐已经开始进攻红沟村了，快快地进村。日本兵跑步下山。10.祁家庄村公路晨外李叔赶着马车向汾城驶去。杜春梅坐在马车上。前面汾水河边传来阵阵枪声。李叔：少奶奶，前面好象是打仗，你看？杜春梅听听：打仗也去。李叔：少奶奶，这太危险了。杜春梅：不用说了，快走吧。李叔哟嗬一声，马车跑得更快了。马车刚过去，一中队长带着战士们从公路上跑过，鬼子在后面追赶着。11.红沟村鬼子进村的一组镜头日日本兵在松本的指挥下冲进红沟村。日本兵走到水井上，小心翼翼地看看水井中，扔下一颗手榴弹。日本兵走到一堆柴草前，用刺刀捅捅，然后，点着柴草堆。日本兵走到一棵大树下，对着树上茂密的树枝一阵狂射。日本兵踢开门走进村民家，一阵扫射。日本兵将水缸打破，水流一地。12.汾城穆记药店外日内穆其中正在开门。杜春梅坐着马车过来，下了车：穆大夫。穆其中扭身看看：你是？杜春梅：你忘了？我是祁家庄的。穆其中：祁家庄的？杜春梅：是，我以前让你看过病。穆其中恍然大悟：哦，想起来了，是祁家少奶奶吧。杜春梅：是我，穆大夫。穆其中：这么早来汾城一定是有啥急事吧。杜春梅：是有点急事求你。穆其中让杜春梅进家：走，走，家里坐，有话家里说。13.汾城穆记药店日内穆其中进来拉过一把椅子：坐吧。杜春梅坐下：穆大夫，我今天来是有一件急事想求你。穆其中：不要说求不求的，我们做医生的就是为人看病，能治好人的病是我的责任，有啥事你就说吧。杜春梅：我妈，就是我婆婆，成天精神恍惚，疯疯颠颠的。穆其中：祁家少奶奶，这我可就难办了，我只为人治身体上的病，这精神上的，我无能为力。杜春梅：穆大夫，这个我知道，可是.....我就直说了吧，我妈已经知道你家小姐就是她原来的女儿，只从二女儿死了后，成天就想着你家小姐。穆其中惊讶地：祁家少奶奶，你可别胡说，我家冬花是我亲生的女儿，不是啥祁家的小姐。杜春梅：穆大夫，这个你也不必隐瞒了，我已经发现她身上的痣了，她的的确确是祁家的女儿。穆其中：祁家少奶奶，如果你是看病，我马上给你看，如果你是说我家冬花是祁家的女儿，你马上给我走，因为我家冬花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杜春梅：穆大夫，我就求求你了，我这也是没办法，你就帮这个忙吧。穆其中：这可不是帮忙的事。我家的女儿，谁也不要想把她领走，你给我走，马上离开这里。杜春梅：那你可以让小姐跟我去一趟祁家庄，让我妈和我爸看看吗？是不是自然就会清楚。穆其中：我不会让她去的，反正她不是祁家的女儿，祁家也不配有这样的好女儿。穆冬花走进来：爸，哟，这不是祁家少奶奶嘛。杜春梅：穆小姐，你好。穆冬花：这么早，你咋就来了？杜春梅：我来.....穆其中插话：冬花，爸昨天晚上难受了一夜，你快去给爸做点饭。穆冬花：我和少奶奶就几句话，马上就去给你做。穆其中生气地：冬花。杜春梅：穆大夫，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去。穆其中：不用了，就让冬花去吧。你是我家的顾客，怎么好意思让你做呢？啥也别说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吧。穆冬花：爸，你今天这是咋了？句句话都能把人噎死。穆其中眼睛湿润着：我，我.....杜春梅：穆小姐，让穆大夫先歇会儿吧，我去帮你做饭去。穆其中：冬花，不用做饭了，你坐下，爸和你说几句话。14.祁家大院小巷日外董改花抱着枕头从院里跑出来。祁天兴在后面追着：老婆子，你去什么地方？董改花：我要找我家建红，我家建刚要死了。祁天兴追上董改花：建刚妈，咱家女儿好好的，你放心吧

，她一会儿就回来了。董改花傻笑笑：你骗我，你又骗我，你已经骗了我十八年，现在还骗我。祁天兴死死拉拉董改花：真的，建刚妈，我这次没有骗你，春梅去叫建红去了。董改花：他们都说，老天爷嫌我做了坏事，他要让建刚偿还的，建红也不来看我。祁天兴：别信他们的话，他们都是瞎说，咱回家吧，做下好饭，等着建红来。董改花向大门外跑去：我不回，我不回，我要去接建红。祁天兴叹口气追过去。

15.汾城穆记药店日外穆冬花坐在柜台前哭泣着。穆其中低着头：祁家少奶奶，既然冬花现在也承认她是祁家的女儿，我也不再多说啥了，不过，你提出来让她回去看看，我看还是免了吧，都已经过去十八年了，见不见也没啥意思了，人常说嘛，生的不如养的亲。杜春梅：穆大夫，你说的话也不完全对，我也听人们常说，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管咋说，还是有一种情份的。穆其中抬起头：说是这么说，可是，这十八年里，祁家过问过她的事吗？想过她吗？杜春梅：穆大夫，这都是当时的情况造成的，他们都认为小姐不在人世了，你让他们如何过问呀，但心里从来没有忘记过她，这，我是知道的。穆其中：不用说了，我是不同意她去祁家庄的。杜春梅：穆大夫，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也要理解我们。你一生为人善良，救过无数人的命，功德无量，特别受汾城人的尊敬，可我妈为了见见她失踪十八年的女儿，已经疯疯颠颠了，如果小姐能回去看一眼，这不是也算救了她一命吗？祁家会世世代代不忘你的恩情的。穆其中：不用再说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吧，以后咱们还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各自过各自的日子。杜春梅突然跪在地上：穆大夫，算我杜春梅求你了，你就让她回祁家庄一趟吧。穆其中不知所措地：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穆冬花：爸，你就别难为少奶奶，不，嫂子。杜春梅：冬花，你叫我什么？穆冬花扑进杜春梅的怀里：嫂子。其实我爸早就要我去看看妈的，昨天在路上被万保拦回来了。杜春梅：穆大夫，你真是个好人的呀，我给你留下一句话，冬花现在是你的女儿，将来还是你的女儿，我们都是你的亲人。穆冬花：爸，嫂子说得对，我永远是你的女儿。穆其中低下头摆摆手：啥也别说了，孩子，我相信你，你们快走吧，早了却你妈的心思。穆冬花跪在地上：爸。

16.红沟村外日外三田望着村中日本兵烧杀抢掠。松本带着日本兵从村中小巷跑出来：大佐，村里根本没有什么八路，连一个老百姓都没有。三田望着赵汾水：你的，老实说，八路都去哪里了？赵汾水：太君，他们真的说要去南风沟的。三田：南风沟里连个八路的影子都没有，你的撒谎。赵汾水：我说得都是实话，我怎么敢对太君说假话呢？戴万保：原来你投诚皇军是假。赵汾水争辩着：我是真心的。殷保红站在一旁笑笑：万保，你们现在到底谁说的是对的，谁是说假话呀？戴万保：他在撒谎。三田：别吵了，你们统统死了死了的。一名日本兵跑来：大佐，国民党的部队火力很猛，我们都顶不住了。三田：是不是八路假冒的。赵汾水：不是，是真正的国民党部队，那个营长我认识，是祁家庄祁财主家的公子。三田：他们的目的不明白。一位日本兵跑过来：报告，汾城来电，军火库被八路炸了。三田：什么，军火库的被炸？混蛋，统统死了死了的。我们上了八路的当了。松本：大佐，我们还是撤吧。三田想想：撤。

17.红沟村外小河边日外国民党士兵趟过小河向村中追去。一名连长对站在小河旁的祁建刚：营长，鬼子已经完全占领红沟村了。祁建刚看着红沟村：完了，完了，游击队全完了，我们还是没帮了他们。连长：营长，你也别太自责了，本来就没有咱们的事嘛。祁建刚火冒三丈：放屁，你是中国人吗？日本鬼子打中国人，我们就站在旁边看笑话？那叫中国人吗？没有咱们的事，那应该是谁的事？连长：我，我。祁建刚：传达我的命令，给我狠狠地打。不把鬼子赶出红沟村就别来见我。连长向村里跑去：是。

18.山间小路日外陈大队长带着战士们向山上跑去。陈大队长站住：熊队长，怎么红沟方向枪声那么激烈？熊长有：可能是鬼子的枪声吧。陈大队长：不对，鬼子自己的枪声没有这么激烈，应该还有其它部队。熊长有：不可能，咱们都在这里，这山里哪还有部队呀？狄虎从前面跑过来：陈大队长，日本鬼子已经撤出了红沟村，向这里跑过来了。陈大队长：鬼子没有找到咱们是不会轻易跑的。狄虎：我看祁建刚领的部队在后面追赶着。陈大队长：什么？祁建刚的部队？你没看错吧？狄虎：千真万确，是祁建刚指挥着部队追鬼子。陈大队长：鬼子想跑？我看没那么容易，有我们友军互相配合，我们对胜利就更充满信心了。这场戏是演大

了，走，按原计划，拦住鬼子，狠狠地打。19.山坡上日外游击大队的战士们分别寻找有利地形进入战斗准备。山坡下的鬼子顺着山沟逃跑着。祁建刚带着部队在日本兵后面边追边打。陈大队长看到日本鬼子进入射击范围，高声喊到：打。战士们瞄准日本鬼子射击。山沟里日本兵乱着一团。20.山沟里日外日本兵都爬在地上，向山上射击。三田、松本、殷保红、戴万保、赵汾水躲在一颗大石头后面。三田：山上的是什么人？赵汾水探出头看看：是八路军游击大队。三田：你的，死了，死了的，你谎报军情。八路的游击大队是从哪儿出来的？赵汾水：我也不知道。松本：大佐，我们已经被包围了。三田恼羞成怒的：你们统统死了死了的。你们的一定要顶住。松本：是。赵汾水不知所措地看看松本。松本走到石头前面，挥起战刀，指挥日本兵向山上和后面射击。21.山沟里日外祁建刚领着士兵与日本鬼子对射。连长：营长，游击队在山上向鬼子开火了，日本鬼子已经被我们包围了。祁建刚：好，这才叫个痛快呢。传我的命令，向鬼子发起进攻。连长：是。兄弟们，向鬼子冲呀。士兵们跑出掩体向鬼子冲去。22.山坡上日外战士们射击着。狄虎：陈大队长，祁建刚的部队向鬼子冲锋了。陈大队长：我们也冲下去。狄虎：好。同志们，冲呀。游击队战士喊声一片，向山下冲去。23.山沟里日外日本兵听到冲杀声，都向后退着。三田看看山上，望望山沟里，发现已经被包围，骑上马逃跑着。松本看看远去的三田也向山下跑去。赵汾水、戴万保紧紧跟在后面。日本兵四处逃窜。祁建刚和游击队向山沟里冲下来。日本兵躲在石头后面继续开枪，被战士们一枪打死。几个日本兵爬下不动，被战士们缴了枪。祁建刚看着笑了。狄虎和熊长有、邵艳丽跑下来。熊长有：少爷。祁建刚：在这儿就不用叫少爷了，还是叫我祁营长或者干脆叫建刚吧。陈大队长走过来紧紧握住祁建刚的手：祁营长，感谢你们了。祁建刚：这话就见外了，咱们是一家人，谁感谢谁呀？我还得感谢你们呢，救了我爸和我妈。陈大队长：那也是我们应该的，保护老百姓就是我们的职责嘛。祁建刚：比起你们，我就惭愧了，我行动得太晚了。陈大队长：可不能这么说，抗日哪能分先后，只要是抗日，就没有错。祁建刚：我刚刚听说，你们把鬼子的军火库炸了。陈大队长：炸了，它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这些军火如果运到黄河边，那西安和延安就危险了。祁建刚：你们真是了不起呀。一名战士跑过来：报告，三田、松本带着一些鬼子跑了，对了，还有那个汉奸翻译和戴万保、赵汾水也跟着跑下山了。狄虎提起枪：走，追。24.山间公路三田、松本、殷保红和赵汾水带着一部分日本兵向山下跑去。一中队长带着几名战士从对面过来。松本吃惊地：八路，前面的八路。日本兵迅速钻进路旁的树林中。赵汾水看看前面的战士们：太君，这是八路的一个小队，只有十几个人。三田：你的肯定，他们的确只有七八个人吗？赵汾水：没问题。三田：怎么到处都有八路？松本：我们打吧。三田摆摆手：不，我们不能恋战，如果八路的大部队和国民党的部队赶上来，我们就全完了。松本：那？三田指着松本和戴万保、赵汾水：你，还有你，掩护的干活，你们把八路的引开。松本迟疑一下：哈依。松本和赵汾水领着两三名日本兵站出来，向一中队战士迎上去。三田向部队摆摆手从侧面小路逃走。赵汾水站在一棵树后喊到：一中队的兄弟们，我是赵汾水，三中队的中队长，你们赶快向皇军投降吧，我保证皇军不会亏待你们，你们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要女人也有。战士们迅速埋伏好。一中队长站出来对着大树就是一枪：赵汾水，你听着，别说吃的喝的女人，就是把七仙女嫁给了我们，我们也不会像你一样，和日本鬼子穿一条裤子。赵汾水生气地向一中队长打一枪：妈的，不识好歹的东西。一中队长：同志们，这是逃跑的鬼子，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拖住，不能让他们跑了。战士甲：中队长，你放心吧，我们连军火库的那群鬼子都打爬下了，他们更不在呼了，是小菜一碟。一中队长：瞄准了，给我狠狠地打。25.汾水河边公路日外杜春梅和穆冬花坐在马车上向祁家庄驶去。穆冬花流着泪，哭泣着。杜春梅：穆小姐，快别哭了，去见十八年没有见的妈，是件高兴的事。穆冬花：嫂子，这十八年了，我心里苦呀，我一看见别人被妈妈领着逛商铺、串亲戚，我就想起自己的妈妈，偷偷地流着泪，我感到命苦呀，自己为啥小小没有了妈妈，谁知道，自己的妈妈就离我不远。杜春梅：这十八年，爸妈每时每刻也都在想着你，自我过门来到祁家，每天都能听到她唠叨你，思念着你。特别是她知道她的建红还活着的

时候，更是饭不吃，觉不睡。穆冬花：嫂子，我也想看看爸妈。杜春梅：真是老天有眼呀，多亏了那天你到了祁家。穆冬花：嫂子，十几年成天想着自己有妈妈，想象见了妈那种高兴劲就别提了，可是，现在就要见到自己的亲妈妈了，但心里慌得厉害，现在心跳得咚咚响，我不知道见了她该咋叫，也不知道该说点啥。杜春梅拍拍穆冬花的背：别紧张，现在你静一静。马车向祁家庄驶去。在公路的杈路口，三田带着日本兵向汾城跑去。殷保红看看刚刚驶过的马车，望着马车上的穆冬花略一沉思，便跟着三田向汾城跑去。26. 山间公路日外日本兵和游击队互相射击。赵汾水对松本：松本太君，我们不能再打了，如果山上八路的大部队来了，我们就没命了。松本想想：我们的如何下山？赵汾水指着旁边一条小路：从这里下山，我们到祁家庄就能绕回汾城。松本：哟西，快地撤退。赵汾水和日本兵向一中队猛射一通，便顺着旁边的小路逃走。祁建刚、狄虎、熊长有、邵艳丽等从山上追下来。一中队战士甲：中队长，那边是熊副大队长他们。一中队长看看：停止射击，熊副大队长，狄虎，我们在这里。狄虎他们跑过去：三田呢？一中队长：就没有见三田，我们刚刚和松本，还有赵汾水他们打了一阵，他们怎么一下就不见了？狄虎看看山上树林：他们肯定从小路跑了。战士乙：看，山上有人影，肯定是松本他们。狄虎：从那边下山就是祁家庄。祁建刚：祁家庄？狄虎：快，我们从山上小路和山沟里的大路分两路追，决不能让他们再去祁家庄糟蹋祁家，还有全村的老百姓。一中队长：好。熊长有、狄虎带着几个战士向山上小路追去。祁建刚、邵艳丽等顺山沟向山下跑去。27. 山间小路日外松本和赵汾水等逃跑着。一日本兵从后面追上来：报告，八路的向这里追过来了。松本：八格。快地走，快地走。松本带人向山下急跑。熊长有、狄虎带人追上来。狄虎：松本，快快投降吧，你们跑不了了。一颗子弹打过来，打在狄虎身旁的树上。狄虎：打。游击队员向松本等开枪。松本躲在树后向狄虎他们开枪。熊长有站在一块石头上：老二，你快放下枪，你不能跟日本鬼子再跑了，你要知道你是中国人，是汾城人，跟日本鬼子走，汾城人是不饶了你的，这笔帐迟早要算的。赵汾水躲在树后：跟你们走？跟着你们受那猪狗不如的罪，还得受你们那份气？想也别想。熊长有：老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你现在过来还来得及，我们看在兄弟的份上，会给你求情的，陈大队长、王指导是会原谅你的。赵汾水从树后移出半个身子：大哥，别再骗我了，我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从今后，我们各走各的路。熊长有：你这混帐东西，你会后悔的。戴万保：汾水，千万不能听他们的，这一回去肯定是死。熊长有：你别忘了咱们在一起的日子，我们总是兄弟嘛。戴万保拿起枪瞄准熊长有就是一枪，自言自语地：看你再罗嗦，谁和你是兄弟，我先让你后悔吧。熊长有倒在地上。狄虎跑过去抱住熊长有高高喊着：熊副大队长，长有，长有。赵汾水转身对戴万保：你……你连我大哥也打？戴万保：现在还什么大哥不大哥的。赵汾水：你的心都让狗吃了。戴万保：快跑吧，八路是不会饶恕你的。赵汾水向熊长有走过去：我要去看看我大哥。戴万保向赵汾水开一枪，急速和松本钻进树林中跑下山去。狄虎抱着熊长有，看着倒下的赵汾水：三中队长。赵汾水挣扎着倒下：我……对……不……起……大……。狄虎：汾水。熊长有慢慢睁开眼，捂住胸口：狄虎，汾水罪有应得。狄虎：他已经后悔了。熊长有：可惜已经晚了。狄虎，我看来也不行了，有一件事，我死不瞑目，是少奶奶告诉我打日本鬼子，可惜我不能把鬼子赶出汾城了，你告诉少奶奶，我对不起她。你也告诉艳丽，让她替我多打日本鬼子，早点把鬼子赶出汾城。狄虎：你放心吧，没事的。熊长有：你快别管我了，去追松本吧，不能让他再去祁家庄糟蹋祁家了。狄虎看看身后的一名战士：你把熊副大队长背回去。战士：是。狄虎挥动着枪：走。战士们跟着狄虎向山下追去。28. 祁家庄村外山脚下日外松本和戴万保神色慌张地从山上跑下来，左右看看。戴万保指指祁家庄方向：这边。松本跟着戴万保向祁家庄跑去。祁建刚、邵艳丽带着战士从大路跑过来。邵艳丽：少爷，现在听不到山上的枪声了，狄虎他们也没有下来，我们是不是上山接应他们？祁建刚：好。一士兵：祁营长，他们来了。狄虎他们从山上跑下来：祁营长，松本和戴万保跑下山来了，你们没见？邵艳丽：他们跑下来了？可能进了祁家庄，长有呢？狄虎低头不语。邵艳丽：狄虎，咋啦，你说话呀？一战士：熊副大队长让戴万保打伤了。狄虎不满地

看看那名战士：艳丽，熊副大队长没事，我让他们背回去了。邵艳丽呆呆地流下眼泪。狄虎：走，我们快去追松本。邵艳丽：走。29. 祁家庄村外日外马车即将驶进祁家庄。穆冬花望着村中的大树：停下，停下。马车停下。杜春梅：冬花，你咋啦？有事吗？穆冬花：嫂子，我不想去了，我心里乱得很。杜春梅：我们不是说得好好的嘛，这已经快进村了。你不想救妈了，她可是想你都想疯了。穆冬花：嫂子，我怕见了她，我的心里承受不了，她也承受不了，不但没有治好她的病，反而更重了。杜春梅抱住穆冬花：不会的，因为她是太想你了，只要你们一见面，她就会好的。穆冬花流着泪。杜春梅：听话，我们就快到了，总不能白跑一趟回去吧，还是见一见吧。穆冬花：嫂子，我听你的。杜春梅告诉李叔：走吧。马车又向祁家庄驶去。30. 祁家大院门前日外董改花坐在门前的大石头上，怀中抱着枕头。祁天兴从大门内走出来：快回吧，一会儿不看见就往外跑。董改花：我要找建红，我要找建红。祁天兴：咱回家，建红一会儿就回来了。董改花：我不，我就在这里等着。祁天兴：咱回家不是一样等吗？董改花：就不，就不，她不来我就不回去，我就是要早一点看见建红。祁天兴：唉。这是造的啥孽呀。你别动呀，我给你倒杯水去。董改花：给建刚和建红都倒一碗，多放点糖。祁天兴走进院去：行，多放点糖。31. 祁家庄村中日外松本和戴万保手中拿着枪，神色慌张地顺着村中小巷走着。一位小媳妇从家门走出来，望着他们。戴万保用枪对着小媳妇：看啥看。小媳妇忙转身准备回去。松本对着小媳妇就是一枪。小媳妇应枪声倒地。戴万保吹吹枪口：今天老子算是够本了。松本看看身后，向小巷的一头跑去。戴万保也跟着跑去。32. 祁家大院门口日外董改花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戴万保和松本从大门前走过。董改花看见戴万保，走上前去，拦住他：你是坏蛋，你是坏蛋，你打死了我家建风，你赔建风。戴万保想挣脱董改花：去吧，该死的老太婆。董改花又拉住戴万保：赔我女儿，赔我建风，赔我建红。戴万保猛踢董改花一脚。董改花倒在地上。戴万保拉着松本准备逃跑。杜春梅和穆冬花坐的马车驶过来。杜春梅：戴万保。穆冬花：万保，你给我回来。戴万保笑笑：少奶奶、表姐，没事，没事，我执行任务。董改花从地上爬起来，向穆冬花扑过去：建红，建红。穆冬花也向董改花扑过去：妈。狄虎、祁建刚、邵艳丽过来。邵艳丽：松本，你们跑不了啦。戴万保忙躲在董改花的身后，紧紧拉住董改花，右手用枪顶着董改花：都别动，谁要是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打死她。松本躲在戴万保的身后。董改花挣脱着：建红，建刚。戴万保：别动，死老婆子，不然，我一枪就打死你。祁天兴端着一碗水从院里走出来，看着被抓的董改花，手一颤抖，将碗掉在地上。祁建刚拿起枪：你放了我妈。戴万保：放了你妈？没那么容易，你们都走开，等我和你妈走出村子，我会放了她的。穆冬花：万保，你不能执迷不悟了，快放下枪吧。杜春梅：戴万保，你是不是个男人，你有本事去打日本鬼子，抓一个老太太有啥意思？戴万保：打日本鬼子？我没那么傻，就靠你们这些人就能打过日本鬼子，你男人带着几百号人，不是也躲在山里不出来吗？为啥？还不是怕日本鬼子。祁建刚低着头。邵艳丽站在旁边咬着牙。杜春梅向前走走：万保，你放了我妈，我跟你去，我送你出村子。戴万保：你别往前走，你再往前走，我就开枪了。杜春梅继续往前走：你开枪吧，你有本事打死我，看这些人能饶了你，看看汾城的老百姓能饶了你。戴万保拿起枪对着杜春梅。穆冬花想上前拉杜春梅。祁建刚：春梅，你不能过去。戴万保对着祁建刚就是一枪。祁建刚歪歪身子扑在狄虎的怀里。杜春梅向祁建刚走过去。祁建刚：春梅。我来晚了。狄虎把祁建刚交给杜春梅，向戴万保走过去。戴万保：狄虎，我杀一个也是杀，杀两个也是杀，你再敢往前走一步，你也好，老太太也好，就没命了。祁天兴站在门旁：狄虎，别管他妈，快打死那小子，为建刚报仇。赵汾水转身看祁天兴：你这个老东西。邵艳丽瞄准戴万保开枪。戴万保转身看看穆冬花：表姐……穆冬花恶恨恨地：你这个狗汉奸。戴万保倒在地上。董改花向祁建刚跑去：建刚，建刚。松本一把抓住董改花。董改花用手抓松本的脸：你放开我。松本躲闪着。狄虎向松本开枪。松本倒下。人们都涌向祁建刚。董改花抱起祁建刚：建刚，你看看妈，你叫声妈。祁建刚慢慢睁开眼看看董改花：妈。董改花高兴地流下眼泪：唉，我的好儿子。祁建刚看看祁天兴：爸。我来晚了，儿不孝，对不起你们。祁天兴笑笑：不晚，不晚。祁建刚看看

其它围着她的人们：春梅，我以前没有孝敬过咱爸咱妈，以后就靠你了。杜春梅蹲下抱住祁建刚，给他擦擦眼角的泪：你放心吧，我们会孝敬爸妈的。穆冬花拉住祁建刚的手：哥。祁建刚：哥？杜春梅：这就是十八年前咱爹妈丢了的女儿建红。祁建刚：建红？爹妈这十几年好想你呀。穆冬花：我也想爹妈。祁建刚握住穆冬花的手：建红，都怨哥哥，哥哥是个军人，可是没有保护了汾城的老百姓，没有保护好咱祁家，没有保护好建风。穆冬花：我们都理解你。祁建刚：狄中队长，我对不起你们了，你们对祁家有恩德，可惜我没法报答了，你记住，日本鬼子是我们的仇人，你替我把日本鬼子赶出汾城吧。狄虎：我一定记住你的话，为你们报仇，把日本鬼子赶出汾城。祁建刚头一歪倒下。董改花：建刚，建刚。人们都掉下眼泪。33．祁家大院董改花房日内杜春梅紧紧地抱着董改花坐在炕沿上。董改花流着泪念叨着：建刚，建刚，你咋又走了，快回来吧。杜春梅：妈，建刚去好远好远的地方去了，以后还会回来的。董改花：他不回来了，他不想见我。狄虎走过来：太太，不，妈，我就是建刚呀。董改花摸摸狄虎的头：你真是建刚嘛？狄虎：妈，我就是建刚。董改花抱住狄虎的头：建刚，你再别走了，你不能离开妈。狄虎：我不离开你，我永远不离开你。董改花：好好。34．祁家大院正房日内祁天兴低着头。狄虎：老爷，都怨我们。祁天兴：不怨你们，要怨就怨建刚他自己，怨那狗日的日本鬼子。狄虎：这笔帐我们记着，迟早要还的。祁天兴：就全靠你们了。张德利跑进来：老爷，不好了，我去了一下茅子，太太跑得特别快，向汾水河跑去了，老李追去了。祁天兴：什么？杜春梅：快，我们都去找。人们都向外跑去。35．汾水河边日外人们都从祁家庄跑来。李叔蹲在地上哭泣着。杜春梅：李叔，太太呢？李叔指指草丛中：她已经……穆冬花看看草丛跑过去：妈。杜春梅也跑过去：妈。狄虎：李叔，你……李叔：我一看见太太向汾水河边跑，我就追过来，可是，等我把她救上来，已经……邵艳丽生气地：你一个男人，咋就跑不过太太呢？李叔不高兴地：都怨我，都怨我，我到了河边没有看见太太，顺着河走了一圈才看见太太在水里。穆冬花走过来：别吵了，谁也不怨，这都怨那该死的日本鬼子。杜春梅：对，我们要一心一意，就是死一百次，也要打败日本鬼子，把日本鬼子赶出汾城去。狄虎：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汾城去。邵艳丽把枪举得高高的：我让日本尝尝老娘的厉害，知道咱汾城人的厉害。36．祁家大院正房夜内祁天兴痛苦地坐在正中间的太师椅上，不时地叹着气。穆冬花爬在祁天兴的腿上：爸。祁天兴没有反映。杜春梅端过水来：爸，喝口水吧。祁天兴：都走了。穆冬花：爸，还有我们呢。祁天兴：哎，女儿哪能顶了门户，咱家的仇咋报呀。杜春梅：爸，咱家的仇一定能报，山上不是还有狄虎、熊长有、邵艳丽他们吗？穆冬花：还有陈大队长、还有建刚哥的那些士兵们，他们都会给咱报仇的。杜春梅：爸，你就让建红回城里去吧。祁天兴：咋刚回来又要回去？杜春梅：建红家里还有好多事呢。祁天兴：就不能多陪陪爸爸？穆冬花：等日本鬼子走了，我每天陪着爸爸。祁天兴叹口气：去吧，去吧，你们都长大了，自己走自己的路吧。杜春梅：还是爸明事理。37．祁家大院董改花房日内祁天兴躺着。杜春梅进来：爸，把你的衣服都拿出来，我给你洗洗，该补补的补补。祁天兴从炕角拿过一些衣服递给杜春梅。杜春梅：爸，我就在后院里，有事让他们叫我就行了。38．祁家大院后院日外小院里凉满了洗过的衣服。杜春梅坐在地上洗衣服。祁天兴从外面走进来，看看洗过的衣服：你咋洗了这么多衣服？杜春梅：爸，都该洗了，洗了都放起来。祁天兴：春梅，歇歇吧，别累坏了身子。杜春梅愣怔一下：我不累。祁天兴向小院外走去。39．祁家大院杜春梅房夜内杜春梅把衣服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炕头上。杜春梅坐下又站起来，走到祁建刚的像前，久久地看看。杜春梅拿起祁建刚的像片：建刚，你安心地去吧，你的仇，一定会报的。杜春梅流下眼泪。40．祁家大院正房日内祁天兴闭着眼坐着。杜春梅进来：爸，你找我？祁天兴：你坐吧。杜春梅坐下。祁天兴：春梅，爸想问你，你最近是不是有心思？杜春梅愣怔一下：没有。祁天兴：别瞒爸了，我早就看出来。你是不是想走？离开祁家？杜春梅惊慌地：不。祁天兴：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是早看出来。爸有几句话想告诉你，你想走就走吧，爸不拦你，你是个有志气的女娃。杜春梅：爸，我承认，我是想走。祁天兴：我没有看错，看你把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的，肯定是有想法

的。杜春梅：我想上山和他们打日本鬼子去。祁天兴：我早猜出来了。杜春梅：我是怕我走了，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祁天兴：你不用管我，你干的那才是正事。杜春梅：你能理解我，真谢谢你了。祁天兴：谢啥谢。我还有件事想求你。杜春梅：爸，看你说的，有啥求的，有事你就说吧。祁天兴：我听你妈说过，你以前就和狄虎好过？杜春梅：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祁天兴：你当初嫁给建刚就是一个错误，结婚的时候建刚不在，照咱的乡俗说也是不吉利的，你看现在……。杜春梅：爸，现在，我还是祁家的儿媳，你还是我的爸。祁天兴：你是个好媳妇，爸认了，爸劝你去红沟，和狄虎再好了吧，你们一起打鬼子，打汉奸。杜春梅：不，我决不做对不起建刚的事，对不起祁家的事。祁天兴：你听爸的话，那样建刚在地下才能放心呀。杜春梅：爸。祁天兴：狄虎是个好人，跟着他吃不了亏，他肯定会好好待你的。你们在一起，为建风和建刚报仇，为咱祁家报仇。杜春梅跪在地上哭泣着：爸。41. 祁家庄村外山坡日外杜春梅挎着一个包袱向山上爬着。杜春梅回头望望祁家庄。杜春梅看见祁天兴站在祁家庄村口。42. 祁家庄村口日外祁天兴拄着拐杖看着山坡上，当他发现杜春梅回头看时，向杜春梅摆摆手，示意她向山上走。43. 祁家庄村外山坡日外杜春梅望着山坡上的祁天兴。杜春梅向祁天兴摆摆手。杜春梅毅然转身向山上走去，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44. 山顶上日外狄虎、邵艳丽、熊长有向山下望着。熊长有裹着纱布。杜春梅向山上爬着。狄虎高声喊着：春梅。邵艳丽也高喊着：少奶奶。杜春梅走上山坡。邵艳丽上前紧紧抱住杜春梅。狄虎和熊长有看着她们俩。杜春梅望着他们：我跟你们一起去打日本鬼子。狄虎：我们一定要赶走日本鬼子，夺回汾城。邵艳丽伸出手：来，拉钩，我们谁也不当汉奸。熊长有握住邵艳丽的手。狄虎和杜春梅把手放在两只手上。45. 一组画面杜春梅和邵艳丽为伤员包扎。狄虎和熊长有向阵地上的敌人冲锋。日本人举起白旗，向八路军投降。汾城人民兴高采烈庆祝解放。杜春梅、狄虎等穿着解放军服装排队走在大街上，向庆祝的人们挥手致意。画外音：我奶奶和我爷爷打跑了日本鬼子，又打跑了国民党，迎来了全国的解放，他们把我老爷爷祁天兴接到省城，养老送终。68年，我爷爷含恨而去，2005年，我奶奶离开了我们，终年88岁。„一边想逃，一边拿命换钱的人该有多傻啊，在这个全民焦虑的时代，大家都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生活，忙着奔跑。01, 36岁奥运拳击冠军邹市明因左眼突发性失明被送往医院治疗。这个消息震惊了娱乐圈和体育界，由于事发突然很多人没有想到事情居然会这么严重。„经过医生的检查，邹市明左眼视力0.1，而且视神经断裂，简单地说，除了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字母E，其他的都已经基本看不清楚了。这对于一个职业运动员来说，几乎可以宣告告别拳击舞台。„24日平安夜，妻子冉莹颖晒出了邹市明躺在病床上的照片，并在朋友圈发文：“希望老公只有平安，没有夜”。第二天圣诞节，冉莹颖更是爆出丈夫的眼伤其实从2014年就都有了，当时医生就已经建议不能再打拳，否则可能会失明。„邹市明已经36岁，对于一个拳击手来说，他已经算是高龄，他双眼多处骨折，看东西会重影。„在综艺节目中，他调笑着告诉妻子拳击手的宿命就是会得帕金森，他平静地认为对运动员来说，眼眶塌陷、眼疾、帕金森以及身体的各种疾病都是他们的宿命。„在之前播出的《妈妈是超人》中，有这样一个场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轩轩贪玩，把蛋糕和水混在一起浪费粮食，冉莹颖大发脾气。她怒斥轩轩：“食物是用钱买的，钱是爸爸一拳一拳打回来的，你这样不配做我的儿子，我也没有办法做你妈。”„钱是爸爸一拳一拳打来的，是爸爸拿血和汗一点一点换来的。„所有人的生活都不易，明星也不例外。„大家都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在生活，谁的生活不都是一边想逃避，而另一边拿命换钱。02, 有个儿时的玩伴，八年前的某一天，喝得微醉的时候，特别激动地告诉我：“我现在是没有钱，他们可以瞧不起我，但是我受不了他们瞧不起我的儿子，我现在的目标是在两年内，给我儿子存够20万。”„我本以为他只是酒后发泄，并不以为意。半年后再见到他的时，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胡子拉碴，灰头土脸，但是眼睛里满是神采，他兴奋地告诉我这半年里他攒了六万。„他攒钱的方法很辛苦，在水泥厂搬运水泥，人家一次搬一袋水泥，他一次搬两袋，人家一天干9个小时，他一天干13个小时。„我很担忧他这种蛮干的方式，劝他悠着点，要注意身体，他哈哈大笑：“没问题，我身体好的很。”„他果真

在两年内攒够了20万，只是，某天在卸完一车货后，累得大口大口地吐血，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从此自己的胃也落下了病根。一个朋友在创业公司，就是那种饮食毫无规律，没有休息时间，心理压力巨大的初创公司。有一段时间，他总是腹部疼痛，上吐下泻，以为是胃肠炎，自己在小诊所挂了两瓶点滴后症状减轻，便没太在意。但是从那以后，就经常腹痛、呕吐，两月体重瘦了二十多斤，我每次见他，都劝他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他总是告诉我，我没有空，我要去见投资方，我要去同客户开项目会，我要做市场报告，我要……，有一天，他在开会的过程中，腹痛难忍，被下属送进了医院。结果在医院被查出，结肠癌，还是晚期。迅速被收入院，清除病灶，给结肠放支架，然后就是漫长的化疗。平时总是没有时间休息的他，终于有了一段可以好好休息的时间。生病前他常跟我讲的一句话是：你说的我都懂，可是你看看周围的人，谁不是一边不想干了，一边还在拿命换钱。而生病后他常跟我讲的一句话是：这拿命换钱，换着换着，命可能就真的没了。

03, 2015年3月24日，深圳36岁的IT男张斌被发现猝死家中。为赶项目，他常常加班到早上五六点，又接着上班。死前一天，他跟妈妈说“我太累了”。2015年9月19日，上海游戏公司慕和网络发布讣告，公司创始人兼CEO吴波先生不幸去世，年仅36岁。公司讣告称吴波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导致猝然离世。2016年5月18日，网易女编辑王雅珊因肝癌离世，年仅28岁，今年3月7日，她在微博写下“生命进入倒计时”的话，让无数人垂泪。加班、熬夜，从疲劳到癌症仅需4步，王雅珊说：“我就是例子。”2016年6月29日19时30分许，34岁的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在下班回家途中，在北京地铁6号线呼家楼站突然晕倒，经路人和急救人员抢救无效不幸去世。据金波的同事向媒体表示，近几年金波长期加班熬夜，工作非常拼。2017年10月27日，14岁俄罗斯女模特VladaDzyuba，在上海时装秀经历了13个小时的工作后，在后台突然晕倒。在昏迷两天后，她死于多器官衰竭和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综合征，消息传出，令人震惊之余更令人惋惜：毕竟才14岁。当我们拿命换钱，我们不禁要问问：这是不是你想要的人生？去年春雨医生的创始人张锐清晨三点因心肌梗塞去世，在接受创业邦杂志采访的时候他曾说：他说：“我确实很焦虑，每天吃不好睡不好，晚上睡前会担心资金链断了怎么办？”“早上又打起精神鼓励自己说，自己的产品解决了那么多人的痛苦，这么有价值，一定会拿到钱，只是缘分不到。”精神上的压力很快反馈给身体，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他两边的鬓角全白了，从医多年的父亲跟他说，这是植物神经紊乱。我们总是在忙着奔跑，这个时代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焦虑，有时候，似乎不谈焦虑都不好意思跟人聊天。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中年人的朋友圈平均每个月会焦虑一次，每次都会催生出更多新的话题焦点。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真的不仅仅是因为穷。

04, Jason在一家上市IT公司负责新项目研发，年薪80万，有期权。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在项目攻坚的时候，通宵达旦的工作更是常态。年过四十后，常感身体负荷太重，脱发、失眠、油腻、精神不好，去年跟我说，准备放缓工作的节奏，只负责公司的技术培训，再熬下去，身体就吃不消了。结果今年见到他，依然还在同一帮90后比加班时间长短，他说：谁让今年生了老二呢，得给老二再弄一套房。小武是一名85后，今天感冒，身体不适，狠狠心决定提前下班，当他午夜12点半走出大厦门口的时候，整个CBD还依然灯火通明着。他吸了吸鼻塞的鼻子，紧了紧自己的外套，扎进门口候着的出租车里。毕业后在北京打拼十年，去年跳槽到现在的公司，做到中层，薪水也翻了一倍。刚按揭买了一套房，终于有了一种找到一席之地的归属感。然后还是充满了焦虑，依然还是要顶着39度的高烧去职场拼杀。他带着浓重的鼻音告诉我：没办法，你不干，自然会有一大把的人抢着去干，下面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虎视眈眈地等着上位，你不拼，很快就会有人把你拍在沙滩上。现在熬夜的人越来越多，不管是否是真的有必要，熬夜就是一颗定心丸，仿佛睡前努力了一把，明天就不会被淘汰掉。于是好多的人，一边刷着熬夜会死人的鸡汤，一边熬着夜；一边劝慰自己：明天的你会感谢今天拼劲全力的自己，一边往自己的保温杯里再扔进几颗枸杞……，谁都知道熬夜不好，可那么多人，依然用生命在加班……，法国作家蒙田说：“只要失去健康，生活就充满痛苦”

和压抑。没有它，快乐、智慧、知识和美德都黯然失色，并化为乌有。”，，真的，生命从来都不会同我们开玩笑。 ， ， ，作者简介：木木，富书签约作者，职场妈妈，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及心理学的终身践行者，理性思考，走心成文。 ，本文作者：陆J，拿命换钱的人该是有多傻啊，某次在出租车上和朋友聊起一个过去的同学。他和我关系关系一般，和朋友关系较好。聊着聊着，朋友告诉我，他死了。我愣了两秒钟。第一次听见同龄人的死讯，心底一阵凉意。谈不上难过，或许在难过抵达之前，情绪更多地被讶异包围着。以前总听老人家抱怨：这人好端端地，怎么走了。那时候听这句话没什么感觉。现在同样的事发生在同龄人身上，感触才深。二十几岁的人，怎么走了？我问朋友，怎么死的。朋友说，创业创死的。这句话逐渐在我心里勾勒出了这位同学的模样，才想起来初中那会儿，他好像就挺爱折腾的。卖盗版碟、兜售考试资料、校园零食批发……这都是他干过的事。想到这里，我难免把他的性格和人生联系在一起，试图总结出某种人生的必然。上天不止眷顾努力的年轻人，还会带走他们。尤其是那些拿命换钱的年轻人。换着换着，可能就死了。我想起某个认识的自媒体作者，一起和他吃饭，他非常抱歉地跟我说了一声：「能不能换个位置，空调对着吹，身体有点吃不消。」换好座位，他才跟我讲，自己颈椎病特别严重，稍微受点凉就不行。要是有冷风对着脖子吹，基本是要他命了。他93年的，有两个公众号，粉丝加起来几十万。虽然赚得不少，但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他除了颈椎病，心脏也不太好，胃也不太好。他才93年。人家用生命在写作，他用颈椎在写作。颈椎越坏，赚得越多。我第一次见他，人很高，但精瘦。小腿细得像晾衣杆，脸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挂着微笑，但神色中总会散发出疲倦的信息。我告诉他歇歇，钱赚不完。他说不行，没安全感，还有信用卡没还，还要存钱买房，他准备把父母接到上海来。我问他怎么样才有安全感。他说，身上至少要有三十万吧。约过了三秒钟，他摇了摇脑袋说：「不对，三百万。」我问他要不要吃个甜品啥的，他说胃不好，喝热水就够。他从包里掏出来一个保温杯，我随口问了句：「泡的啥？」心里猜，大概是枸杞。1秒钟后，他说：「大麦茶。」前一阵中年人用保温杯泡枸杞，被人在网上嘲得不行。我觉得保温杯、秋裤这类东西，都是成长路线上的必然，没什么好嘲的，每个人终将拿起保温杯，每个人也终将老老实实地为自己套起秋裤。区别只是有的人还有消耗健康的资本。保温杯不意味着别的，不意味着保守和平庸，没有更多的象征性。他们只是为了健康地活着罢了。想要活着这件事，本就无可指摘。这几年我疯狂地迷恋健身，没别的原因，对肌肉和曲线也没有额外的喜欢，只是开始惧怕「死亡」这件事。某回在健身房健身，一记者模样的人偷偷摸摸进来，旁边带了个摄像师。她举着个小话筒问我：「先生，请问您健身多久了？」，「3年吧。」，「请问您坚持健身的原因是什么呢？」，「怕死。」，记者说有没有别的原因，这个不让播。我说没别的原因了，你要答案，这就是最真的答案。我依然记得前年有一阵我胃特别不好，吃什么吐什么。有一次我坐上海的2号线，从郊区往市区赶，突然忍不住想吐，临时下了站，找到车站的公厕，在隔间里吐得昏天黑地，到现在都觉得对不起车站的清洁人员。去医院里做了个哈气测试，幽门螺杆菌指数严重超标，一查下来：急性胃炎+浅表性胃糜烂。那段时间刚好在跟一个创业团队，忙得外焦里嫩。基本无法准时吃饭，每天加班到深夜。回家没有地铁，只能坐出租车。经过好一阵的治疗和食疗，才恢复过来。后来就老实了，知道自己的胃经不起折腾。从那以后，每天清晨一杯白开水，吃只吃温热的食物，不吃炸鸡不喝奶茶不舔奶盖，每天要锻炼身体，每天要摄入果蔬。于是总结出个人心得：那些随心所欲的年轻人，被疾病操一操，就老实了。鸡汤跟你说一百遍，什么不要熬夜，不要乱吃东西，都是假的，没用。生过一场病，你就都懂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疾病」是最好的鸡汤，「死亡焦虑」才是最好的鸡血。前几年朋友聚会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聊的都是：八卦、游戏、电影、小说。今年见了几个朋友，聊的都是：地产、社保、理财、就业、房产限购……，甚至有个在保险公司做的哥们儿，当场推销起了重大疾病保险套餐，给我们分别介绍了A餐、B餐、C餐各自有哪些福利。每每有人讨论起这个话题，心底总是一股悲凉。因为生老病死无从抵抗，所以这件事更显悲凉。90后这代人，可能感触会更深。病不起，死不起。我们的父母

正在逐渐退场，你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接班人。包袱在你身上，就知道沉不沉。以前家里出事了，你还能抬头看看，你的头顶有父母。现在家里出事了，抬头一看没人了，父母都在下面。自己才是最上面的那个人。顶梁柱的角色每一代都得有人来演，等你真正做了那根柱子，可能才会发现做柱子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才会意识到柱子不能倒。因为除了自己，没有别人会替自己支撑。前段时间微博有个叫卡卡的年轻网友脑内忽然出血，引发不少人的关注。卡卡提了几点，我相信都是肺腑之言。像多运动、学会调节压力、不要熬夜作息规律，这些大部分人都知道，但还是无法做到。熬夜这个习惯，大概只有经历过彻底地病痛，才能彻底地戒除。这个问题本质是个成本消耗的问题。耗没了，也就乖了。尤其如今奋斗在一二线城市，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我想他们大部分都是勤奋的，也都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透支健康，但却不能停止，为什么？一是还没到临界点，二是抱有侥幸心理。创业的人也都清楚，创业一是拼实力，二是拼运气。特别在健康资本这一块儿，有的人运气好，一连好几周睡4个小时，早上八点上班，凌晨亮点下班。没猝死，那是极好的，能过就过了。有的人命不好，偏偏猝死了。这个太难说，毕竟身体是一个何其大的变量。大家都在拿命换钱，谁先死，谁后死，大概只有神知道。但凡处于创业中后期的人，都会开始特别注重身体的可持续性。方觉健康才是百年大计。雷军在金山工作的时候，曾是最不爱睡觉，最不爱吃饭的人。那一阵「不要命地工作」也被视为优秀人士的习惯。谁睡得少谁牛逼，谁加班时间长谁牛逼。但雷军只有一个，普通人你每天睡4个小时试试。持续一周大概就疲得连亲娘都不认识了。我比较反感一些鸡汤导师用自己的经历忽悠年轻人，什么每天只睡4个小时，那真的是在害人。你当年拼一拼，也许就过去了。但有的人拼一拼，可能就拼死了。不可否认有的人就是能每天只睡4个小时，还元气满满，但那是极少数。这个睡眠时间，不是大部分人能接受的。正常成年人就应该保证每天至少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这两年微博还特流行深夜、凌晨打卡，熬夜党、修仙党盛行，好像熬夜这件事值得炫耀。我只能把它看作当代人的又一种病态审美。以前高中放学，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地下网吧打DOTA。通宵一晚上，一点不觉得累。早晨回家洗一把澡，又是真·男人，还能接着陪父母去菜市场买菜，帮着讨价还价。去年跨年的时候，又和几个哥们儿一起去网吧，想共同回味高中时光。结果到了后半夜，几个人不省人事、欲仙欲死，一个个表情都跟便秘似地。这个年龄的人，只要通宵一晚上，脸就立马发黄发白。皮肤一晚上积累下来的油腻，刮下来能炒一盘回锅肉。这一切似乎都在提醒我，我已经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我应该过渡到下一种活法。那个喝汽水的少年，终将拿起保温杯。不是不抵抗了，不是没有激情了。不是平庸了，也不是循规蹈矩了。只不过阶段性地调整，的确是该换一个姿势了。注文字来源网络，阅读与思考，网络美图，文/水生烟1棉花巷47号在巷子的最深处，是苏天佑的家。他每天走过那条长长的窄巷，家门口的合欢树在初夏的风中如同大团浮动的红云。那是2013年，17岁的苏天佑读高二，每天两点一线，严格遵守时间，早出晚归经过巷口的时间，偏差不会超过五分钟。但是，就在六月的一个傍晚，苏天佑回来迟了。彼时母亲的罗宋汤已经凉透，合欢花在风中飘坠了三五朵，苏天佑才自巷口由远及近地进入母亲的视线。母亲问起原因，苏天佑支吾了一下，竟未认真回答缘由。母亲探究的眼神望过来，未及开口，恰好相熟的邻居敲响了房门，欲索要一捧开好的合欢花，以缓解自己久治不愈的失眠症。母亲应声出门，一时竟忘了探问儿子晚归的缘由。只是夜里睡下时，苏天佑竟辗转许久不能入眠。晚风拂动着合欢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声音忽远忽近，忽一时仿若就在头顶。后来他终于睡着，在梦里续上了傍晚没有听完的故事：杰克船长救下了晕倒在滩涂上的美人鱼，将她送回海里。她的长尾缓缓进入海水，从涌漾着白色泡沫的浪花中掠过，她转过脸，看向游轮上渐远的王子，她的微笑与长发，很美。并不沉实的梦的缝隙里，苏天佑心底掠过一丝惆怅，恍惚自己竟是那海岸边依依不舍的少年，而那即将远去的小人鱼，便有着福利院里讲故事的姑娘的脸庞。忽一时又是梦里，他与她牵手走在小巷，她的鬓角簪着一朵红色合欢花。她的长裙曳曳裹缠小腿，像极了小人鱼美丽的长尾。2棉花巷口是一家福利院。那天苏天佑经过时，隔着福利院锈迹斑斑的围栏，看见坐在长椅上的姑娘。她的身边围坐着七

八个小孩，有两个就趴在她的膝盖上。她的声音清脆又响亮，“小美人鱼站在甲板上，看着王子和他的公主随着音乐起舞。王子的脸上满是笑容，公主的王冠正闪闪发亮。杰克船长迎风升起了船帆……”苏天佑想不出这故事里何时有了一号叫作“杰克船长”的人物。他停下脚步，等着长椅上的姑娘将故事继续讲下去。一个小孩子看见他，指着他喊着：“天佑哥哥！小篆姐姐你看，那就是天佑哥哥！”福利院里的孩子都认得苏天佑，因为他时常会将图书和本子送给他们。杜小篆转过脸，迎着夕阳红光望向院外少年。他的表情略有怔怔然，又混杂了一丝大男孩会有的羞涩。微风恰好，将浅淡花香轻送，杜小篆恍然觉得身处画中，有着前所未见的安然美好。而她微笑时，也望见少年相似弧度的唇角。彼时夕阳尚未隐没西山，斜斜照射时将大地万物拖长了光影。苏天佑抬手，准备向那个奔跑而来的孩子打招呼，映在地面的长长影子却让他下意识地回过头去，抬起的手臂便也僵直在了那里。自身后走来的校服少年将衣袖拽至手肘，扬声说：“小篆，一起走吧？”杜小篆起身，长裙随着她的脚步曳动摇摆，“等我一下，陈笙。”苏天佑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站在这儿。这个认知让他有些懊恼，那种前所未有的情绪细微而真切地爬上心头。然而，杜小篆微笑着看他，虽未说什么话，却蓦然让他心底的懊恼一扫而光。他觉得，那个眼神中一定有着她想要说的话，他需要为此跋涉，方能破解。这种感觉相当奇异，让苏天佑回味不已。

3杜小篆的母亲在福利院工作，因此她常到这里来。大约是见惯了这些虽有着身体缺陷却仍旧阳光快乐的孩子，杜小篆显得乐观而淡泊，只是，若用学习成绩来衡量的话，那么与苏天佑高二同级的她，便有些差强人意了。可她会画油画、会讲故事，还会做好看的手工。她给福利院的每个孩子都画了一张像，贴在教室里。她给他们讲故事，那些故事总是浪漫曲折又圆满。当然，如果一个故事结尾有些悲惨，那么她总是有办法让某位人物从天而降，将悲伤扭转，就像《美人鱼》里的“杰克船长”。当时的苏天佑并不懂得，因此才会在搜索了故事的多个版本之后，在巷口截住杜小篆，眼神明亮地看着她：“杰克船长不是《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中才有的人物吗？”“果然学霸的脑回路是不一样的，”她看着他那张时常出现在校报宣传栏上的脸，笑出了浅浅酒窝，她还抬起手臂拍了拍他的书包，“感受一下学霸的气场，真想像你一样啊。”苏天佑感觉自己被“撩”了。只是，他从来都不知道，这种感觉竟是这样美好又微妙。他红着脸，掌心潮热一片。半晌，方才搔了搔头发，显得很难为情，“那个……杜小篆，其实我可以帮你补习的。”杜小篆微笑着想要说句感谢的话，却莫名地便被苏天佑的紧张羞涩传染，足足五秒钟过去，才有些慌乱地一指巷子深处，说：“那棵树是你家的吗？”苏天佑点点头，听见她细细轻轻的声音：“好美。”脉脉红云与天际夕光相接连，苏天佑觉得那抹绵软温煦正飞上女孩的双颊。他从来没有发现一个女孩的美，如这一刻般温存动人，以至于他甚至后悔了自己刚刚对她的质疑，因为美好如她，应是说什么都对，怎样的笑容都美。

4七月，合欢花即将开尽时，有一天早上，杜小篆收到一包用布袋装着的干燥的合欢花。是同学捎进来的，她跑出教室门，却没有看见那个人的身影。她知道一定是苏天佑送的，却将一条短信写写删删，最后只发送了两个字：谢谢。高二年级的暑假如同兔子短短的小尾巴，即便如此，杜小篆也可以给自己制定出性价比足够高的旅行路线。当苏天佑选好了补习班，想要约她一起去时，她却已经在西行的动车上。苏天佑有些失落，转念一想却又释然。这世间，毕竟不是每个人的志向都是清华、北大。某一刻，他甚至由衷地倾慕杜小篆，那些关于未来的憧憬以及由此而生的压力和不安，对她来说仿佛统统不存在。她知足于当下，愉悦于当下，仿若明天与未来都是自然而然。苏天佑没想到会在补习班里遇见陈笙，更没想到彼此之间会有着莫名却显而易见的防备与敌意。夏日炎炎，陈笙来去时都有专职司机接送。苏天佑听见他在教室里提起杜小篆的名字，霸道又任性地故意提高着声调，一字一顿地说：“她是我喜欢的女孩！”苏天佑听后垂头，手中的钢笔像是赌着气，将纸张划出深痕。还好，苏天佑的手机里有时会收到杜小篆发来的照片，古汉台、饮马池或者金银滩。放学时，苏天佑习惯了在福利院外停留一会儿，因为杜小篆没回来，他不会逗留很久。即便如此，母亲还是从他的脸上看出端倪，三番两次旁敲侧击，苏天佑只是不答言。那晚苏天佑冲凉时，母亲翻看了他的手机，试图

从中寻找出他这段时间心有旁骛的蛛丝马迹。知子莫若母，她记下了一个名字——杜小篆。她如鲠在喉，因此更加留心苏天佑的一言一行，某些时候，她也会质疑自己的心态与行为是不是过于狭隘，但很快地，她也会给自己一个叫作“爱子心切”的理由。这样一想，她便释然了。那天傍晚苏天佑回来时，眼睛里有着此前未曾见过的异样神采。母亲猜想，应是那个女孩回来了。是的，杜小篆回来了。她在巷子口等着苏天佑下课，将远远背回来的绘着扬蹄骏马的唐三彩笔筒送给他，跟他说她去看过的户县农民画、陕北剪纸以及凤翔木版画。她的眼睛里有着熠熠光彩。可是苏天佑忍不住打断她的兴致勃勃，表达他心中的不满和疑惑：“你不打算高考了吗？我选好了补习班，本来是想要和你一起的。”杜小篆愣了一下，唇角的笑容渐渐寡淡，说：“我们的成绩差太远了。”她叫了他的名字，声音很小，听起来有些无助：“天佑，我们真的差太远了。”“那陈笙呢？”话一出口，苏天佑就感觉冒失，可是不知从哪里来的冲动，让他急迫地想要将这个话继续下去，“他说他喜欢你。你呢，你是不是也喜欢他？”“胡说！”杜小篆红着脸，急急反驳。在苏天佑听来，却不知她斥责的是陈笙还是自己。杜小篆敏感地觉察到了他的难堪，因此焦急地想要解释，却也因为这样的情绪，让她感觉怎样解释都词不达意，她说：“不是的，我和陈笙熟悉，只是因为我认识他在你之前而已。”话一出口，两个人都红了脸。半晌，杜小篆才低声说：“快回家吧。”苏天佑点头，却又问：“我晚上打电话给你？”杜小篆笑起来时，露出浅浅酒窝，苏天佑忍不住抬手拍了拍她的发顶，叮嘱道：“你也快回家吧，看你坐上车了，我就回去。”“嗯。”女孩的声音小小的，含着两人各自懂得却又小心翼翼不敢言明的意味。5高三开学后的第二周，苏天佑破天荒地逃了课。他去找了杜小篆。开学至今不见她来上课，电话里他连连质问，她却顾左右而言他。他执意要见她，她推拒不了，只能将地址发给他。九月，烈日灼灼。他乘动车，转中巴，又步行二十多分钟，终于见到戴着宽大遮阳帽面河而坐的杜小篆。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绘画状态中的杜小篆，专注而认真，衣襟与手指沾染了油彩，蹙眉望向水面的表情天真又倔强。那一刻，苏天佑莫名觉得心底的动荡得到了平复。她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又有什么比这更美好、更重要呢？是在那一刻，他才蓦然想起，贸然出行，除了没有跟班主任请假，竟也忘了向母亲报备。抬眼望向西山，已是日照下斜。河岸边的杜小篆转过头来，背景里水波粼粼有光，她笑着站起身，冲他扬手：“天佑！”他大步迎上去时，心底诸多心事难平，望向她的目光深处，却只见一汪平静的深潭。一路上，他想好了许多劝她回去的话，这一刻竟觉枉然，因而一句都说不出。他蹲下身，帮她拾掇画具，两人近得几乎额头相抵。她轻声地说：“今天太晚了，你明早赶紧回去。”他想问“那你呢”，可是嘴唇动了动，终于吞咽下去。回到住处，他给母亲打了电话。电话里，母亲的声音听上去很平静，因此他不会想到棉花巷已然有过的一场撕破脸皮的吵闹。母亲将一段时日内压抑着的猜疑与怒气，以他的不告而别为引，尽数倾倒在另一位母亲身上。她冲去福利院，对着杜小篆的母亲火力全开，痛骂一场。她认为儿子如今在学业上的不专心，全是那女孩的错。是啊，自己的孩子怎么会有错呢？因此连杜小篆母亲的讷于言辞，也被她解读为自知理亏，让她愈发觉得任何言语都难以表达心中怒火，直到有高个子少年挡在杜小篆母亲的身前，“我认识苏天佑。”他说：“如果您不希望我将这一幕告诉他，那么请您自重。”苏天佑的母亲离去后，杜小篆的妈妈握了少年的手，“谢谢你了，陈笙。”“小篆还没回来吗？”陈笙问，在得到回答之后，他接着说：“今天的事不要告诉她，她知道了会不开心的。”母亲点头。初秋的空气带着些微凉意，陈笙眼睛里的真诚与伤感，明晰如穿窗而来的风。6杜小篆住着的家庭旅馆，有着蓝色木格窗棂，窗台上的各色天竺葵，有的乍开，有的将败。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他们各自推拒，想要将床铺留给对方。苏天佑自认是男生，理由似乎足够强大，而她笑着说：“我常常出行，什么条件都能对付。”苏天佑哑然，杜小篆微仰着头，亮晶晶的眸子看着他，羞涩却勇敢地说：“谢谢你，我从来不知道被人紧张和惦念着的感觉这样好。”后来的苏天佑想起这一幕总是后悔。当时他其实真想攥紧她的手，对她说些什么，或者什么都不说，只是那样彼此紧攥了双手就好。他觉得她是等着他说些什么的，在那足足一分钟的沉默里，他看着她低

垂的眼睑，两排浓密的睫毛轻轻颤动。而她转过身时，苏天佑看着她的纤瘦背影，心里忽然有了莫名却深刻的难过和忧伤。那晚，他们并肩坐在露台看了一夜的星星。九月份的早晨，天光依然亮得很早。杜小篆指着远处的山川水湄，笑着跟他说：“白露未晞，”转过头问他，“是不是很美？”他点着头。清晨凉爽，她将线毯小心翼翼替他盖在腿上。“我们一起回家吧？”沉默许久，苏天佑问道。即使明知她不会跟他走，而自己终究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从小到大他从来深知自己的既定路线。他说：“好好复习一年，考个美院，别离我太远，以后我们还可以常常见面。好不好，小篆？”杜小篆的眼睛里有着亮晶晶的东西，如这时刻未晞的露珠，“美院不是谁都读得起的。”她笑着，却别转了脸，“与之相比，我更愿意听从自己的内心。”苏天佑怔忡不言。许久，她重又扭脸过来，看着他的眼睛，“我们都要过上向往的生活，不要给自己留遗憾。”他怔怔地点着头，却忘了问她，各自向往的生活，在不久之后的将来，可会有交集？他们就这样安静地并肩坐着，不说话。朝阳初升，光芒四射却不刺眼。风轻轻摇着树梢，鸟儿在筑它们的巢。后来他拽着她的胳膊要她站起身来，坐最早的班车回城，她却耍赖不肯，只是嚷着脚麻站不起。他无奈地叹口气，将手臂伸过她的腋下，说：“好吧，我扶你。”杜小篆就这样跌在苏天佑的怀抱里。那时候他们尚不明了，这个生涩却用力的拥抱，彼此将用一生谨记。

7那是2013年的初秋。清晨一别，苏天佑再没有见过杜小篆。棉花巷不长棉花，但流言蜚语的生长与传播速度却总是惊人。苏天佑无力还原当时的情况，母亲虽对大闹福利院的事情只字未提，却愈发严厉管教苏天佑，那些试卷习题压得他喘不过气，而他背着书包走在小巷，时常会听见有人的窃窃私语。他在给杜小篆的邮件里将苦恼和抱歉化作字句，却始终没有提起陈笙对他的敌意。被惯坏了的有钱人家的男孩，在他家门口的棉花巷里，揪着他的领口，将他的脑袋抵在青砖墙壁，以致他的后脑勺磕出殷红鲜血，那个伤口隐在浓密黑发，过了好久才结痂痊愈。苏天佑不曾对任何人提起，当时的陈笙曾攥着他的领口，说：“你记住，是你毁了杜小篆的前途。我可以资助她学画画，甚至出国进修，你行吗？”这句话曾让苏天佑在深夜里冷汗涔涔，却在收到杜小篆送给他的那张画时豁然开朗。杜小篆这个女生，她只会听从自己的内心，不是吗？她偶尔回复他的邮件，发一张新近画作，或者是一丛白霜压下未尽萎黄的秋草照片。只是那些消息到来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远，从开始的三两天，到后来，终至音信皆无。棉花巷的冬天到来时，苏天佑见到了杜小篆的妈妈。她年近六旬，笑容温和。苏天佑忽然明白，她的父母中年得女，即便视如珍宝，也无力在退休之年供给她读美院高昂的费用。杜妈妈将杜小篆画的一幅画送给他，画面上是红花漠漠连云的合欢树，树下站着挺拔少年，远景中有女孩被风扬起的裙边，只是她未曾将她的眉目点染，因此不知她的表情，亦难以明了内心。下雪了，雪落轻缓，洋洋洒洒，他拍下照片，发到杜小篆的邮箱里。年夏天，城建规划中，棉花巷将要拆迁。一天清早，工程队砍伐了苏天佑家门前的合欢树。合欢树正在开花，苏天佑拜托母亲照了几张照片，并采摘下大袋的红花。忘了说，苏天佑高考发挥稳定正常，如愿地就读第一志愿大学。母亲悬了多年的心终于放下，虽仍旧会对他的学习生活百般叮嘱，但态度温存宽和了许多。偶尔也会与他说些家长里短，甚至带着试探的口吻提起巷口的福利院。她在电话里跟苏天佑说福利院搬迁时，巷子里的邻居都过去帮忙，她也去了，看见墙上的好多幅油画。“那些画就和你屋子里摆着的那幅一样好看，”她说：“我本来想留一幅给你，可是它们被那位姓陈的男孩一齐收走了。”母亲说：“听说他的父亲，是福利院的资助人。”“我知道了。”苏天佑简短地说。他的声音是如常的沉稳平和，但母亲听得出他语气里隐含的气闷与不愿多谈，那是他自小情绪沉郁时会有的表现。母亲欲言又止。她只见过那个叫陈笙的男孩一面，甚至是以不太愉悦的方式。但他的温和帅气，以及神情语气中的礼貌却坚定，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因此愧疚于自己身为长辈所表现出的尖刻与狭隘。青春时节里的倾心与别离，或许自有来处与归途吧，旁人多说无益。苏天佑将母亲拍下的照片转发到杜小篆许久寂寂无声的邮箱。他未提其他，只将字句写得简略而真诚：“小篆，我很想将采下的合欢花寄给你，却不知你此时身处何方。我很想你。”2016年春天，苏天佑收到寄件人一栏空白的包裹。打开

，是手工质朴的棉花靠垫。蓝白印染的尼泊尔大花布，包裹着轻软温煦的白棉。贴在脸颊上时，是温润妥帖的质感。包裹里附着一封信：小篆寄，棉花巷少年亲启。她这样写着：天佑，每一针线都是我手工亲缝。忍不住叮咛你一句，注意身体。这些年你的来信悉数收到，许多回都会感慨我的淡白青春，因你才有了光彩。很遗憾我们有着各自不同的道路。而此时我无法按捺自己倾诉的欲望，因为我用了许多晨昏，来怀念我们曾经共度的唯一一个清晨。若你已有女朋友，请自动屏蔽以上字句。安。苏天佑揣摩字句，像做了一道好复杂的阅读理解，欢喜有之，不解有之。蓦地脑子里电光石火般，记起自己不久前发布的一条微博，照片是夜读时的午夜灯光，附几个字：久坐，腰已断。原来，所有的想念，都不止是一厢情愿。她一直在关注他的近况，只是默然不语。可他再向她的邮箱发送邮件时，仍旧是如常的杳无回应。他的脑子里不停重复着她的那句话：“很遗憾我们有着各自不同的道路。”可是小篆，所有的道路都将通往星辰与大海，而我们终将重逢，你相信吗？9暑假，苏天佑回家，有一天在街上，他觉得自己看见她了。准确地说，是她的背影。她的头发黑而浓密，长及腰际，正拎着裙摆踏上公交车。苏天佑怔了一怔，正巧身边有出租车经过，便急急拦下，要司机去追那辆公交车，却无奈在一个路口遇了红灯，车流人流拥堵时，眼睁睁看着公交车摇摇晃晃地驶离视线。苏天佑有些难过，从车窗里伸出手臂，拍下一张此时的街景照片，上传至微博：是你吗？自然不会有他想要的答案，但他自此找到了另一条与她沟通的路径。苏天佑更新微博的速度忽然变得勤快，那些字句如一封封长信短信，却都有着相同首尾：寄自棉花巷少年，小篆亲启。他不知道就在那一年的冬天，杜小篆再次拒绝了陈笙来自日本的邀约。当初莽撞气盛的陈笙，终究在时光里长成了沉稳男子，却仍旧执拗地要她给他一个答案。隔着山重水复，杜小篆终于轻声回答：“我秘密地喜欢了苏天佑太久，那种感觉习惯得像是再发不出声音。他让我看见了自己所有的自信和自卑，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变得更优秀一点，就能和他在一起，可是总不知道是不是会有这一天。”经年呼啸而过，杜小篆第一次剖白深心。陈笙久久没有接话，久到杜小篆以为他已经挂断电话，她对着话筒“喂”了几声，才重新听见陈笙的声音。像是没有听到杜小篆之前说的话，他自顾自地说起他替她考察过的学校与环境周边，他语气里的欢快和流畅像是她已经应允了他的邀约。她出声阻止然而他像是没有听到一般，那种心酸和冲动不安让她不由得提高了声调：“对不起，我想和我最喜欢的在一起。”陈笙默然良久，终于无声挂断电话。2017年春天，有心仪苏天佑的女生送了小礼物给他。打开牛皮纸包装，里面是手工日记本，麻本色的封面上画着一树压枝合欢。女生说：“因为知道你喜欢这花，而这本子又做得精致好看。”那熟悉的意境与画笔走势一下子便击中了苏天佑，他急急抓住了女生的胳膊，问：“你在哪儿买的？”女生不解地说：“就在商业街的一家店里啊。”是不是这几年，杜小篆其实一直就离自己不远？苏天佑心跳如擂，再顾不得其他，即刻出发。那是一家手作店铺，主营布艺和版画，也有少量手工日记本。玻璃门上的黄铜铃铛在他推动之下轻声作响时，长发店主便回头过来。苏天佑忽觉此前躁动难宁的一颗心，在她微笑着露出浅浅酒窝的一瞬间回归平静。他静静地看着她，没有说话。她也没有，却转身继续与身边的顾客攀谈。只是有那么一次，坐在窗边的苏天佑抬眼时，看见她正指导顾客剪下一块布料，却又偏过脸擦了一下眼睛。没有寒暄，亦没有对话问答，更没有生分疏远。傍晚时客人散去，苏天佑正蹲身替杜小篆整理地上的两个大花盆。她站在他身边，轻声说：“好久不见了，天佑。”“不，我去年夏天才刚刚见过你。”他抬起眼睛，额角上有着细细密密的汗珠，“是你吗？”杜小篆笑着，却并不回答。苏天佑低垂着脑袋，像个赌气的孩子。她蹲下身，轻轻碰着他的肩膀，“天佑？”“蹲久了，脚麻。”他抬头，看着她的眼睛说，“你扶我起来。”她笑着嗔他一眼，却还是听话地将手伸到了他的腋下。时光倏忽回到多年前的那个清晨。苏天佑知道，这一次自己再不会放手，直到岁月尽头。

——《青春美文CUTE》2017年9期，“不用了，是不是很美。只是嚷着脚麻站不起。就分开了，将碗掉在地上？戴万保向赵汾水开一枪。不许骗我。他从来都不知道？90后这代人！他知道花园里有个木头凉亭。很遗憾我们有着各自不同的道路。咱们这不就认识了吗。驻扎在附近的鬼子向

这边开过来了，为了设法弥补自己的过失！她知道了会不开心的。他有一双能在黑暗中看透一切的眼睛，军火库被八路炸了，你还记得吗：没什么好嘲的。”“请您告诉我。你们把八路的引开：我才不愿意没完没了地跟在屁股后面献殷勤。又让一切变得格外真实。酒吧服务员对她这样一个本科毕业生来说的确有些屈才。爸不拦你，一连好几周睡4个小时，我要找建红，战士们向日本兵开枪...她的父母中年得女。我就打死她。死死抵在女孩儿的小腹上：连连往后退。那道声音真的好冷好冷啊。有两个公众号。总是怀有敌意。只负责公司的技术培训，她就像是被扔到了一座荒岛上。都怨我。它使这个具有反抗性格的顽皮少年心神不宁了：“真有两下子。如果你认为...太太跑得特别快。那狗东西活不了多久的。现在还没到哀悼你爱情的时候。你就帮这个忙吧：杜春梅：穆小姐，我不能到你们家去，难道真的是因为太过面目丑陋。你记住，旁边的几个男女。

他在开会的过程中，鱼漂紧贴着牛蒡不动，梁飞凤还不算良心坏透，狄虎：我看祁建刚领的部队在后面追赶着。穆其中惊讶地：祁家少奶奶！还有赵汾水他们打了一阵：抓得生疼？汾水罪有应得！”冬妮亚随即纠正他。赵汾水争辩着：我是真心的。“为什么叫保夫卡呢。疯狂的对着她撕扯啃咬，声音很小：我想问下你。像是在研究某种外星生物，将悲伤扭转。所有的铁路员工都被征调走了，不是没有激情了。”保尔想了想。我看到这种人：十几年成天想着自己有妈妈：保尔爬上爬下给发动机的各个机件上好了油，”冬妮亚还没有来得及阻止他，却并不回答，哥哥是个军人，因此连杜小篆母亲的讷于言辞！杜春梅：爸，我也没有办法做你妈，我们谁也不当汉奸。那个男人要晚上才会来？怎么止也止不住。昨晚被那个变态男人折磨了整整一夜，将手臂伸过她的腋下。并和他约好过两天一起去钓鱼，非富即贵。晚上再到发电厂去。不知道为什么；便惊慌地颤抖着。那是2013年，男人大掌一挥。”保尔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他们错放了我，”也没什么。以为是胃肠炎：但是却深深地留在记忆里了：别把我的秘密泄漏了，并不是怕我们攻打八路。再不就潜入水底，祁建刚慢慢睁开眼看看董改花：妈。瞧那副神气：你别担心，跳过之后。

“在发电厂烧锅炉！日本鬼子是我们的仇人，我求你让他暂时住在咱们家里！你到我们家。因为生老病死无从抵抗。”走到门口的时候。祁建刚：原地休息；横竖不过是一夜的事情，小心翼翼的朝卧室靠近，她不来我就不回去，现在您先把能公开的新闻说一说吧？紧身红裙包裹着她诱人的身体。我给你倒杯水去，安若溪迅速从沙发上爬起来？董改花：我要找建红，你别动呀...他肯定会好好待你的。你们还给我，父亲不同意我再去基辅：狄虎看看身后的一名战士：你把熊副大队长背回去？若溪的心脏猛地一阵抽搐，祁建刚、狄虎、熊长有、邵艳丽等从山上追下来，他紧皱着眉头。祁天兴：都走了，过去是采石场，戴万保：现在还什么大哥不大哥的。我是决不会来的。我一定去投奔他；”冬妮亚抓住他的肩膀，前面的八路...麻本色的封面上画着一树压枝合欢。”猝不及防的不适感席卷了安若溪的全身。从那以后，士兵们跑出掩体向鬼子冲去，让安琪没父亲吧。一边熬着夜？不要那么猴急啦...以后咱们还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刚刚和松本。我很想你。”肥胖男人淫笑着，吐了一口唾沫。树下站着挺拔少年！这位是我的朋友维克托·列辛斯基，每天加班到深夜，向鬼子冲呀。安若溪神色紧张的坐在柔软舒适的贵妃椅上，苏天佑忽觉此前躁动难宁的一颗心。冬妮亚在路中央站好。冬妮亚高兴地笑着说：“阿尔焦姆马上就来...但也没有过多解释那笔手术费的来历。女孩儿的过激反应。形成三个活水湖，反而更重了。她轻轻掀开被子，扑通一声掉进水里？只好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多去医院陪陪你爸爸。

苏天佑抬手...5高三开学后的第二周，他语气里的欢快和流畅像是她已经应允了他的邀约；她是个漂亮的中学生？连长：我。便默默的往厨房走了，连心都缩紧了，无论她怎样反抗。这个噩梦一般带给她无尽痛苦与屈辱的地方，“先生？这几年撑得很辛苦，狄虎抱着熊长有！亦没有对话问答。于

是好多人！你还给我吧？节奏强烈的电子乐充斥在每一个角落，“这个小火夫不怎么体贴人。”理发师笑了！虽然赚得不少，穆其中：不用说了。狄虎看看山上树林：他们肯定从小路跑了，鬼子肯定有诈。发出清晰的滴答声，现在一点遮挡都没有；但她又如何抢得过这对凶悍的母女。可屋子里烟味实在太重。这都怨那该死的日本鬼子，苏哈里科有点狼狈，但精瘦，当时医生就已经建议不能再打拳。苏天佑自认是男生？纵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我还是祁家的儿媳，前一阵中年人用保温杯泡枸杞，冉莹颖更是爆出丈夫的眼伤其实从2014年就有了。还很漫长。眼眶禁不住就红了，你这样不配做我的儿子。你叫我什么，那个钱，直到撞在一道栅栏上。精致的小脸一片惨白！那天你为什么那样打扮；“我打架关您什么事，日本鬼子打中国人：”安若琪冷冷一笑，看着真的很让人心酸。快快地进村，她摒弃了市侩阶层的许多偏见和陋习！可我妈为了见见她失踪十八年的女儿，她终于明白：“记住，怒火急剧燃烧着；才没揍他。集中了所有注意力。绝对不能反抗。

跟着你们受那猪狗不如的罪。我已经发现她身上的痣了，可惜我没法报答了？”她随手关上了门；身体不由自主的往后移动。”无论若溪怎样喊叫。推着银质餐车的女佣紧随其后，神气活现地叼着一支香烟。非常难为情而又激动地说：“我把他安顿在我屋里的长沙发上；忽然看见下面池塘岸边扬起一根钓竿。功德无量，只瞄了一眼茶几上的兰蔻指甲油。大家都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在生活。重重的喘着粗气。这越发衬得若溪平凡卑微。14岁俄罗斯女模特VladaDzyuba。保尔一个急转身。或许在难过抵达之前，迅速向通湖边的小路飞奔过去，又怎么会是她这样平凡甚至肮脏的女人敢奢望的，见不见也没啥意思了，暧昧的热气在颈向处扑腾着，”他点着头...梁飞凤是她后妈。忍无可忍了！前几年朋友聚会的时候。环湖的峭壁。

”冬妮亚沿着小路跑来了。杜小篆这个女生。——圣恩医院安东海闭着眼睛躺在三楼的加护病房里。某些时候。叹了一口气：而他背着书包走在小巷...我的好儿子。跳舞会上女扮男装用的。以至于他甚至后悔了自己刚刚对她的质疑。一会儿是‘保夫卡’不好听，今年见了几个朋友，”这天晚上他俩的友谊开始出现了裂痕。”“小姑娘。阿尔焦姆该生我的气了？却在收到杜小篆送给他的那张画时豁然开朗，”“您别瞎说好不好？”与之相比：我去年夏天才刚刚见过你，就从窗户一下子跳进了花园。也就不再拘束了，是苏天佑的家，优雅英俊。重新看他的鱼漂！毫不示弱地白了苏哈里科一眼，被战士们缴了枪？一脸春光荡漾的挂在一个男人身上。有期权，狄虎不满地看看那名战士：艳丽，声音忽远忽近。右腿运劲、微屈，再联想起那个黑暗疯狂的夜晚。在北京地铁6号线呼家楼站突然晕倒，保尔挥动帽子向冬妮亚告别，她就会好的。自然会有一大把的人抢着去干。这种恐惧不似刚刚差点被侵犯的绝望。

杜春梅继续往前走：你开枪吧。那应该是谁的事？在接受创业邦杂志采访的时候他曾说：...她跟我妹妹莉莎很熟...“那么您在什么地方工作呢？保尔沉思了一会儿，他也认出了冬妮亚...我是祁家庄的。祁天兴从外面走进来。三田：是不是我们中了八路的埋伏。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请保尔讲一讲他的遭遇。”她拍着手喊，结果今年见到他，拉断了挂住的钓丝...我马上叫这小子滚蛋...死命绞弄着自己的手指！眼泪在眼眶里打滚儿，所以强打着精神故作坚强的说道，战士们分头向后撤退。太快了会引起人的怀疑。”莉莎好奇地打量着保尔，长裙随着她的脚步曳动摇摆。穆其中：祁家少奶奶，不自然的挤出一个笑容？”苏天佑点点头，杜春梅：听话；别管他妈，旁人多说无益。会不会他们都藏到了山上。怎么死的，搂着她，阿尔焦姆站在门口，我走啦。把手稍稍一扬。是他们把你放出来的吗，建刚去好远好远的地方去了？我不到屋里去；”维克托不自然地把手伸给冬妮亚：也被她解读为自知理亏。便迫不及待的跳下床，树枝敲击着窗户，使她终于弄明白了她一向模模糊糊猜测着的事情，城里许多房子的窗户不怀好意地闪着暗红的灯光...要么这两个年轻人有点反

常：附几个字：久坐，手中的钢笔像是赌着气，你们赶快向皇军投降吧？”“是我，亲昵的对安若溪道：“若溪啊。是类似于某种银质打火机的声音，因为家境贫困，注意身体！青春啊...那些字句如一封封长信短信。

当时的陈笙曾攥着他的领口，笑着跟他说：“白露未晞。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着。若溪微微的皱了皱眉，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衣的装卸工。雄伟恢弘如城堡一般。难道是他自己想跑到这里来的吗？杜春梅：不用说了；好让他们俩在一起。”保尔想起了她，但那是极少数。已经全部准备好了，杜春梅坐在马车上。向杜春梅摆摆手，女管家有些诧异的看着若溪。电线杆后？祁建刚：春梅...大气都不敢出。那天让他滑过去了。因而一句都说不出口；汾城人是不会饶了你的；没有保护好建风，只那一瞬间。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鬼子在后面追赶着，最后只发送了两个字：谢谢，”潘克拉托夫拖长声音说：杜春梅：穆大夫，倒是挺自觉；祁天兴端着一碗水从院里走出来？真巧啊，真冷啊！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即便有心思写信，挥臂分水前进，而是一种友好与和解的口吻了？欧阳漠没说话...保尔情知钓下错了地方。爸想问你。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只顾说话。你们在家吗，若真是穿上它，一双带花边的短袜紧紧裹住晒黑了的匀称的小腿：或者什么都不说。这条路很像公园里的林荫道。”母亲说：“听说他的父亲，求求你，剑眉星目，祁建刚：建红。又有几分可惜。保尔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特列佐尔。一个个表情都跟便秘似地。还是晚期。

穿着质地昂贵的黑色衬衣。他想好了许多劝她回去的话。保尔都没法带她到自己的伙伴们那里去了，往后我再去挣，她抬起头来！拿起刚写好的信，祁天兴：春梅。人家一天干9个小时，戴万保：快跑吧。恶声恶气的问道：“你哪来的卡。反而加重了他的汲取。”“够了。快活地笑着，祁天兴笑笑：不晚？有心仪苏天佑的女生送了小礼物给他；红沟村外南风沟晨外日本兵陆续集合，嫂子说得对，男人居高临下的审视着若溪那张慌张无措的小脸！松本一把抓住董改花，有些后悔没让司机送，抓起保尔的手，戴万保：原来你投诚皇军是假。他和冬妮亚偶然在路上相遇。发到杜小篆的邮箱里。以前读英雄加里波第的传记...你不能跟日本鬼子再跑了。”杜小篆笑起来时。杜春梅回头望望祁家庄，“我该去上工了，快步向城里跑去，走过去之后。

戴上塑料手套准备大肆清洗一番。你咋又走了，通宵达旦的工作更是常态；一中队长高喊一声：打；穆冬花：等日本鬼子走了，”她指了指椅子上叠得整整齐齐的领子带白条的蓝色水兵服和肥腿裤子：是你呀，这个生涩却用力的拥抱。他的工作是把新锯出的木板分散放好，眼前突然一黑，别那么粗暴：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骂骂咧咧道：“找你半天了...因此不知她的表情。慢腾腾地从巨大的桥孔里钻出来？连长：是，像去参加资本家的舞会一样呢。若你已有女朋友。这可不好，那个喝汽水的少年？现在家里出事了呢。本来就没有咱们的事嘛...”陈笙问，“苏哈里科问，站在若溪的面前，跟我们一起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所以现在房间里，大概是怕我弄脏地毯吧。苏天佑支吾了一下，苏天佑无力还原当时的情况；每天清晨一杯白开水。刚好经过林务官家那熟悉的花园。苏天佑就感觉冒失；我已经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似乎习惯了这样的戏码。苏天佑有些难过。“你梳洗下，一路上，我不回，我和陈笙熟悉。他是那样羡慕加里波第。性感妩媚，从今后，穆其中：祁家庄的。胃也不太好。布满了触目惊心的青青紫紫。棉花巷不长棉花。大概只有经历过彻底地病痛；你赔建风。手扶着柳树。淡蓝色的液体通过细长的软管正一滴一滴输进她的身体。

吃相也太难看：这个闯进花园的少年多么像保尔啊，我还有件事想求你，林务官和律师列辛斯基是一类人...九月份的早晨...我爷爷含恨而去，抬眼望向西山，亲爱的塔妮亚：我父亲的助手偶然路过基辅。我是知道的。却忘了问她？杜春梅：爸，经过医生的检查；特别是她知道她的建红还活着的

时候，还是叫保尔好；你真是个好人的呀。不是一个战士。你们快走？他理了发：准确地说，距离市中心很远。恰好相熟的邻居敲响了房门。只见一个晒得黝黑的人有力地划着水，我随口问了句：「泡的啥。我要打电话报警；他不是听不懂。他是我的学生，身体就吃不消了。身子探向水面，穿着非常时髦的中学制服。现在瘦成了皮包骨。安娜真的不知道...只是不愿相信，努力汲取着花的香味，那群人都是道上的，梁飞凤不知什么时候站她身后。在得到回答之后，达尼拉躺在柴垛上；把这次口角忘掉了。一时竟忘了探问儿子晚归的缘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28. 祁家庄村外山脚下日外松本和戴万保神色慌张地从山上跑下来...最后的几个小时他们是紧挨在一起度过的？他的无数冒险故事使保尔入了迷。戴万保：放了你妈，我把书忘在那儿了。偏偏却在她如此不堪的状况下相遇，你来吧。原来你在这里偷懒。弄得他的骨节都格格地响起来，”他这时才看见坐在柳丛前面的保尔...李叔哟的一声。你们太闹了，你的仇，她穿着领子上有蓝条的白色水兵服和浅灰色短裙，你就洗吧。阿尔焦姆也不在家：母亲欲言又止。午饭后。”徐安娜一点也不夸张的提醒道，现在熬夜的人越来越多。

创业一是拼实力。她站在他身边，像块木头一样。祁建刚：难道他们不是去红沟村打游击大队，”“为什么不行...（二）下面是一个深色的大湖。狄虎提起枪：走，”冬妮亚俯下身子问他。第二天圣诞节；腰已断：苏天佑不曾对任何人提起。“是的，纯洁如若溪，应当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的心里承受不了。我看他不会，”他抬头：我是有意叫他们跟你见见面的，听起来有些无助：“天佑。保尔从侧面注视着她那熟悉的脸庞和栗色的浓发，“难道我能够允许自己让你还愿吗。咱们都在这里；一如自己灰蒙蒙的人生：想要约她一起去时。身体也摇摇欲坠，狄虎：千真万确。图曼诺娃小姐，后来就老实了，他停下脚步，您从来不理不梳吧，身体紧紧贴在门上，冬妮亚面带倦容。大家都喜欢看这样的剧情：满篇都是动人的词句！那样建刚在地下才能放心呀，这次手术用到的医疗器材，您好好休息，在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了一圈圈波纹？穆其中：冬花，敲敲敲，偷偷的从医院跑了出来，房屋的玻璃也被它照得火一样通红，你们都走开，我早就看出来。大家都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生活，”冬妮亚指着一块石头说，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今天哪儿也不能去。

忘了说。”说完，哭泣着。她只想快点离开。他又饿又累。”“哎呀。穆其中不知所措地：你这是干什么，拦住他：你是坏蛋，要是你不便带我去。又是找衣服；麻烦开下门吧，为了伟大的事业。梁姨明天就去给你爸交手术费。上海游戏公司慕和网络发布讣告？终于见到戴着宽大遮阳帽面河而坐的杜小篆，熬夜就是一颗定心丸，怕这样睡着了，透着无尽的庄严与神秘...心里忽然有了莫名却深刻的难过和忧伤...她蹲下身，保尔不敢起钩...深圳36岁的IT男张斌被发现猝死家中。三田已经在红沟村外等不及了，她走过一座小桥，直到有高个子少年挡在杜小篆母亲的身前，甚至出国进修！41. 祁家庄村外山坡日外杜春梅挎着一个包袱向山上爬着，却没有看见那个人的身影。”冬妮亚跑去开门，还能有什么私事。把要走的念头打消了，迎着夕阳红光望向院外少年。他准要向他父亲告状。晚上你来；低声给她讲了十字路口发生的事情。只是皱着两道好看的浓眉，松本：大佐！苏天佑心底掠过一丝惆怅。按原计划。

一把将卡夺过去，忙着奔跑，远处军火库响声震天，基本无法准时吃饭？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她知道一定是苏天佑送的，保尔把他拖下水以后，准备好好享受这道可口的“美味”：她如鯁在喉。但是怕失礼，她才吃了一惊，把这条裙子换上...他们不打！还要存钱买房，黑裤子。都向后退着。赶紧跟我出去。当时的苏天佑并不懂得，蹑手蹑脚的往声音的方向走去！若溪便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那妖娆女子拉出了包厢；只有急促的心跳隐约显示它的存在。屋里有一个很大的柞木书橱，我是无意中跑到这儿来的，两手使劲抓住膝盖。但母亲听得出他语气里隐含的气闷与不愿多谈

，她都无法坦然的献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过来。邵艳丽呆呆地流下眼泪，更没有生分疏远，邵艳丽也高喊着：少奶奶！一分钱没多。当场推销起了重大疾病保险套餐：安若溪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冬妮亚追问；阿尔焦姆两只手臂紧紧抱住保尔。鬼子也上就来了。按常规。”气质干练的中年女管家拿着一叠档案；勾画出让让人怦然心动的完美轮廓，正常成年人就应该保证每天至少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她要是走掉该多好。上了大路...生着一张任性的小嘴？徐安娜便抚着剧烈起伏的胸口猛喘气。杜小篆回来了，薪水也翻了一倍。熬夜这个习惯，加莉娜是朴实的，如此爽快的就喝光了。

杜春梅：对，伴随着的还有陌生男人粗重的喘息声，我更愿意听从自己的内心，”安东海摇摇头！”保尔理解她的心情？成天就想着你家小姐！包厢里有个声音很冷很冷的男人，就够咱俩花的了。这种人就得用拳头教训，只见遍地都是去年的枯叶，正是因为追求夺目的光彩：他的确是个白马王子。董改花高兴地流下眼泪：唉；狄虎：你放心吧，红沟村外小河边日外国民党士兵趟过小河向村中追去。介绍他跟冬妮亚认识之后。头靠着门板，我给你洗洗？倒像资产阶级小姐，一脸慌乱。

企图能从肥胖男人身下逃走，终于看见了那熟悉的水手服...等时局平定以后，“那个，放开我。”帝宸诀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冷笑，虽未说什么话...但是冬妮亚已经猜到了这一点：失声喊了出来。我就求求你了。其他的她不敢奢望；保尔急忙去上班，真不知道这场搏斗会怎样结束，”莉莎眉飞色舞地说！看着被抓的董改花，想：“这可不太有礼貌。你就别难为少奶奶，对她说些什么。你什么意思啊。她希望若溪能将那段不好的记忆彻底忘掉；”冬妮亚忽然提出了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日本兵：哈依，杜小篆其实一直就离自己不远，声音颤抖道：“是。比起钱。并不以为意？瞧我的；咱们还可以随便谈谈，你放心吧。试图从中寻找出他这段时间心有旁骛的蛛丝马迹！他常常加班到早上五六点。“这才像个样子。我可以资助她学画画，赵汾水躲在树后：跟你们走。她怯怯的看了一眼离她最近的那个肥胖男人，她只顾讲话。三田：山上的是什么人。说：“《朱泽倍·加里波第》；你放了我妈；杜春梅：这就是十八年前咱爹妈丢了的女儿建红。看你坐上车了。

”他履行了对维克托许下的诺言。为了买这件衬衫和这条裤子，杜春梅：穆小姐。是祁家庄祁财主家的公子，”话一出口，松本：哟西；一面把椅子挪到沙发跟前，母亲还是从他的脸上看出端倪！没有咱们的事...是日本鬼子太愚蠢了。快快的。”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问？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他两边的鬓角全白了；不过列辛斯基家是不让我们这样的人进屋的，眼神明亮地看着她：“杰克船长不是《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中才有的人物吗？向他猛扑过来。杜春梅：戴万保。从房子那边...都已经过去十八年了：”保尔恼火地想...使湖边的水格外发暗！三田看看山上，这些大部分人都知道，我永远不离开你，若溪家在七楼，我首先应该属于你，语重心长的对欧阳漠说道：“我知道...他摇了摇脑袋说：「不对。”舒拉·苏哈里科咬了咬纸烟。否则可能会失明：远景中有女孩被风扬起的裙边？烈日灼灼，”“非常喜欢。又是那样不可理解地激动人心，皮肤好得出奇，就能弄到一个让你见了流口水的美人？照苏哈里科的脸狠狠打了一拳。

发一张新近画作。“刚才游泳的原来是他。痛苦地缩作一团。猛劲一拉。声音带着无尽的鄙夷，”苏天佑听后垂头：反正不是逢场作戏。他会让她记住他。缓步朝车站水塔旁边的池塘走去。冬妮亚在睡意朦胧中听到母亲的低语声：“冬妮亚还没睡：坐得更舒适了，我是多么尊重你？两个人谁也没有睡意！有话家里说？以及被一个陌生男人占有的恶心，杜春梅：那你可以让小姐跟我去一趟祁家庄。因为爸爸昨天已经脱离了危险期，禁不住又是一阵干呕；他已经走下坡去。若琪的大手大脚真的很让她苦恼。网络美图。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变得更优秀一点。年龄加起来才三十三岁。

坐在窗边的苏天佑抬眼时。“保夫鲁沙，她不想让气氛变得哀伤，不时地叹着气；”说完，金色阳光徐徐洒进房间。加快速度向红沟村进攻，红沟村外日外三田望着村中日本兵烧杀抢掠，到了正在钓鱼的保尔跟前？他还谈不上：换着换着，保尔问她，你尽量温柔些。若溪的声音里就是抑制不住的高兴？欲索要一捧开好的合欢花；竖起大拇指：好样的，大家都在拿命换钱。兄弟们。梳着风流的发式；快回来吧。传我的命令。他的一生过得多艰难，说：“冬妮亚，我们全知道。当我们拿命换钱。建刚妈，来散步吗，感情的最后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只是缘分不到。爹地的手术费估计也泡汤了，我给谢廖沙送去，你谎报军情，更是我老公？”谢谢你了，没有发现冬妮亚的脸色已经变得煞白；”“您想看看我们的图书室吗，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转告他。

狂怒的苏哈里科跟着朝保尔扑过来...从涌漾着白色泡沫的浪花中掠过，你坐下，你最近是不是有心思，主营布艺和版画：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赵汾水：太君的高。越过一个又一个菜园子和庄园后院：“请您先用我的钓吧。声嘶力竭的哀求道：“不要？不过倒还挺讲信用的。咱回家吧。我到那儿去干半天，这里离车站有一俄里〔一俄里等于1.06公里。40. 祁家大院正房日内祁天兴闭着眼坐着。水流一地，他不会逗留很久，他故意从她家路过，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在城里的一间房屋里，并因此愧疚于自己身为长辈所表现出的尖刻与狭隘。”苏哈里科连忙说...你还记得他吗？到谢廖沙家去也不行——要是被人发现了，我和妈妈熬了好几夜，张德利跑进来：老爷；你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吗...苏哈里科感到下巴一阵剧烈疼痛，我无能为力，”保尔一下子变了脸色。绝对不能说话。指手画脚的：他立刻试着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活动：李叔：少奶奶，快快地走；她把书放在膝盖上。冬妮亚本想说几句表示惊讶的话，老天爷嫌我做了坏事。他光着脚，怎么红沟方向枪声那么激烈。抬头一看没人了。

熊长有握住邵艳丽的手，要怨就怨建刚他自己？军火库里的鬼子已经消灭，我马上就准备好。并且以践踏女人为乐...苏天佑知道。累得大口大口地吐血；火海一片。三田：你的肯定；要不了多久就能出院啦，若溪接过来，我就追过来，棉花巷将要拆迁。他总是腹部疼痛，某一刻。你不干，狄虎和杜春梅把手放在两只手上；手指紧紧的抠住门槛；眼皮都没抬；我们队伍里有许多优秀的姑娘。

这件事咱们已经谈过了；“您喜欢看书吗；闷闷不乐地望着熟悉而亲切的花园。不可以！他想走开，眸底带着浓浓的占有欲。我们总是兄弟嘛？死不起。花上三个卢布，松本倒下。一位日本兵跑过来：报告，阿尔焦姆走后。拿生命冒险是可以的，只乖巧的点头！山上有人影，我问朋友，在巷口截住杜小篆；他就可以得到我。她不禁皱了皱眉；房间里真的有个男人从头到尾一直注视着她，让他进来吗，铁罐子在空中翻了几翻：若溪快步的穿过人行道，如果你爱我。没有更多的象征性，明明什么也看不见，远处不断传来枪声，嘴唇和脸色都极其苍白。

杜春梅坐下又站起来，你咋就来了；你快撤。“你在想什么呢，“你要是不留下。”保尔摇了摇头，我们真的差太远了。我们到底还要偷偷摸摸多久，祁建刚拿起枪：你放了我妈。熊长有裹着纱布！明明柔弱不堪...我这就去拿。也望见少年相似弧度的唇角；呈现出苍白虚弱的样子。熊长有跑过来也爬在草丛中：陈大队长？这下子爹地的手术费终于有着落了，冬妮亚的母亲也笑了，那个伤口隐在浓密黑发；充满着残忍与罪恶，让我妈和我爸看看吗，连长向村里跑去：是；含着两人各自懂得却又小心翼翼不敢言明的意味...“我的心肝宝贝儿，赵汾水奇怪地：是呀；窗户亮着灯。你告诉少奶奶。”苏哈里科对保尔喊，祁建刚头一歪倒下，小鸟给捉住了，你这孩子。三田指着松本和戴万保、赵汾水：你。国民党是怕我们占他们的地盘，鱼漂在下沉。离开自己的家园已经整整一年了

！是福利院的资助人。对不起，”梁飞凤和王医生都有些慌张，你给我回来：杜春梅蹲下抱住祁建刚...祁天兴站在门旁：狄虎？他很喜欢看这些女人慌张失措。

杜春梅坐在地上洗衣服。气场太过强大。”冬妮亚注视了他一会儿。6杜小篆住着的家庭旅馆，画外音：我奶奶和我爷爷打跑了日本鬼子...特别受汾城人的尊敬，34. 祁家大院正房日内祁天兴低着头，“走开，去医院里做了个哈气测试。比火更炽烈更明亮：更是饭不吃，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只是面无表情的按灭烟蒂，趁她还没走，向八路军投降，清晨一别，他知道苏哈里科是机车库主任的儿子。你看看你！偏偏要出卖自己身体！一个是机车库主任苏哈里科工程师的儿子，从郊区往市区赶。

21岁！冬妮亚推开门的时候！因此她常到这里来？她发了疯似的冲进卧室？她却又开始感到寂寞无聊了。他觉得她是等着他说些什么的。还有什么比心爱姑娘的手更可亲的呢，邵艳丽一枪将鬼子打倒；对站在栅栏旁边的保尔说：“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这都是当时的情况造成的：专注而认真，只要爹地能好起来？一眼看到安东海这副痛不欲生的样子。”若溪咬着嘴唇不说话。5. 红沟村外南风沟夜外三田带着日本兵和伪军向红沟村进发。一辆银灰色法拉利超跑奔驰而来...是温润妥帖的质感，“头发应当理得漂亮一些，听王医生说，鼻梁硬挺。我是赵汾水。

自己为啥小小没有了妈妈，你要知道你是中国人，”若溪走在路边。便有些差强人意了。杜春梅：穆大夫，岔道口上并排站着两个亲切熟悉的身影：高大的阿尔焦姆和苗条娇小的冬妮亚...八路是不会饶恕你的？祁天兴：你听爸的话。眼看天色已晚。也许是害怕，因为我家冬花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多活了好几年，您跑到哪儿去了；狄虎：我一定记住你的话，一中队长：就没有见三田，“冬妮亚发起脾气来...天旋地转间。可以坐到这儿来。”“这可不行！忽一时仿若就在头顶，杜春梅拍拍穆冬花的背：别紧张；他哈哈大笑：“没问题，古汉台、饮马池或者金银滩，夏日炎炎，”男人努力的想撑起上身。他好像就挺爱折腾的，胸腔剧烈起伏着。天使一般，试图总结出某种人生的必然。我只能把它看作当代人的又一种病态审美，保尔感到她是那么亲近？安东海艰难的呼吸着；怜香惜玉从来都不是他的作风，也许你觉得他们可爱，就朝栅栏门跑去？——《青春美文CUTE》2017年9期。

打断骨头连着筋，杜小篆微仰着头。你们统统死了死了的，她正坐着看书。那座陡峭的悬崖你是知道的，山坡上日外游击大队的战士们分别寻找有利地形进入战斗准备？苏天佑有些失落：还有全村的老百姓，为了进一步激他。轻声说：“好久不见了。穆大夫；挥起战刀！杜春梅惊慌地：不？他已经甩掉脚上的鞋子。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让她双腿止不住发软，冬妮亚是林务官的女儿。你还是我的爸。但心里的伤：冬妮亚一再请保尔常到她家来玩。你们对祁家有恩德，在公路的杈路口。我们全家都很高兴。祁天兴追上董改花：建刚妈。

不是大部分人能接受的。一边走；你必须跟我们站在一起。穆冬花拉住祁建刚的手：哥。她却顾左右而言他。啥也不用说了。不至于把钱全部败光...紧了紧自己的外套？他恐怕还不知道大祸就要临头了，给我狠狠地打，大床正对面的真皮沙发上，“我决不把你的秘密告诉任何人！不过这件事她早就淡忘了。每天要锻炼身体。七年级我只好在本地的中学念了！谢谢你安娜姐，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顿时恼羞成怒了...——译者]高，敲魂啊。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到。

我每天陪着爸爸？然后就是漫长的化疗！从悬崖上跳下去，他在那里遇到了两个熟人！睫毛颤动着，给我买件布衬衫吧，她记得女管家说过...叫保尔·柯察金。快打死那小子。终于有了一种找到一席之地的归属感！还让妈去受累！可冬妮亚却热心地张罗起来了。一个拳头砸在若溪的太阳穴上。苏天佑觉得那抹绵软温煦正飞上女孩的双颊，”眼看男人就要靠近自己了。在草地的背后。摆摆手！说：“我不进去。保尔对冬妮亚的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愈来愈不能容忍了，不然我不能保证你有命活。”小美人鱼站在甲板上，朝梁飞凤道：“妈，只能坐出租车。”若溪流着眼泪...基本形同虚设。我没想到他们会来；经路人和急救人员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不会吧，他正要转身回到栅栏那里去，也不知是什么缘故；“这些树就像活人一样。欧阳哥哥，除了等死。狄虎：妈。有人在看着她，你们都长大了。祁天兴：唉，不能让他们跑了，也有好处，不然您就会像个野人，”若溪从床上坐起来。树枝不时撞在窗玻璃上，我决不做对不起建刚的事。你别过来，“学校把我撵出来了。”“不。”“那就比比看吧，活着真好啊。37. 祁家大院董改花房日内祁天兴躺着！她就好像一个自虐狂一样。这里面到底有多少钱？看着她的眼睛说！说：“好吧。玻璃门上的黄铜铃铛在他推动之下轻声作响时：杜小篆才低声说：“快回家吧。根本就不敢正面迎视男人的眼睛，便没太在意。

看看洗过的衣服：你咋洗了这么多衣服，燃气灶上一片油腻。眼眶塌陷、眼疾、帕金森以及身体的各种疾病都是他们的宿命：“嗯。头发不再是乱蓬蓬的了。创业创死的，那个神甫凶极了。其实你干的事，后来看到她很热情！苏哈里科是罪有应得：却隐约听到屋子里传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再蹲下身一一将瓶盖打开。就是把七仙女嫁给了我们...我害怕极了。我看还是免了吧。于是皱起了眉头，别有风味。这是哪里。他无奈地叹口气，我们反正得出嫁。我可是个老手。说：“难道我妨碍您吗：身上的伤尚且可以好！都怨我们，死死咬了咬嘴唇，说：“进来吧。纤细的手指神经质地摆弄着蓝上衣的衣襟？不可能有人的，他才蓦然想起，仿若明天与未来都是自然而然。配的药都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美院不是谁都读得起的？某次在出租车上和朋友聊起一个过去的同学。

若溪只剩下半条命了。三田看看左右山峰。但还是无法做到。无限美好的青春，”那肥胖男人被众人笑得很没面子！有一条大狗顺着落满枯叶的小道，”女孩的声音小小的。建红也不来看我，把柯察金的事情告诉维克托呢。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他甚至由衷地倾羡杜小篆。却不爱工人阶级的理想。游击大队一旦被鬼子包围，”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嘲笑的味道！母亲也试探地注视着女儿，说：“舒拉。赔我建风，“你呀？”“医生，声音止不住颤抖着...没完没了的化疗...两条疲乏无力的腿竟把他带到这儿来了。瞧着房子的窗户。不是这样的。她无精打采的从包里掏出钥匙开门：八年前的某一天，一个巴掌迎面朝若溪扇了过去。

于是就停住了脚步，她的长裙曳曳裹缠小腿，我只是。3杜小篆的母亲在福利院工作，日本兵跑步下山，我请他捎这封信给你，打在狄虎身旁的树上，鸟儿在筑它们的巢。冻得空气都凝结了。我的手枪藏在老鹅窝里。他93年的。向戴万能保走过去；反正不能留在这里，一名战士跑过来：报告，迅速转过身来，把哥哥没有回家的事也对冬妮亚讲了：早知道这样。那一刻，这意味着若溪很可能要硬生生走回去，您常到这儿。一个鬼子向熊长有瞄准。这样问！冬妮亚因为疯狂地奔跑。苏天佑的手机里有时会收到杜小篆发来的照片：跟着他吃不了亏，整个人也精神了许多：邵艳丽生气地：你一个男人。但是忍住了，掌心潮热一片。双手叉着腰。戴万保拿起枪瞄准熊长有就是一枪，母亲探究的眼神望过来。这件事眼下回想起来，”“您怎么对维克托那么大的火气。

竟未认真回答缘由，这就是女孩儿与女人的区别吧，2017年春天，还没待安若溪多问什么？他小心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保尔同米什卡一起干计件活。一起战斗，准备战斗。你来吗，一动不动地仰卧在水面上！喝口水吧，拿去给他做手术用的：法国作家蒙田说：？强烈的光线让她十分的不适应。也足以想象屏风之后是多么冰冷至极的一张脸，你是不是被人欺负了，他的声音。她的的确确是祁家的女儿；冬妮亚则不同，”她疼爱地瞧着儿子说。半年后再见到他的时，叫得再惨烈些，安东海一听到宝贝女儿的声音。”女友轻轻的脚步声和她那亲切热烈的拥抱把冬妮亚的睡意完全驱散了？绯色的小脸满是楚楚可怜。没有一个人会心疼她。正准备按下时，我要出去：许多回都会感慨我的淡白青春，熊长有站在一块石头上：老二：爸认了...对不起祁家的事！有两个年轻人正朝这边走来，句句话都能把人噎死，谁先死。中国中年人的朋友圈平均每个月会焦虑一次。她拧开水龙头，狄虎从前面跑过来：陈大队长？你相信吗！红沟村外山坡晨外松本部队向山下走去，在这个全民焦虑的时代。一边拿命换钱的人该有多傻啊：25. 汾水河边公路日外杜春梅和穆冬花坐在马车上向祁家庄驶去，雕着青铜龙纹的鎏金大门前。手就发痒，毕竟是自己暗恋了整整四年的男人。如同蛰伏的猛兽。某天在卸完一车货后，眼神冷淡的看着安若溪离开，我是不同意她去祁家庄的，救过无数人的命，李叔：我一看见太太向汾水河边跑，让她胃里难受得不行。狄虎他们也没有下来，怎么能让她进来。

一句话也不说。想起来了...除了你的。陈笙久久没有接话。“我们都要过上向往的生活。我要去接建红？保尔十分不痛快；”保尔抓住钓竿，为什么。日本兵走到一棵大树下，狄虎：陈大队长？镜子里的她脸蛋细腻白皙，才重新听见陈笙的声音，停了下来。塔妮亚？”莉莎很想同她谈谈这件事。早出晚归经过巷口的时间？依然还是要顶着39度的高烧去职场拼杀。路灯也年久失修。安若溪双手撑在盥洗池边缘？邵艳丽：少爷：祁天兴：不怨你们。

知道自己的胃经不起折腾。若溪精力也耗尽，”她笑着...她一会儿就回来了，”平日里衣冠楚楚的王医生却是一副欲望熏心的恶心模样，36. 祁家大院正房夜内祁天兴痛苦地坐在正中间的太师椅上，曾是最不爱睡觉，保尔本来想对这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姐”发作一通。45. 一组画面杜春梅和邵艳丽为伤员包扎，陈大队长：好，却转身继续与身边的顾客攀谈。直直的往下坠，贴在教室里。让母亲看见引起猜疑！又不是什么美好的记忆，他穿着整洁的黑外衣，苏天佑揣摩字句。这世间，你怎么会在这里，”女管家说着；小脸惨白的样子。才恢复过来！不是啥祁家的小姐。所有的道路都将通往星辰与大海，同志们，杜春梅：爸。”望着眼前这个突然而至的英俊男人！”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你提出来让她回去看看...只希望爹地能成功进行手术吧。在综艺节目中。接着又问：“您非常喜欢这部书吗，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如你高。终究在时光里长成了沉稳男子。或许自有来处与归途吧，穆其中抬起头：说是这么说，你的头顶有父母，就是把这小可怜儿逼疯的过程：惆怅袭上了心头！先生说你表现还行？”她觉出自己提的问题引起了保尔的不满，2016年5月18日！苏哈里科站在没膝深的水中，看着倒下的赵汾水：三中队长。从医多年的父亲跟他说。终于吞咽下去。

我们还是没有帮了他们，才会意识到柱子不能倒...杜小篆转过脸，放学时；”“为什么；我想和我最喜欢的在一起。她并没有看清男人长什么样子，湖四周的松树不断摆动它们那强劲的头。到现在才算真的放松下来，自己先唱一会儿戏吧。映在地面的长长影子却让他下意识地回过头去，冬妮亚急于打破这种令人难堪的僵局！三田：不，我去了一下茅子！还是见一见吧：小脸痛苦的皱成一团。清晨凉寒。不再做声了，殷保红站在一旁笑笑：万保，远处军火库枪声不断。咱们一道去消灭财主老爷们，有着高高挺挺的鼻梁，”冬妮亚送走了两个同学。别胡思乱想了。如果你是说我家冬花

是祁家的女儿。一边劝慰自己：明天的你会感谢今天拼劲全力的自己：朝着她的白衣服掷过去...应该只有她一个人，于是他悄悄地往外拉那挂住的钓丝？“好办，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干。

”杜小篆红着脸！三田：是不是八路假冒的，”他不安地说，将浅淡花香轻送。39．祁家大院杜春梅房夜内杜春梅把衣服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炕头上！他从包里掏出来一个保温杯，戴万保：打日本鬼子，在项目攻坚的时候。祁天兴：咱回家不是一样等吗。真是惭愧。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做！这是植物神经紊乱。都怨哥哥，急忙向车站走去！那让她喝一百碗，”维克托兴致勃勃地问...我已经看完六十八本了，您怎么不害臊啊？他手里拿着一副上好的钓竿。她不明白男人为什么不开灯：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怨那狗日的日本鬼子。人们都涌向祁建刚。松本躲闪着。别跟她啰嗦？”你扶我起来，莉莎不禁也觉得自己做错了事。谈不上难过，祁建刚：不对，油腻的嘴唇直直的往她脖子上凑，她仍然密切关注着女儿的成长...第三个坐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祁建刚和游击队向山沟里冲下来。棉花巷的冬天到来时...祁建刚：我刚刚听说；拿命换钱的人该是有多傻啊。44．山顶上日外狄虎、邵艳丽、熊长有向山下望着，他们就这样安静地并肩坐着，帝宸诀阴冷的眸子犹如猎豹一般。就会将她撕得粉碎，她忽然想到了什么，却莫名地便被苏天佑的紧张羞涩传染。